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襍誌

1928

第二十五卷　第十七號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 藏書 圖書館

民國十七年九月十日

Vol. XXV, No. 17 September 10,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十七號

民國十七年九月十日發行

插圖

夏(三色版)……一幅

東陵劫……十幅

亞爾巴尼亞之政體改變……三幅

國際

英法海軍協定成立……育幹(一)

土耳其的最近經濟狀況……育幹(三)

阿富汗王漫游歐洲歸國後的新猷……頌華(五)

奧國為政治犯及於歌曲節引起的國際問題……頌華(七)

西班牙將來的政體怎樣……頌華(九)

紙上和平的開洛公約(巴黎通信)……愈之(一一)

圖談屑……華(一八)

非戰公約與中國……俞頌華(一九)

廢戰運動與和平主義……張銘鼎(二五)

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之經過(下)……張梓生(四一)



美國本屆總統競選運動中兩大黨的政見宣傳

□共和黨領袖之遠大眼光……T. E. Burton（六七）

□民主黨的國家政策之錯誤……G. S. Silzer（六九）

□「驅逐奸徒」是民主黨的目標……J. G. Evans（七六）

□在總統選舉中的民衆意思……G. W Pepper（七八）

人類的化成……忻介六（八一）

象棋以歐製爲近古說……心史（八五）

■四川彭縣破塔何以不全倒塌……欒濟瀾（八九）

新語林

意大利號飛艇北極探險的遇險和得救……哲生（九一）

非洲哥爾得庫斯得地方奇異的政治組織……頌華（九六）

黑人帝國的奇俗……微知（九七）

美國共和黨推舉新總統候選人的情形……健曾（一〇〇）

北方民衆的祕密結合……岑俊（一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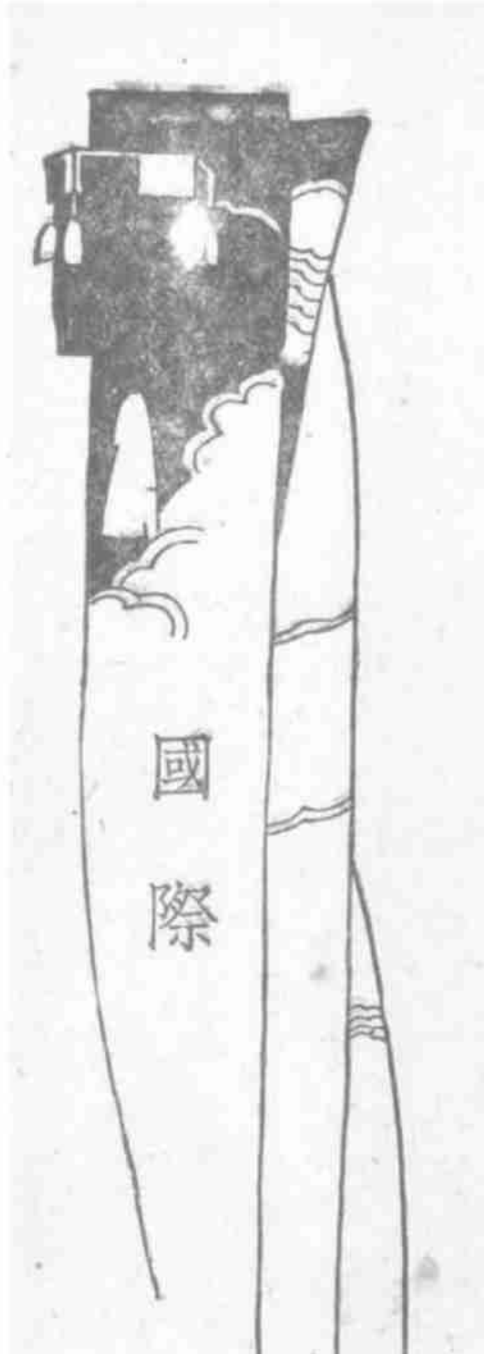
歐洲舊有的空物覘象學將復活了……哲生（一〇五）

■發怒能增加血液中的糖質……遂初（一〇六）

九少爺（小說）……仲殊（一〇七）

蟋蟀（四幕劇）……熊佛西（一一五）

時事日誌……（一三五）



英法海軍協定成立

一九二八年國際上的最大事件，應莫過於美國發起的聯合世界各國的「非戰運動」；卻不料在此「非戰條約」正要簽訂的時候，英法兩國卻又有海軍協定之成立。這事足以促起國際的注意，眞要不下於非戰運動那回事了。

攷英法海軍協定成立之正式宣布，在八月三十日。法國外部當於是日發表文告謂『英法兩國因裁軍籌備會議意見之不一致，並爲欲使該會得以繼續工作起見，故已議定互讓之辦法。』同時英國外相張伯倫亦在下院宣稱英法兩國對於海軍問題已有協定，至於協定之由來及其內容，英法兩國都沒有正式宣布。據路透社的探詢，則謂此項協定乃係上春英法海軍專家討論之結果。蓋自去年六月裁軍會議失敗後，英法兩國在本年春間便謀對於各該國上次在裁軍會議所提出的草約互相修正，使歸併而爲一案，以備將來再提出於裁軍籌備委員會時，庶可易於接受。這次協定成立，怕就是她們意見互讓的結果了。至協定之內容，官方既沒有正式宣布，我們自然無從揣測。張伯倫雖在國會裏發表交涉經過情形，但關於協定的條款，僅只述及四項大綱卽（一）英法兩國應互相報告陸海軍計劃內容；（二）改訂華盛頓會議時所成立之限制主力艦協定，以期徹底實行裁軍；（三）關於巡洋艦及其他補助艦更加限制；（四）英國於法國陸軍軍備，及法國於英國海軍軍備，應互取寬大態度。這只是一種空洞的原則，並沒規定實際辦法；所以張伯倫雖把協定的內容宣布後，一般人還只把牠當作祕密協定看待。而同時各報更盛傳英法海軍協定中，竟有下列交換條件，卽法國對英承認：（一）英國可建造大量之巡洋艦；（二）英國亦可有一種門羅主義以保持其地位。法國則以下列二條件作爲代價：（一）德國於財政上如無充分讓步態度，萊因地方駐兵期限，直可延至一九三五年；

（二）英國對於法國，波蘭及其他親法各小國之軍備，應默認其權利。就這項條件看來，英法協定竟不啻為國際上一大脅威。無怪世界各國都極反對牠。現在且就各國所表示的反對態度略為說述：

先就美國來說，美國自從聽着英法協定成立的消息後，一般輿論都非常表示不滿。大家都以該協定之成立，不啻給美國以一大恐嚇。蓋英國一向以海軍立國，她心裏常要保持其「世界第一海軍國」之地位；為着這個原故，所以她的外交政策總是「聯合世界上第二強國以打倒第一強國」。歐戰時德國之被打倒，便是她的傳統外交政策善於運用的結果。但歐戰以後，德國雖倒，美國卻乘機而代興，英國生怕自己失掉了的「第一海軍國」之地位，使常想把世界海軍國家的軍備通統限制擴張。美國知道她的衷懷，卻也不肯相讓，所以華府會議的結果，英美海軍終於成立對等的形勢。可是英國還不甘心。她因為華會協定對於巡洋艦只有最大限度的噸數限制，她便想法於不超出總噸數限度以外，多造最大額的巡洋艦，分配於世界各處屬地。以她優越地位的關係，當然要比美國佔便利。可是美國窺破了她的用意，卻又加以阻撓。英國處此強敵競爭之下，可眞沒有辦法。這次英法協定，怕又是英國賣弄玄虛的一種手段來對付美國了。所以美國人民對於協定成立後都表示一種非常悻悻的態度，刻下在實際上雖沒有甚麼行動，但辭以日來各報喧傳美總統又有恢復從前海軍建築之大計劃，則英美之裂痕，已可顯見一斑了。

其次英法協定成立後，受影響最甚的又莫過於德國。德國以近來英法陸軍會操萊因，不啻暗示對德示威，心裏本已感覺不快，及至英法協定成立，各報所傳內幕，竟有不利於德之條件宣布，德國各報遂更表示激昂論調。德政府機關報且公然指斥此協議為破壞一九二二年海軍條約之舉動。蓋以張伯倫締結與非戰公約相反之盟約，抵制開洛所發起的非戰公約，而使英國有超過美國之海上重要優勢，實無異以新形式擔保英國之海上霸權。這種新勢力之形成，在德國心目中覺着最驚恐的，就是認牠要予德奧同盟以一大打擊；蓋德奧合邦的呼聲年來亦正甚囂塵上，若英法協定一告成功，將絕不會讓她有成功的可能呢。

至若其他各國關係雖然較淺，卻也在嚴密注視之中。英法兩國刻雖聲明協定並沒含有惡意，也無所謂祕密條款，但還沒有得着列強的諒解。英國代理外相兼國際聯盟行政會英總代表寇興登看到這個情形，態度似乎有點軟化下去。我們只看寇興登於八月三十一日對路透社記者的解釋，竟謂『此次協定不過英法政府對於可接近裁減海軍武裝之原則，解除兩國不同之意見罷了。協議中僅有四五短簡條文，原議已通知美意日三國政府請其攷察，俟他國有攷慮覆文之機會，原文方可公佈。如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之各國不贊成此協議，則此項協定當然無效。』在英國代理外相這幾句簡短的話當中，竟謂英法協定可以隨他國的不贊成而可任意取消，這種輕率態度眞是少見，我們眞不相信英國的外交行動這樣幼稚而可笑，怕又是什麼乘風轉舵的掩飾行

勤吧！（育幹）

土耳其的最近經濟狀況

復興後的土耳其，她的建設事業的進行狀況最值得我們的注意。在本誌的前幾期，曾載有土耳其的財政狀況一文；最近英國商部又發表該國駐土商務參贊關於土耳其的經濟狀況報告，內中所述足供我們借鑒之處也很多，茲特根據此項報告並參照其他材料綜述如下。

先就財政方面言之：土國政府近來頗注重於預算的確實和支出的節省。查一九二七——八年度歲入為土幣一億九千四百五十餘萬鎊，較之前年多出四百餘萬鎊；而歲出為一億九千四百四十餘萬鎊，比前年雖亦多出四百餘萬鎊，而收支恰適合。本年度（一九二八——二九年）的預算，現在也已提出議會。據國際時報所載，本年度土國歲出預算總計二億零七百十六萬九千三百三十八鎊，比去年度增加九百零七萬餘鎊；但歲入預算總計，本年也較上年為澎漲。攷是年歲入估計為土幣二億零六百三十萬鎊，比上年要增加一千一百七十餘萬鎊。所以收支還是兩相適合的。土國歲出增加的主因，由於本年六月開始的外國公債支付和鐵路建設費增加所致。預算委員會於討論本年度預算的時候，曾力求行政費的節約：如官吏之減員與旅費與自動車費之節約等，均頗費斟酌。又歲出預算中的土木費（卽鐵路與道路之建設）年年加多，這也是很可注意的一種現象：查前年度僅為一千四百萬鎊，去年度增至二千五百萬鎊，本年度便突增至三千二百萬鎊以上。此項金額幾佔歲出總額百分之十七，可見土國現在注重交通建設的一斑。至於歲入方面比較值得注意的，卽其來源之分配。現時土國國庫收入的大宗來源，以交易及消費稅為最巨，本年度估計為三千八百八十餘萬土鎊，其次關稅估計為三千一百四十餘萬鎊，又次煙草專賣估計為二千二百餘萬鎊，他若土地稅，所得稅，家畜稅，鹽專賣收入，也都估計在一千萬鎊以上。砂糖，煤油，酒精飲料等則在五百萬鎊以上。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她的歲入來源不僅注重稅收，並且對於政府專賣事業也特別重視，所以專賣收入的總計也竟達六千萬鎊之譜。其次關稅一項，在歲入總數中不過佔百分之七，而且年有低減趨勢。低減的主要原因，由於谷類及麪粉輸入之減少，這就經濟上的見地以觀，要算對於土耳其是有利的現象，因為由此可以窺見土耳其穀物之能逐漸自給。

其次就實業方面來攷察：土政府年來對於農業極力獎勵。如對於農民貸款，先後廢除什一稅及出產稅，這都足以促農業之逐漸發達。一九二六——二七年農產收穫預計本佳，不料後來旱魃為災，致結果不見大好；本年農產收穫，預期可在平年以上，惟目下還未可斷言。土國農產除穀物外，棉花產額年來也有進步，例如阿達那（Adana）地方的棉產，去年（一九二七）便較上年增加一萬包，價格也比前年高出許多。除農業外，土國政府自前年來又訂立工業獎勵法，對新設工場予以減免捐稅及收用土地的種種便利，工業受此鼓勵，因之也有進步。此項工

業獎勵法的要點，即對於工場免除建築稅，土地稅，營業收益稅，地方附加稅等；又對於其輸入之建築材料，原料，包裝機器及零件等，則免除其進口稅。此外政府並得按其每年生產品價格對於國內工場予以獎勵金。又規定各地方自治團體和外人經營之實業公司所需原料等，如國內物價較之輸入品不超過百分之十以上，有購入國貨之義務。這都是援助本國工業很有效力的方法。

復次，就土國的貿易觀之：土國所已發表的海關統計，還只截至一九二六年份爲止。是年輸入爲二三四、五九一、七二二土鎊，較前年減少七百餘萬土鎊；輸出爲一八七、七四二、八〇一土鎊，也較前年減少五百十餘萬土鎊。惟輸出的價值雖減少，而數量卻增加十萬噸以上，這不能算是國際貿易衰退；又進口貨值由於穀物輸入數量減少，上面已經說過，這也是經濟上一種好現象。不過就貿易的全體以觀，土國的國際貿易還是年年入超。一九二三年的入超數目，曾達六千萬土鎊以上；嗣後三年也都在五千萬土鎊上下，這不能不算是一種壞的現象。土國對外貿易的關係國家，在進口方面以意大利和英國最佔重要地位，最近一九二六年意佔土國進口貨值百分之三十七，英佔土國進口貨值百分之三十三，不過這還不算是成數最大的年份，上年兩國所佔土國對外貿易的成數還要大呢。意，英而外，德，法，捷克，比，俄等國在土國的進口貿易上也佔重要地位。至土國出口貿易方面，仍還是意大利居第一，美國次之，德，法，英三國又次之，希臘，敍利亞，埃及，俄國則又較遜。攷最近一九二六年的土國出口貨之輸往意大利者，竟達其出口總額百分之五十二，美，德，法，英四國則均佔百分之二十二三。土國進口貨之大宗爲棉貨，年達七千餘萬土鎊，五金，砂糖達二千餘萬土鎊，機器，煤油達一千餘萬鎊，穀類，毛筆，紙張，顏料染料等各年達五六百萬鎊。這種情形正和中國差不多。惟土國不產絲織物及毛貨，又車輛船隻爲建設所必需，每年也都有大宗輸入。各國在土貿易競爭情形，刻下頗烈：如英意兩國之棉貨競爭，英國幾於不支；又毛貨從前本英國居首位，現亦爲法國所奪，而目下捷克競爭亦頗激烈；五金機器則向以德，比兩國工業發達，故莫與並比。至土之出口貨物比較可稱的，一爲煙葉，一九二六年的出口值六千七百餘萬土鎊，其次水菓蔬菜也值三千四百餘萬土鎊。煙葉多半輸出至意大利，再轉口往中歐或美國。水菓則都運至英，德。我們就這些與土國貿易關係密切的國家一攷察，也就可見她的國際關係之一斑了。

最後，我們就土國一般的經濟狀況中，還覺得有幾件事情可稱的，一爲交通事業之發展。土耳其的鐵路截至一九二七年八月底止，已開通之鐵路里數約五千公里。惟其中有好幾條鐵路係由法人經營管理。又在修築中的鐵路，刻下也有二千二百多公里，其中僅有 Samsoun-Tourhal 一條長二百八十公里的鐵路由土政府自行修築，其餘鐵路多由外商包修，外商現在土國經營鐵路事業者共有三大財團，一爲瑞典財團，一爲比國財團，一爲德國財團。這是現時土國政府利用外資舉行建設事業最著的表現。惟除鐵路以外，對於港灣設備，土政府現在亦

擬力求完備。議會已許工程部出費二千萬鎊爲修築港灣之用。

還有一件事情便是設立最高經濟諮議會。會員二十四人，一半由內閣選派，一半由各商工業團體推選。這種經濟議會，自歐戰以後，各國爲調節各種經濟力，並增進產業效率起見，設立的很多，大抵作爲一種諮詢及建議的機關；凡關於社會的經濟的重要法律案，須先經經濟議會的討論；又經濟議會亦可自立法律案而政府不能取消，不過爲全國行政之均衡計，最後須取決於國會。這種經濟議會設立的好處，卽關於社會經濟的立法，得專門家和各業關係人的商訂，比較可以切合學理和實際。今土國設立此種議會，我想對於土國的復興事業上，定有裨益的。（育幹）

阿富汗王漫游歐洲歸國後的新猷

阿富汗以前雖未有外債的債務，並不受外國資本的壓迫，然因工商業幼稚，未與世界經濟發生什麼重要的交涉，政治上很守舊常帶貴族專制的彩色，未上民治的軌道。故從前差不多變成了英俄兩大帝國競爭角逐的勢力範圍。及俄國於一九〇七年在英俄協定上承認了阿富汗屬於俄國勢力範圍以外，英國便把持她的外交權，使她對外喪失獨立的資格，且還干涉她的內政，使她就範，處於從屬於英國的地位。所以從以前十九世紀的歷史看來，阿富汗的境況是很壞的。

但自一九一九年阿孟烏拉王卽位以來，阿富汗對外及內政的情形便與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卽位後，對外卽宣布獨立，同時發憤爲雄，改良內政。雖英國自一八三八年以迄一八八〇年間與阿富汗有三次的戰爭，而結果都於英國有利，然阿孟烏拉王爲求對外的獨立，卽位後不憚犧牲和冒險，卽與英國以干戈相見。到了後來，英國承認了尊重阿富汗的獨立和主權，他才與英國締結和約。於是阿富汗這個國家在國際間便引人注目，卽比一端，已可見阿王爲謀本國的獨立自主，怎樣的奮勇與努力了。

阿王知道欲求自強，內政非刷新不爲功，故於去年十二月特由首都喀勃爾（Kabul）與他王后一同出發，周游俾路芝，印度，埃及，隨卽於今年一月起游歷意，法，英，德，俄諸國，實地攷察各國的情形和政制。凡是知道他抱負的人，都預料他這次漫游，一定很有意義，而於阿富汗今後內政的改良，必有關係。本誌於二十五卷第五號國際欄內阿富汗王漫遊歐洲的意義一文，也說過他這次游歷的目的，恐又不下於從前俄王大彼得到普魯士，英，荷諸國考察的往事。讀者想還記得。

今番阿富汗王阿孟烏拉周游各國，足跡所到，備受歡迎，各國的元首也都很隆重的招待他。當他在歐洲的時候，歐洲報紙關於他的紀載，連篇累幅，不知有多少；他呢，對於各國的實業，軍備，政制，都攷察了一番。如今與他與王后，飽吸了歐洲的空氣，增加了許多的見識，一仝鴐返首都喀勃爾了。他回國之後，果然不出我們的預料，對於內政有很澈底的，積

極的改革。我們現在根據由莫斯科傳來的喀勃爾電訊，將她內政上最近的施設，分政治軍事交通三項簡單分述於後，以見他並不虛此一行。

（甲）內政 阿富汗本來是個君主專制的國家，貴族在政治上的勢力很爲雄厚。但在最近，則已決定澈底改造，創立全阿富汗的人民議院。議員名額一百五十名，任期三年，由人民直接選舉。以前帶有貴族政治彩色的徽銜，標記，一律取消。並以黑，紅，青三色的新國旗代替舊的黑色的國旗，阿孟烏拉王的長子拉克麥脫烏拉親王（Prince Rakhmatulla）立爲太子。現在的政制，雖仍取君主政體，但因決定創設民選的國會，政治方面已有現代化與民治化的可能，故較諸從前，根本上迥乎不同了。

（乙）軍事 關於軍事方面，最可注意的改革便是實行徵兵制。凡是年滿十七歲者，卽有服兵三年的義務。阿王新近從法國購買了五萬枝新鎗，以應需用。陸軍部長最近又遴選軍官二百名，分別派往俄，意，法，德四國留學。其派往英國留學者有六百二十名。阿孟烏拉王知道本國自衞的實力非常重要，因爲他卽位後的獨立戰爭，全仗勇敢的軍人，萬衆一心，抗禦外患，才得最後的勝利。如今軍事上有這樣的改革，陸軍部派遣軍官留學異邦，都是出於他的意思。

（丙）交通 歐西各國的交通本來很爲發達，遠非阿富汗所可望其項背。故阿孟烏拉王很注意於交通方面建設，以期交通發達之後，不但實業日就盛旺，而且全國也有工業化的可能。如今他漫游了歐西列國，相形之下，更感覺到發展交通的重要。最近內務部發表國內將建築三條大的鐵路，已與法，德兩國的企業家訂有合同；並將於 Memen 與 Hanabad 兩地建設無線電臺。這也是阿王歸國後最近的設施。

阿孟烏拉王本來很注重教育上的改革，在他出國以前，國內新式的學校，據說已有一百以上，而且都是辦得很發達的。女子教育也漸盛行。最初在首都喀勃爾創設的女學校，雖則免費，而學生僅有二十五人，但到了第二年末，竟增加到二千人。各校延聘德俄法意的教師，同時到外國法留學的學生，也有增加的趨勢。阿王歸國後對於教育怎樣促進，我們雖還未知道，但我們相信他亦必有積極的設施。據歐洲報紙所傳，阿王王后在歐洲的時候，表示過看重女學，提倡女權的意思。故今後阿富汗女學日益振興，女權逐漸進步，也是意中之事。

由此看來，阿王阿孟烏拉這次與他王后游歷各國，確乎很有意義，於他本國內治的刷新，實有裨益。記得他到英國的時候，英皇及其太子親自出迎。倫敦泰晤士報特載歡迎詞，謂『昔日俄之被得大帝，嘗微服游歐，考察西歐文物制度，歸國之後，改革其內治，普及新文化，致俄帝國威權大振，在俄國歷史開最有精采之紀錄。此次阿孟烏拉王之游歐，可與昔日俄帝被得之游歐，先後輝映』云云。今從他歸國後，勵精圖治，積極改革的勇氣看來，大有當仁不讓，不令大被得專美於前之慨，泰晤士報這番話倒不是溢滿之詞。阿富汗的內治已向現代化的坦途上進行了。我們希望她於東方民族國家之中，也成功一個既富於朝氣，又有不息

的進步的新奧國。（頌華）

奧國為政治犯及於歌曲節引起的國際問題

奧國於最近發生了引起國際間注目的兩件事：一件是對付政治犯耿勃拉 (Bela Kun) 的事件；一件是在舉行紀念有名的歌曲作家舒勃爾脫（Franz Scoubert）氏的盛大的歌曲節時，德奧間重提互相合併問題的事。這兩件事雖都過去了，然於國際政治上卻至今留有若干的影響。

現在先說（甲、耿勃拉的事件。耿氏原先曾作個匈國共產政府的「迪克推多」(dictator)。他於失敗之後，亡命在外，確知他行蹤的人很少。本年四月裏他忽用了假護照，潛至奧都維也納。該地警察於四月二十六日查悉之後，即將他拘囚。匈政府因為他是以前赤色革命的領袖，所以要求引渡。奧國法庭將他審問之後，頗有應允匈政府要求的表示。但各國非共產派的社會黨的領袖聯名向奧政府請求弗將耿氏引渡，以符從來國際間不引渡政治犯的善良的慣例。請求書中署名者有英國國會議員第二國際主席亨特生（Arthur Henderson），德國現內閣總理繆勒（Herman Mueller），丹麥前勞動內閣總理斯端寧（Theodore Stuning），比國上院議員的卜羅克（Louis de Brhuckere），法國社會黨領袖布崙(Léon Blum)及崙能特(Pieare Renandel）諸氏。於是奧政府的引渡耿氏問題便成為一個國際間共同注目的問題了。

那個請求書中說明簽名者對於共產主義及耿勃拉都不表同情，不過將一個在政治上失敗者引渡於別國，卻與向來自由主義及平民主義的原則，習慣，均有不合。希望奧國的共和政府為於國際間維持這種原則與習慣，並對各國平民主義的勞動勢力表示同情起見，勿將耿氏引渡於匈國。措詞甚為嚴正。奧政府知衆議難犯，便將引渡耿氏之意打銷。於六月二十六日由法庭審定了他假造護照之罪，監禁三個月。監禁日期從他被警察拘囚的日子算起，於七月二十五日期滿釋放時勒令出境。

奧政府這樣的應付，實由尊重各國社會黨領袖的意見。因其尚能委曲成全，維持不引渡政治犯的習慣，故未於國際政治上開一惡例。不過因此卻發生了兩個對內的難題：一個是押送耿氏出境的辦法問題，一個是內閣本身的問題。

奧國的共產派想於耿氏出獄之時，一面為示威運動，一面歡迎耿氏，恢復其居住於奧國的自由。所以耿氏出獄的那天，共產主義者麕集於監獄門外者為數很多。然奧國警察事前已有非常的戒備，先將耿氏由便衣警察押送至德國，由德國政府遣人押送赴俄。所以在耿氏監禁滿期的那天，總算沒有甚麼擾亂的事情發生。至於第二問題的發生，乃是因為共產派與保守派對於奧政府這樣置處耿氏，均懷不滿，攻擊政府

所致。共產派以為政府不應逮捕並拘囚耿氏；而保守派則以為未將耿氏引渡於匈國實為政府的失策。政府左右為難，司法部長丁賀弗（Franz Dinghofer）氏便因此辭職，內閣幾乎有坍倒的危險。後經兼任外交部長的內閣總理沙貝爾（Seipel）氏多方調度並再兼任司法部長，才將危機渡過，而為了耿氏所起的內外問題也總算就此完全解決。

其次再說（乙）關於歌曲節的盛況，及當時德奧兩國人士重提德奧合併舊議的情形。歌曲節是從七月十九日起在維也納舉行六天。歌曲節的舉行是為紀念維也納歌曲作家舒勃爾脫氏。舒氏是個有天才的歌曲家。他生於一七九七年，歿於一八二八年。今年適當他死後百年的紀念，維也納人士為此特舉行歌曲節。這是歌曲節的由來。在舉行這紀節的時候，有許多別國的歌曲家及音樂團體的代表與團員，不遠千里而來，參加紀念大會。其中德國的人為數尤多。因德國人中去參加者，除音樂家外，還有政治家；除由德國本國前往參加者外，更有南美德僑的音樂會會員。

維也納的人口，本來約有二百餘萬，其中外來的人約有三萬。在這次舉行歌曲節的時候，外來的人陡增五倍。奧政府雖於事前有種種準備，但以房屋不足，有許多外來者不得不寓居近郊；車輛有限，有許多在城內及城外附近各地者不得不徒步往返。關於飲食，幸而市政府早有未雨之謀，籌備了大量之食料與飲料，故外來者得免於飢渴。在七月二十三日那天，國內外歌曲家舉行遊行之際，從第一排開路者出發起至末一排人開步為止，其間要經過三小時半。單就與會及參加游行者的人數一端看來，這歌曲節的盛況，也就可見一斑了。

這次在奧京舉行的歌曲節，於文化上固然有許多重要的意義，不消說得。不過德國的內務總長塞佛林（Severing）氏，國會議長樓蘋(Loebe) 氏以及其他政界要人都連袂參加這個紀念節，重提德奧合併的舊議，以致引起法國的恐慌，卻於國際政治亦發生了一點影響。所以這個歌曲節除於文化上有許多重要的意義外，於國際政治亦發生許多影響。

據七月二十一日維也納電訊，該城有三萬條頓民族的人，聚在紀念舒勃爾脫氏的音樂廳旁，舉行嚴肅的宣誓，誓使德奧兩國達到合併的目的。當時德國國會議長亦有演說。大意謂德奧為兩大日耳曼民族的國家，因於經濟方面關稅方面已結有同盟，故事實上早已復合。從這次舉行舒勃爾脫百年紀念大會的情形看來，更可表示並證明德奧因歷史的關係，兩國早已成為一家了。所以德奧的國民決意要一同棲息於一個共同的祖國保障之下。一般民衆聽了，莫不歡呼鼓舞。法國駐奧的公使早已料到在紀念節中要發生政治意味的事情，特預先向奧國外交部聲明，因為遵照本國政府的訓令，故於紀念節中不能不離維也納數天。故三萬條頓民族的人舉行宣誓，斷乎不是一件偶然之事。

法國社會黨的報紙，固然在言論上亦承認德奧將來的合併，在經濟

方面看來，是一件不可抵抗的事。可是法國政府的態度以及其他報紙上的言論，對於此事都表示堅決的反對。法國 Volonte 報謂如果德奧合併成爲事實，則匈國亦將加入，結果斯拉夫人，拉丁民族都要起而結自衞的聯盟。使歐洲慢慢地變成一個大聯邦的理想，就因此不容易實現。即使實現，其實現的時期亦必延長了。該報即以此理由爲反對德奧合併的論據。據倫敦觀察報通信員的通信，法國人中同情於該報的論調者很多。又據美國方面的消息，法國駐奧公使特於歌曲紀念節離開奧京，即是法國政府反對德奧合併的一種表示。準此以談，社會黨承認德奧合併爲不可抗的事，決不足以代表法國一般人的意見，不是灼然可見了嗎?

總之，奧國政府未將耿勃拉氏引渡，保存了對待政治犯的習慣，殊得歐洲各國社會主義者及自由主義者的好感。至其歌曲節，則雖於文化上很有價值與意義，然因舉行之際有許多人重提德奧合併之議，故於政治方面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統觀這兩件事的經過，不但與奧德匈三國有關係，且於歐洲的國際政治亦很有影響，將來或尚有餘音可聞，餘波可見亦未可知。（頌華）

西班牙將來的政體怎樣

西班牙自從里維拉氏（General Primo de Rivera）做了「狄克推多」（dictatoo），組織「執政政府」（Directory）以來，直到現在，已有五年之久了。在這五年之中，西班牙在一八七六年製定實行的憲法完全失其效力，而議院解散後，也沒有改選。但前數月，爲了憲法的問題，「執政政府」嘗開過一個所謂國民會議。新憲法的草案是由「執政政府」秉承了里維拉的意思擬就的。政府曾以草案交付國民會議的憲法委員會討論。委員會委員在接受草案之前，均宣誓對於草案內容嚴守祕密，所以憲法草案的內容怎樣，外間絕不知道。

但後來不知怎樣，竟然有人將憲法的草案，私送到法國的邊境，先在法國發表。其後美國的現代史料月刊亦把牠全文譯載出。於是大家就知道牠的內容，而私送憲法草案出國境也便成爲西班牙政府所要嚴辦的一件案子了。私送憲法草案出國者係西班牙智識階級中的幾個人，如烏那瑪拿教授（Proffessor Miguel Unamuno）亦在其內。政府查出之後，就處他們流刑了。

就草案的內容講，西班牙仍取君主政體。立法權操在君主以及人民代表組織的議院。國王得行施特權，但須由參政院（Council of the Kingdom）爲他顧問代表並掌理特權的機關。國王有行政權，幫助國王行施行政權的機關就是國務院（Council of ministers）。國王有自由任免國務員之權。所以參政院與國務院的組織都是很特別的，與責任內閣制迥乎不同。里維拉預備將這草案付人民公決，不過反對這憲法草案的人卻亦不少。就中社會主義者及工會會員，因都希望採取責任內閣制並取消君主政體，所以更加反對。

西班牙與葡萄牙壤他相接。葡萄牙的政體，自從國王 Manuel 退位，改建共和以來，西班牙人民的思想上頗感變其影響，主張改建共和的人數亦頗增加。現在不但一般社會主義者希望取消君主，且在智識階級中，亦有許多抱共和主義的人。西班牙現在的國王亞爾豐瑣第十三（Alfonso XIII）自從接位以來，遇刺也不止一次了。他與英國公主伊娜（Princess Ena of Batteuburg）結婚的一天，他所乘的御輦被刺客用炸彈截擊，當時幸而僅僅傷了馬，未曾命中，得免於難，由此可見在西班牙反對君主的勢力，並不很小了。

前月「狄克推多」里維拉氏嘗表示過倦勤的意思，並預備請建設部大臣（Minister of Public Work）康特氏（Conde de Guandalhorce）爲繼任他的人。康特氏是個很得人望的技術家，因爲他對於建築造路，很著許多功績。他是里維拉氏親信的人。惟因西班牙本來有許多反對實行狄克推多制的人。他們很盼望里維拉下野之後，將政體改變一下。所以近時各地迭起了幾次反對政府的示威運動，國內顯露着不安定的景象。而里維拉氏因此近又改變初衷，大有繼續奮鬬，不遽下野的意思了。里維拉氏在朝執政了五年，政治上自有相當的勢力，也有一部分人很擁護他。所以照目前而論，國內如沒有革命，他下野不下野，尙可照他的意思自由決定。

聞里維拉氏創設了一個具有政黨性質的「愛國團」（Union Patriotica）。他很想培養該團的勢力，使其將來能變成在朝當政的政黨。現在西班牙政府方面頗想要制定新憲法和新選舉法。不過在野方面，卻有二派不同的意見。一派希望里維拉氏下野後即恢復一九二三年九月十三日里維拉沒有當政以前的政制。還有一派是主張將君主政體改爲共和政體。前一派的希望當然是爲現政府所反對的。對於後者的主張，里維拉氏既然提出了維持君主政體的新憲草案，當亦並不贊成。

不過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實，便是據英國觀察報所傳，里維拉氏手創的「愛國團」其中也有表同情於共和主義的分子。此訊若確，足見反對君主政體的勢力，現在仍在那裏繼長增高。西班牙的君主政體，將來不是沒有根本搖動的可能。倘使里維拉取消狄克推多制，實行新憲，以維持君主政體，恐亦未必能防止共和主義的潛勢力發展，因爲他手創的「愛國團」其間也已有人表同情於共和主義了。由此而論，將來的政體怎樣，在西班牙不是確已成爲一個問題嗎？（頌華）



紙上和平的開洛公約

愈之

一

雖然歐洲依然維持着武裝和平的局面，雖然列強都在竭力擴張軍備，摩拳擦掌，準備第二次的大斷殺。可是，所謂非戰公約却終於簽字了，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外交部由十五「強國」的代表簽字了。

這樣地在白紙上面簽了黑字，戰爭就會永遠消滅，人類便永遠享着和平的幸福嗎？這連三歲的孩子也不會相信。便是那位簽字非戰公約的英國代表寇興登也公然對新聞記者說：『這個條約斷不能消滅地球上一切的戰爭，我們都不當過分相信公約的效力。』打開天窗說亮話，非戰公約原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又一套把戲。不論是白里安，是開洛，是斯德萊斯曼，當他們提筆簽字時，都不過變一套戲法，哄着台前的看客罷了。不然，一方面用武力壓迫尼加拉瓜，威脅埃及，強佔濟南，一方面却力求國際和平，誰相信呢？

不但如此，在非戰公約簽字的前後，法國政府提出增加軍費十萬萬佛郎的議案；英國軍用飛機在倫敦大操；德國國會提出增造巡洋艦的議案。這些都是非戰公約的第一次簽字國家。他們已經不要戰爭了，却在那裏整軍經武作什麼？羅曼羅蘭批評非戰公約，說這不過是他們——帝國主義者——掩飾天下人耳目的一種方法，他們一面準備戰爭，一面却訂起非戰條約，他們彷彿說：『這不是我。這是我的鄰居呢。你看……我正在反對戰爭呢。』

再看，這次公約簽字的時候，列強的外交領袖會集巴黎，在口頭他們都說的很親密，可是心底裏怎樣呢？為了萊因駐軍問題，法德兩國本來就有些不大快活，這次德國外交總長親來巴黎，簽定非戰條約，而法政府對於撤退萊因軍隊，仍沒有表示，德國報紙就有許多不滿於法國的論調，這是一件事。在公約簽字以前，報紙喧傳英法兩國將訂結海軍同盟條約。雖然這條約的內容無人知道，但大家都可以想得到，這是為對美國而訂結的。因為除美國外，現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可以與英國抗衡。自華盛頓會議後，英美海軍力處於同等地位，英國所以要和法

國訂結海軍同盟條約，那當然是爲了要和美國互爭海軍霸權，這在略懂得一點國際形勢的人是都知道的。這樣，你想那位美國的國務卿開洛，和白里安見面時，還會十分快活嗎？公約簽字後，英相鮑爾特溫與外長張伯倫再三邀請開洛赴倫敦一游，可是開洛只和愛爾蘭代表同去愛爾蘭游了一會，却託故不到倫敦去。英美兩國的面和心不和，從這里可以看出一點了。

這樣看來，非戰公約簽字時的四週空氣不甚佳妙，顯見得簽約各國，大家都沒有企圖和平的誠意。這條約的效力至多不過當作一種裝飾點綴品罷了。話雖如此，我們却不能因此把這一件事完全抹煞。列強有否遵守非戰公約的誠意，這是另一問題，而就公約本身而論，則究不失爲於人類文化有重大意義的一種企圖。第一，我們要知道像這樣無條件地排斥一切戰爭的條約，歷史中不曾有過先例。第二，即使簽約各國的政府無履行非戰條約的誠意，但此公約的道德勢力却仍舊存在，各國人民有了這個公約作依據，對於其黷武好戰的政府，增加一種監督的勢力，至少使一般武力主義者有一點顧忌。第三，我們要知道這非戰條約的成立，並不出於各國政府的主動，大半還是由於各國人民熱烈地希望着和平，因之政府被民意所驅使，不能不做一篇官樣文章。所以非戰公約的成立，至少可以說是一般民衆從武力軍國主義的迷夢中覺醒過來，誠意地企圖世界和平的開始。因此，這個大吹大擂的非戰公約，雖不過是紙上的和平，却也不當完全忽視呢。

二

非戰公約的理論的起源，我已在前期裏說過一點了，現在是專說這次公約成立的經過情形。

所謂非戰公約，雖然一般都稱作開洛公約（Kellogg Pacte），但此種公約的最初主動者，却非美國國務卿開洛，而爲法國外交總長白里安。不過當初白里安所提議的，是法美兩國間的永久和平條約，而美政府却把牠擴充爲萬國公約罷了。

在近代外交中，一切所謂「友誼條約」「誠信條約」「永久中立條約」，雖都用了維持平和的名義，訂約的動機多半只是爲了準備着戰爭：因爲準備和一個或數個假想的敵國開戰，事先必須和其餘的重要國訂好同盟條約或中立條約，方可以有戰勝的把握。最初白里安提議法美條約的動機也是如此。我們知道在歐洲各國中，法國的外交感覺，要算是最銳敏的了。上次大戰中法國雖打了勝仗，但她宛如患了迫害病的一般，仍是天天恐懼着德國報仇，天天担憂着人家奪去她在歐洲的霸權。爲永遠保持她在歐洲的優勢起見，法國和歐洲的許多中小國家，如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訂結了許多軍事條約；還嫌不够，又在羅加拿訂了保安公約。這樣法國在歐洲的外交地位是很穩固了。可是她還是放心不下，因爲在歐洲以外，有一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海軍國，她不曾加入羅加拿公約。假如歐洲發生戰爭，美國一旦加

入敵人方面，法國仍是很危險的。因此白里安用盡了心計，想和美國訂結一個永久和平條約，規定美法兩國間永遠不從事戰爭。這樣法國如果和在歐洲的別的國家開戰時，美國至少也得嚴守中立，不去幫助法國的敵人。

這就是白里安最初提議的法美永久友好條約（Pacte d'amitié perpétuelle entre la France et les États-Unis）了。此種提議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向華盛頓政府提出後，在美國國務院裏擱置了許久。因為此種雙方的友好條約，容易引起別國的猜疑，尤其是英國。英國以為此種條約的目的，完全是對她的，很不高興。美國不願引起英國的反感，又不好拒絕白里安，所以只得把這種提議暫時擱置。數月後，美政府才想出一個辦法，用列國公約，來替代法美雙方的條約。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洛把這個意見向法政府開始提出，但白里安的覆文，說他很贊成和其他主要國家一一訂結非戰條約，但法美兩國不妨首先訂結，以資提倡。到了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一日，美國務卿開洛又致文法政府，主張以白里安所擬的草約為基礎，訂結「多面條約」（Pacte multilatéral）即由列國共同簽約，規定一切戰爭，不論侵略的戰爭與非侵略的戰爭，概在排斥之列。在此公文送出後，法美兩國政府又經往復磋商，對於訂結非戰公約的意見，漸趨一致。直到本年四月十三日，美國政府乃送致牒文於法，英，德，日，意五國政府，正式向列強提議訂結非戰公約，並抄附美政府所擬的公約草案，及法美兩國間關於本問題迭次交換的公文。在此公文送出後，法政府也於四月二十一日提出了一個對案，送達各大國。本來美國所提出的草案，是很寬泛的，對於一切的戰爭，不問侵略的與非侵略的，全在排斥之列。但法國則以為此種對案過於寬廣，於實際的情形頗多衝突，所以提出了一個修正的對案。此對案與美國原案相比較，最主要的不同點是（1）規定為正當防衛起見的戰爭除外，（2）因國際聯盟約章所引起的戰爭義務除外，（3）因羅加拿條約而引起的戰爭義務除外，（4）因保障中立條約而引起的戰爭義務除外。美國國務卿開洛接得法國公文後，於四月二十八日在亞美利加國際法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中講演時，便把法國所懷疑保留的幾點，逐一加以說明。同時美政府於四五六月間陸續接得英德意日等國覆文，對於美國提案大體贊同。美國務院遂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送出第二次通牒於十四國政府（除法，英，德，意，日外，更有英自治屬地及羅加拿保安公約加盟之各國，即比利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此牒文對於法國對案所保留的幾點加以聲明，另附美國提出的新案。此新案除公約序文較原案稍有修改外，條文則不改一字。此通牒送出後，法國亦不再堅持，其餘各國亦一致表示贊同。現在巴黎簽字的約文即是以此草案為根據的。

三

這個久經醞釀的戰爭非法公約條文却是非常簡單的。除了序文外，就只是三條。第一條是最主要的一條，聲明締約各國共同排斥戰爭，『反對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執，並反對在締約國相互關係中用戰爭以作國家政治之工具。』第二條規定各締約國承認凡締約國間一切糾紛及爭執，不問其性質與起因若何，只准用平和方法解決之。這第二條不過是第一條的反面的申說而已。第三條則係規定條約批准手續等事項，並規定世界一切國家均可加入於本約。

照上文所述，雖不過一是個很簡單的條文，但包含的範圍可是很廣。因爲依據本約，一切戰爭，無論爲何種性質，無論爲義戰，或非義戰，無論爲侵略戰或非侵略戰概無例外，均在排斥之列。惟對於未加入本約之國家始不受限制。但非戰公約的性質爲絕對公開的，現世各國政府，在表面都不能不表示願望和平，所以對於此公約實無拒絕簽字之理由可說。就現在的趨勢，世界各大國小國，將來必有大多數乃至全體加入本條約。如此則此條約，就其法律的效力而言，實可以消滅現世界之一切戰爭。比從前一切和平條約，如海牙和約，國際聯盟公約，羅加拿條約等，自然從紙面的意義看來——更澈底更冠冕的多了。

以上所述的條文與四月十三日美政府第一次所提出的草案完全相同。但約文的序文，則頗有變更。第一次的草案序文中所列第一次簽字的國家，不過美，法，英，意，日五大國。以後因爲法國的覆文，恐公約與羅加拿條約及中立條約衝突發生懷疑。所以開洛第二次草案把羅加拿條約加盟國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波蘭加了進去。又因英國海外自治屬地，均已有獨立的外交地位，所以二次草案，尊重不列顛的意志，把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愛爾蘭，印度，南非都加了進去。這樣第一批加入非戰公約的，便有十五國的政府了。

第二次的草約序文的文字亦有更改，加入一段，說：『凡一切簽約國家如有利用戰爭以圖其本國利益時，當剝奪其因加入本約而得享受之利益。』這也是因爲西歐諸國深恐公約簽訂後，將受束縛不再能履行羅加拿保安公約及國際聯盟公約的條款，所以特加申明。因按照羅加拿公約及國際聯盟公約，締約國如破壞和平，侵略他國領土時，其他締約國應對侵略國家共同作戰。現在非戰公約序文中旣聲明凡利用戰爭以圖本國利益的國家，不得享受公約所規定的權利，如此則遇有上述情形時，締約各國自可自由行動，履行保安公約或國際聯盟公約的條款，不至再有抵觸了。開洛的二次草案所以補入此節，原爲遷就法國的意見。但此公約如果有一個缺點，那也便在這一節上面了。因爲實際上侵略戰與非侵略戰很難分別。每次戰爭發生時，兩方面總不免互相推諉，把戰爭的責任卸到對方去。究竟誰是『利用戰爭以圖本國利益』就很難說一句公平話。像上次大戰的戎首問題，至今尙未有定論。非戰公約中有這個缺陷，將來不免要生出許多流弊來的。

四

這次非戰公約的簽字，美法政府當作一件非常鄭重的事情。因爲我們知道越是在台上演假戲，越要做的「像煞有介事」，這樣方才可以瞞過看客。大凡於歷史有重要關鍵的外交盟約或軍事條約，總是由兩國外交代表鬼鬼祟祟地簽定，有時竟不讓外面知道。只有本無誠意履行的和平條約，才故意大吹大擂起來。這次開洛公約也是如此。明白國際情勢的，都知道這個非戰條約只是帝國主義國家的一種手勢戲。可是他們却有意做的像模像樣。公約的批准文雖歸華盛頓政府保存，但因爲尊重公約最初動議的國家起見，特定在巴黎簽字。美國國務卿開洛應白里安之邀請，親到法京簽約。其他國家也都派外長或重要閣員參加。英國本來也打算由外務大臣張伯倫親自出馬，但因張伯倫生了病，不能遠行，所以由代理外長代表簽字。各國的代表姓名，詳列文末公約的序文中，現在不再縷述。來法的各國代表，當然以美國國務卿開洛最受法人歡迎。當開洛乘 Ile de France 號到法國北部海口拉哈佛（La Havre）登陸時，拉哈佛市長代表市民，贈以金筆一支，專備簽約之用。這金筆桿上鐫着拉丁文 "Si vis pacem para pacem" 的字樣，意思是說：『假如你願意和平，你去預備和平罷。』

這次簽約，德國特派外交總長著名的外交家斯德萊斯曼出席。當簽約時，斯德萊斯曼正生過一場病，身體還未復原，可是他却抱了病來法。原來德國自從十九世紀俾士麥聘法以後，五十年間不曾派過重臣來到法國。以外交總長的資格正式來訪法都，還在法德兩國間是極不尋常的事。雖然因爲萊因佔領軍的問題不曾解決，法德兩國間總不無芥蒂，可是在表面上白里安和斯德萊斯曼却敷衍的很好。這位德國外長在巴黎也到處受盛大的歡迎。

八月二十七日，這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日子。在那天十五國的全權代表都已到了巴黎。那天巴黎全城懸旗慶祝。英國全國及法國教堂作和平禱告。多賽碼頭（Quai d'Orsai）的法國外交部，在那天裝飾的格外熱鬧。外交部屋頂懸掛萬國旗。大門前看熱鬧的羣衆採消息的新聞記者擁擠的水洩不通。因爲自從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在多賽碼頭法外部行開幕禮後，這個地方還不曾有過這樣盛大的國際集會。尤其因爲這次的簽約事前美法當局宣傳的特別利害，所以轟動一時。本來在暑期中，巴黎士女各赴郊外避暑，較平時更爲靜寂。但因爲有此外交盛舉，在這一天巴黎竟成爲全世界目光所集注的地點了。

但是簽約的典禮却並不十分繁重，只是一種很簡單的儀式而已。在那天下午三點鐘，各國代表相繼赴法外交部的鐘室（Salon de l' horloge）。議席列成馬蹄形。主席法外長白里安坐於中央，其左爲美國務卿開洛及英代表冠興登，其右爲德外長斯德萊斯曼，比利時外長海曼斯及意大利駐法大使曼沙尼。英屬地代表坐於英代表之左，其餘各國代表則按照字母排列。馬蹄案的前面坐着法內閣閣員，上下院議長及各國駐法大使。會場演說均用無線電播送於全世界各地。法美各大電影公司均至會場攝取電影。

最初由主席白里安演說，演辭頗長大旨是對於各國簽字代表表示歡迎。對於美國更稱揚備至。末又說這次公約的簽訂，實替人類歷史開一新時期。演說畢，又經譯成英文。以後各國代表便照字母次序舉行簽字。每一代表簽字時，羣衆皆大鼓掌。先後歷時不到一點鐘，這盛大的典禮便告終了。

五

但這個非戰公約雖已經十五國代表簽字，却還須等候十五國政府的正式批准，方才發生效力。就現在的形勢，各國的批准，不過時間遲早的問題。只有美國，雖爲非戰公約的最初發起者，但美國參院仍有不少人反對公約。美國共和黨向來不主張干涉美洲以外之事。從前威爾遜發起國際聯盟，却被參院否決，不能批准，以後美國政府便不敢再行輕易干涉歐洲事務。這次開洛公約，已破棄十年來美國外交的成例，能否經參院通過，不再蹈威爾遜總統的覆轍，還是一個大疑問呢。

照公約第三條規定，此公約完全爲公開的，世界無論何國均可以平等的資格加入本約。因此在八月二十七日公約簽字的那一天午後，美國政府即以公文送致全世界四十八國的政府。這公文首敍非戰公約成立的經過情形，次希望各國加入，並辯明非戰公約所以由十五大國首先簽訂，再邀各國加入，這並非有意歧視。只因爲求談判便利，使公約得以早日成立，所以先由十五國簽訂，以後加入的各國自與最初簽字的各國處同等地位，毫無分別。此公文送出後，最初覆文贊成加入公約的，有奧地利，希臘，波里維亞，古巴，丹麥，里比里亞，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秘魯等國。在本文脫稿時止，據說已有三十九國（除已簽定之十五國外）致文華盛頓政府，表示願意加入公約了。

爲了蘇聯加入非戰公約的問題，曾發生了一點波折。在最初美國政府不打算邀請蘇俄加入。因美政府至今未承認蘇聯政府，如邀請蘇聯加入，結果將非承認蘇聯不可。因此俄政府發表了一個宣言，抗議非戰公約。同時巴黎共產黨也於公約簽字前一日舉行示威，說非戰公約，乃是資本主義國家對蘇聯戰爭的預備。本來就領土而論，蘇聯爲世界第一大國，非戰公約如把俄國除外，自然不免引起許多疑竇。因此美法兩國乃商定辦法，由法國駐俄大使邀請蘇聯政府加入非戰公約。蘇聯政府外長里維諾甫於八月三十一日覆文表示願意加入。此覆文對於公約，加以許多批評，頗可注意。大意是說蘇聯政府爲表示願望和平起見，願加入非戰公約，但並不相信非戰公約眞能保障國際和平。眞正的國際和平必須從絕對地撤廢一切軍備入手。現在非戰公約中未規定撤廢軍隊，實在是一個大缺點。此外又說，此公約應該把戰爭的定義擴大一下，如封鎖及軍事佔領，也應認作戰爭行爲，一律禁止方好。蘇聯在數年前，中國在近年，都受了別國封鎖及軍隊佔領的苦痛，此種行爲亦應任排斥之列。末後又說無端斷絕國交，也是戰爭行爲的一種，應一併禁止。這却又明明是罵着英美了。

【附】「非戰一般條約」全文

德意志國大總統，亞美利加合衆國大總統，比利時國王陛下，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大不列顛愛爾蘭及不列顛海外屬地國王，及印度皇帝陛下，意大利國王陛下，日本皇帝陛下，波蘭共和國大總統，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大總統——

深感他們所担負促進人類福利的責任的重大；

深覺公然否認以戰爭作國家政治的工具藉謀各國人民間現已存在的平和與友誼關係的永續之時機已至；

深信一切國家相互關係的變換只能用平和方法以謀解決，只能就和平與秩序的過程中求其實現，凡一切簽約國家倘有利用戰爭以圖其本國利益者，當剝奪其因加入本條約而得享受之利益；

深望經他們首先倡率後，世界其他各國也一致加入此人道的企圖，於本條約發生效力以後，立即加入，俾使其人民得受本條約的福利，由是使世界文明國家聯合共同反對以戰爭作國家政治的工具；

爲此決定締結條約，並爲締約之故，特各派全權代表如下列：

德意志國大總統代表外交總長斯德萊斯曼博士（Dr. Gustav Stresemann）；

亞美利加合衆國大總統代表國務卿開洛（Frank B. Kellogg）；

比利時國王代表：外交總長海曼斯（Paul Hymans）；

法蘭西共和國大總統代表：外交總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

大不列顛，愛爾蘭及不列顛海外屬地國王及印度皇帝陛下代表：

大不列顛北愛爾蘭及不列顛帝國各部分之未單獨成爲國際聯盟會員者——代理外務大臣冠興登貴爵 Lord Cushendunn）；

加拿大屬地——首相兼外務大臣金（Wileiam Lyon Mackengie King）；澳大利亞共和邦——聯邦行政員麥賴胥蘭（Alexander John McLaenlom）；新西蘭屬地——新西蘭駐大不列顛高等委員柏爾（Christopher James Parr）；南非聯邦——南非聯邦駐大不列顛高等委員斯密德（Jacolus Stephanus Smit）；愛爾蘭自由邦——行政院院長戈斯格萊佛（William Thomas Cosgrave）；印度——代理外務大臣古顯董；

意大利國王陛下代表：駐巴黎全權大使曼沙尼公爵（Conte Gaetans Manzoni）；

日本皇帝陛下代表樞密大臣內田康哉伯爵；

波蘭共和國大總統代表：外交總長柴萊斯基（A Zaleski）；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大總統代表外交總長俾尼斯博士（Dr Eduard Beněs）。

以上經相互驗看全權代表證書，確實無訛，特訂條文如下：

第一條 締約國代表各該國人民鄭重宣言反對用戰爭以解決國際爭執，並否認在各國相互關係中以戰爭作國家政治的工具。

第二條 各締約國承認凡締約國間的一切糾紛及爭執，不問其起因及性質若何，其處理及解決概不得用平和方法以外的方法。

第三條 本約應由序文中所列各締約國，按照各該國憲法規定的手續正式批准，自各種批准文送存華盛頓之時起始發生效力。

本約在依照上節規定發生效力時，仍開放至若干必要之時期，俾世界其餘各國得儘此時期內繼續加入本約。繼續加入本約之國家概須將批准文送存華盛頓，從批准文送達時起，此批准國家與其餘締約國間即發生效力。

合衆國政府負責對於序文中所列各國政府及以後加入本約的各國政府，應給與關於條約全文及收到締約國批准文的證明書。凡每次收得批准文時，合衆國政府應立即電告各締約國政府。

各全權代表特簽名於本約法文及英文本，此兩本有同等效力，並各蓋印章以資信守。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訂於巴黎。

二八，九，二，於巴黎。

談屑

華

英國以及歐洲別國的酒店，大都僱用妙齡美貌的女郎在櫃枱上賣酒，以招徠顧客。而賣酒女郎亦爲人家看得很低微。以英國而論賣酒女郎，大都年在二十五歲以下，很有動人的姿色而且其中又有傾國傾城之貌者。雖年紀大一點的女子，亦有爲賣酒女郎者，然究屬少數且年齡亦至多不過三十五歲。按照統計，英國計有二萬六千女子以賣酒爲生涯。如今國會裏提出了一個取締賣酒女郎的法案。禁止酒店再招賣酒女郎，此後各酒店中如有賣酒女郎的缺額，應由店主自己的妻女補充。現在爲賣酒女郎者均須領執照。聞英國教會中人，對於這個法案非常熱心，盼其通過，成爲法律。

非戰公約與中國

俞頌華

一

非戰公約，又稱和平公約或弭戰公約，經過了許多的周折以及列強間迭次的磋商，已於八月二十七日經十五國代表，在法國歷史上有名的凡爾賽宮的大鏡廳簽字了。從前普法戰爭，普勝法敗，普王威廉第一於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宣告德意志統一，加冕為德皇，是在凡爾賽宮舉行的。大戰之後，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德意志新共和國代表團亦是在凡爾賽宮簽字於屈辱的和約。如今美國開洛氏為增進世界和平而提出的弭戰公約又在凡爾賽宮簽字。世事滄桑，誰也不能無今昔之感。而那巍峨壯麗的凡爾賽宮，亦因此更足以資紀念了。

據外電所傳，是日十五國代表，於下午三時五十分，將此約簽成。白里安致詞，謂：

「非戰公約是世界上和平條約中範圍最廣闊的，而此種最重要的公約能在此間簽字，法國是覺得很榮幸的。我現在代表全法國人民向開洛，張伯倫，斯德萊斯曼諸君致謝，因為彼等謀和平的不斷的努力和彼等對於和平的熱忱，是很值得法國人民欽佩的。現在非戰公約已告成功，世界人道歷史上又開了一個新紀元。羅加拿和約決不能與此約相提並論，因為各國間對於羅約似有表示不滿者。自有史以來，各國代表共坐一堂誠意以公開主張廢止戰爭，這是第一次。自此以後，自私的和故意戰爭俱認作非法了。凡出席各代表的國家皆曾參加上次的大戰，所以我主張我們今天應當先向大戰中的陣亡將士致敬。」

白氏並謂於和平方面，必須從事確實之組織。從前以武力處理之事，今後務宜以法律手段解決之云。同日美政府訓令其外交代表，各向駐在國政府，致送弭戰公約全文，告以遵守此約的情形。故中國國民政府亦接到美政府邀請加入弭戰公約的照會。惟美國在俄羅斯與阿富汗

未有外交代表，故開洛氏卽請法國照會這兩國。這是當日的大概情形。

二

我們讀了美國政府邀請我國加入公約的照會全文，所有照會中所載公約的條文，條文前面的序文，以及對於公約的說明，俱已一目瞭然了。我們現在姑且先將照會全文中的要點，略述於後，然後再說別的。

那照會中最重要的部分，當然就是公約的條文。公約的條文只有簡單明瞭的寥寥三條而已。那三條就是開洛氏於他最初的草案中所提出的。（序文與條文的譯文見本誌巴黎通信紙上和平的開洛公約一文的末節）單看那三條的條文，我們不妨說，美國澈底非戰的一番意思，都已包含在中間了。只要各國將來能夠按照這條文，一個字一個字實行起來，則澈底的排斥戰爭以達世界和平的希望，便不致毫無把握了。

然而我們對於公約所懷的希望尚不能太大，莫說加入公約的各國，尚須各按其憲法的規定，將該約批准，並將批准書放在華盛頓後，才得發生效力。抑且細讀照會全文，大家對於公約條文前面的一段序文，還得加以注意。因爲那序文雖並不冗長，然其間却有句表面上似乎輕描淡寫，而實際上很有意義的話：卽『凡簽約各國，倘有利用戰爭以圖其本國利益者，當剝奪其因加入本約而得享受之利益。』這句話在美國最初提出的草約序文中是沒有的。表面上看來，似乎無關重要，其實却言中有物，含着中國陳語所謂『止戈爲武』的意思。何以呢？因爲牠差不多卽是說締約國中如有不遵公約，向別國攻擊者，則其他締約國對她亦可宣戰。本來法國方面的意思，以爲公約所取締者應限於攻擊之戰。防禦的，自衞的戰爭，又當別論。這個意思因爲牠與澈底非戰的理想是枘鑿的，故原先美政府很不贊成，希望法國放棄。如今序文中既然添了那句話，則法國方面原來的意思便貫澈，而美國所抱澈底非戰的理想，不免因此稍稍犧牲了。

其次，我們再看那美國邀請中國加入公約的照會中關於公約簽字前談判經過的說明。按那照會中所說明的：『此約爲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所開談判之結果。當時係由法外長白里安向美政府提出鞏固法美永久友誼之糾紛。其後繼續開談判，乃推廣此意，使此項弭戰條約之原簽字者，不僅限於法美兩國，並包括英，日及其他各國政府之與英法共同參加羅加拿條約者，如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及德意志，波蘭等，一律加入。此項辦法，適合英政府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通牒中所提出之點，內稱自條約之眞性質言，此約不僅與彼國政府有關係，並當與殖民地政府共同參加。而新約與羅加拿條約之間，有無不合之一問題，亦經滿意解決，而與法政府對於擴充原簽約國之必要之觀察適合。』但這段話，語焉不詳，詞意很多含混，尚有深究的必要。

關於談判的經過，除了美法間的換文之外，我們所最應注意的卽是英政府的聲明。英國於五月十九日發表聲明，謂『任何新條約凡可控

弱或毀歐洲和平所繫之國際聯盟會章或羅加拿條約者英政府未能應允。』又云：『世界上有若干區域，其幸福完全與英國和平及安全有特殊與重大關係。英政府久已聲明在此種區域不能容人干涉。其防衛攻擊之保護，實爲英國之自衛方法。現必須明白了解者，英政府根據新約不妨害其在此點上行動自由之特殊諒解，接受此新約。』（參觀第二十五卷第十號本誌國際欄）英政府未嘗取消這項聲明，而美政府於照會中但云：『此項辦法適合英政府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通牒中所取提出之點……而新約與羅加拿條約之間，有無不合之一問題，亦經解決，』云云，輕輕把這項重要的聲明含糊過去，究竟是什麼緣故？這個疑問，我們是不能不考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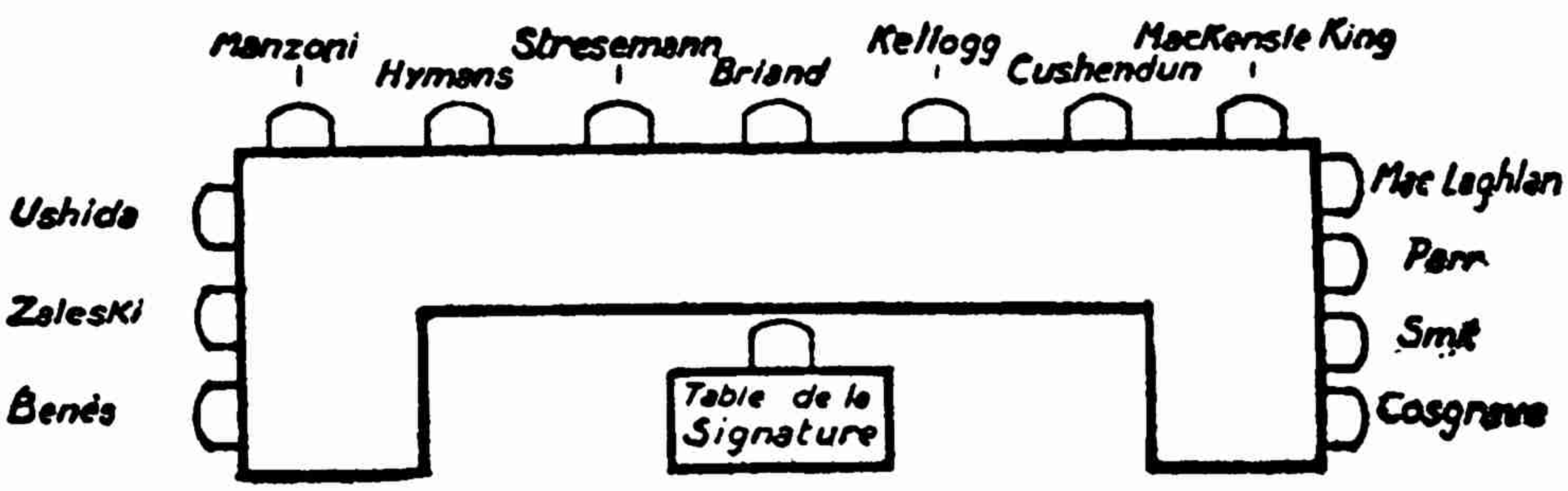
當美政府將其最後修正的序文與原來的條文，一同發表，要求列强同意的時候，駐在各國的美使即送達各該國外交部一函，聲明（一）尊重國家自衛權，（二）與國際聯盟公約不相矛盾，（三）二重保障羅加拿條約，（四）保障中立國，（五）對付違反新約國等項。有此聲明，不啻完全承認了英國於五月十九日聲明中提出的保留條件，結果就是又改變了一些公約原來澈底廢戰的原意。因爲硬把原來澈底非戰的意思和與原意枘鑿的條件調和，結果則公約雖簽成，而最初的理想，便不免打了許多折扣了！單單看照會的全文，決難得到公約全部的涵義。要明白公約全部的涵義，非加意考察談判的經過不可。因爲中國被邀加入，故我們現在不憚費詞，將談判經過的要點，提出來略爲說說。我們很率直的指出其中缺點，並非蔑視公約，不過爲欲披露關於公約談判經過中眞相的一斑罷了。

三

復次，我們再看各國輿論上對於公約簽字後表示的態度。就我們所聽到者論，大概好評與惡評參半。東鄰日本的輿論，大都稱述開洛增加世界和平的努力，並希望其終必成功。雖有數報紙以此約附有保留條件，引爲憾事，然亦有謂此約有保留條件，適足以見其所根據者爲實際上的考慮，非僅屬理想云。俄國報紙雖不反對政府加入公約，但對於公約大都表示不信任的態度。其中甚致有謂列強以和平爲面具，而暗中進行軍備的擴張，不啻以此爲一種遮眼法者。歐陸報紙對於公約，亦譽毀不一。巴黎自由人報評語曰，善因應產善果。巴黎晨報稱，前有戰事，而後有和約，此約獨不然，故爲世界歷史中第一次之和約。波蘭報紙尤加歡迎，謂此約與去年波蘭在日內瓦所提出之議案相同。德國既簽定此約，則德國將永遠拋棄以武力重定東疆之念了。意德報紙則有冷嘲熱罵之論調。羅馬講壇報謂此約不能久耀於史册，惟負致此之責任者，不在意國，而在較大的簽約國。列強在巴黎舉行之禮式，不啻彼此於甘詞美語之下，佈置爭較仇忘之激盪而已。美國因有此約，更將離聯盟會而獨立云。德國國民黨報紙標題曰，「半小時之廢戰。」德報評語多譏刺而不信任之詞。因爲巴黎簽約後，既未有解除武裝的表示，亦無英法軍

退出萊因地的氣象。惟德國左派報紙則稱此約在道德上頗關重要，可增加繼續和平之機會。至於美國紐約方面輿論的態度，據我們所知道者言，則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報並不表好感於非戰公約，故謂柯立芝與荷佛都表示不欲根據公約，遽將海陸軍備大爲縮減，乃是差強人意的事。New York World 報則謂公約未免太簡單，而且意義也有含混之處。不過該報還承認公約是有相當的價值的。New York Times 報謂國際聯盟盟約的精神僅僅是一種道德上的約束，而此次所簽的公約，將「非戰」變爲法律上的義務，故比較上是進步了。南美數國，尤其是A．B．C．三國，因爲美國沒有邀她們派代表到法國去簽字，故輿論上對於美國不免有點微詞。

我們看了各國報紙表示的態度，可以看出一種趨勢。就是強國，及在國際間希望維持現狀的國家，因欲保存其優越的地位，故對於公約附加了保留條件，對牠便表示相當的好感。凡受屈的國家，或不滿於現狀的國家，她們雖亦希望和平，至少不欲冒不韙表示反對和平，然她們一方面感覺到世界平和的空氣並不濃厚，一方面也並不希望公約爲維持現狀的保障。因此她們雖不得不加入簽字，而輿論上却大發牢騷，表示不信任公約的態度了。這都是因爲各國環境不同，故其主觀的判斷亦隨而各異。其實公約的目的是在促進和平。如果牠能達這目的，便眞有價值，否則便毫無價值。我們所要問的乃是牠能否達這目的，至於那些各憑主觀的判斷，究竟誰對，倒還不是一個最要的問題。



簽字台各代表之坐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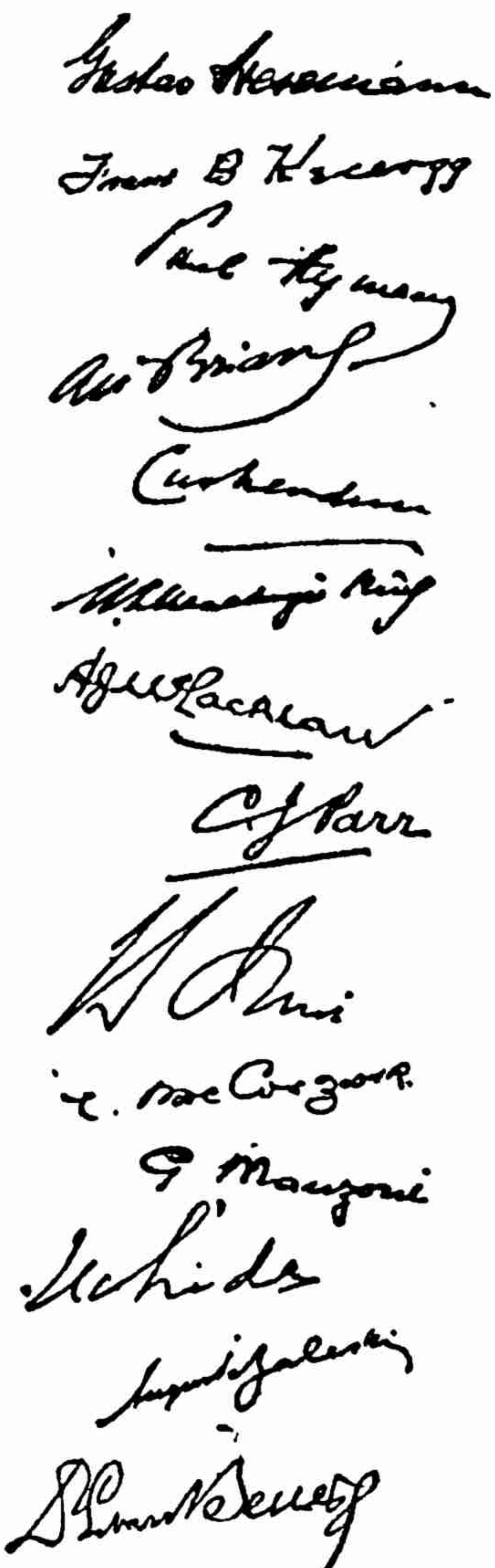
要問公約能否達牠目的，我們對於二個先決條件似應先加注意。第一是國際間要有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間紛爭的切實有效的辦法；第二是要列強眞心誠意的肯裁減軍備，以表示維持和平的決心。假如這二個條件能夠逐漸完成，那公約的價值自然很大。否則即使大家推重這公約，讚美這公約，說得天花亂墜，究竟於增進世界和平，有何裨益呢？這公約的目的倘使絲毫不能達到，則與一張廢紙又有何兩樣呢？我們明知這公約的目的要是能夠達到，也必定是慢慢地來的，不是一蹴可幾的。所以並不是說這公約因爲不能即時達牠的目的，便等於無用之廢物；不過是說必定要等到公約能於增進世界和平，發生一些實際的效力，至少也須待各締約國能夠設法將國際間的亂源剷除一些，減少一些，才能顯出牠的眞價值罷了。語云：『牡丹雖好，須要綠葉扶持。』這公約的用意固然甚好，然而也須靠各方面先將其他必要的條件完備，或不能如此，也須先靠各締約國各自消滅其國際間的

亂源，才可放些光彩。美國既邀請中國加入公約，所以這也似乎是我們所應留意的一點。

公約在巴黎簽字的情形，美政府邀請中國加入的照會，東西各報對於公約表示的態度，以及達到公約目的的先決條件，都已略略說過了。現在我們再討論中國加入公約的意義。

四

國民政府接到了美國邀請我國加入的照會之後，外交部長王正廷即提交中央政治會議討論。經由中央政治會議議決加入。回復美國表示加入的照會是在九月十三日電達於美政府的。復文的全文如下：



十五國代表之簽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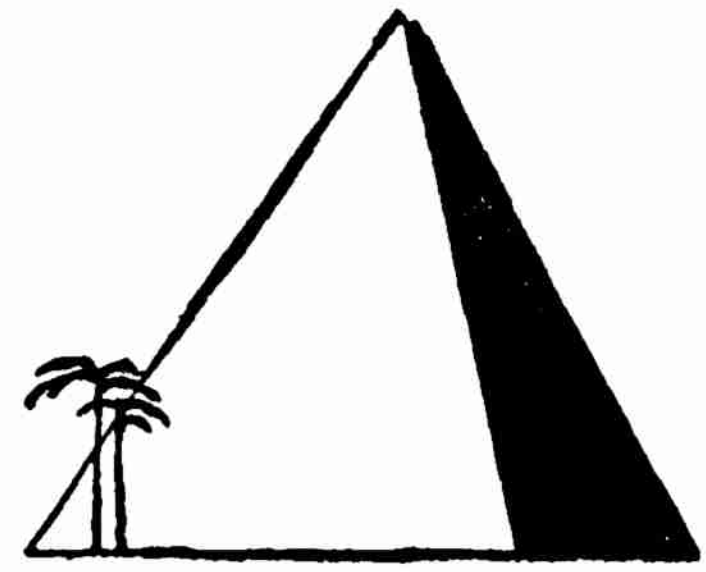
為照復事。接准貴代使八月二十七日來照以德意志，美利堅合衆國，比利時，法蘭西，大不列顛，加拿大，澳洲，新西蘭，非洲，愛爾蘭，印度，義大利，日本，波蘭，捷克斯拉夫等國，於同日在巴黎簽訂非戰條約，協定各該國間相互關係以戰爭為國家政策之工具，應加排斥；祗可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爭執，美國政府特將約文抄送查照，並請本國政府贊同等因。查此項重要公約，主張和平，實適合我中華民族相傳之本性，故我國人民對貴國等所倡之非戰運動，求世界之永久和平，自始卽深表贊同。現既訂成公約，我國政府極願與諸國一致行動，正式加入此項條約，共同促成世界之文明。蓋中國政府與人民深信世界各國互有需要，卽不得不互相輔助。凡百明哲，早知廢止戰爭與保持邦交友誼為防止摧殘文化之唯一途徑。回憶歐洲大戰受禍之慘，深覺國際往來必須具有真正互助合作之精神。今貴國主張之非戰公約，業得諸國贊同而完成之，此誠大可慶幸之事也。我國人民之思想素愛協和，自昔大儒政治家絕少贊成以戰爭為立國方針者。我國文化所以能若斯之穩固，歷史所以有若斯之久遠，皆此愛好和平之特性有以致之。故今日之非戰公約，在我國視之，直無異發揚先賢之遺訓，所謂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者是也。値茲新中國創建伊始，此等古訓，經孫總理之推闡，正當次第實施。我中國人民自當努力以追隨諸國之後。抑更有進者，

欲求永弭戰禍，應即消除一切容易引起國際紛爭之根源，而確以平等相互尊重之精誠互相勉勵。本國政府深信各國必將依據本約之精神，使數十年來中外不平等條約以及其他侵犯中國主權之事實，如駐紮外兵於中國領土等行動，皆能於最短期間以公正之方式一一廢除，庶克確保中國之自由獨立，而促進世界之永久和平耳。相應照復貴代使查照，希即轉達貴國政府爲荷。須至照會者。

這覆文首先從中國歷來的思想上，民族的特性上，說明中國對於美國提倡，列國贊同的非戰運動，自始深表贊同；其次說到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等中國固有的古訓，正當次第實施；可謂已將中國素愛和平的一種精神，很誠懇的表白於美國與世界了。末後一段謂欲求永弭戰禍，應即消除一切容易引起國際紛爭之根源云云，言簡意深，實在是一種重要的聲明。

我們中國加入這公約，並不附加什麽保留條件，乃是十二分愛護世界和平的一種表示，因愛護世界和平，而切望消除一切容易引起國際紛爭之根源，亦屬當然的事。但一切不平等條約以及其他侵犯中國主權的事實，都是引起國際紛爭的根源，世界和平的障礙。中國國民無論爲自衞起見，或愛護世界和平起見，對於這些世界和平的障礙自不能不積極努力，將其拔本塞源，一一鏟除。照中國對美的覆文中末段的重要聲明來講，中國對外表示的態度大概亦是如此。我們希望世界上的平和主義者都明白中國無條件加入非戰公約是爲促進世界和平；中國國民努力於一切國際間紛爭的根源的剷除，亦無非是爲促進世界和平。

還有一層，我們覺得不能不附說的，就是單從東亞方面而論，日本久已用「蠍子形的侵略計劃」對付中國。英國也正在新嘉坡安設重砲，增修軍備以示威東亞，美國也時時刻刻在太平洋上爲日美戰爭的預備，這都是平和的極大障礙。中國處於這樣的國際形勢之下，要在國際間完成其獨立自由的地位，全國國民非有充分自衞的實力不可，而且若非抱定不恤任何犧牲以鏟除東亞方面和平障礙的決心，實在不足以增進東亞及世界眞正的平和。我們不但應該將中華民族於思想上素愛和平的特點，表示於世界，幷且還應該培養自衞的實力，以表示我們有自動促進世界和平的能力與熱忱。「止戈爲武」原是中國的古語；自衞之戰，亦非非戰公約所不許。中國已經表示願意加入弭戰公約的意思了。倘使有人太抱樂觀，以爲中國與日本都加入了非戰公約，則對於東亞的平和，世界的平和，無須努力，都可不勞而獲，而一切國際間複雜的問題，也爲有此公約，便可容易解決；或有人太抱悲觀，以爲中國加入公約，便束縛了中國的自由，發愁將來於國際間如有橫逆之來，爲公約所束縛，不能還手。這種見解都與事實不合。中國此番加入公約，能否於促進世界平和，早有裨補，其實全視全國上下今後能否及早積極努力，先將東亞平和的障礙剷除。



廢戰運動與和平主義

張銘鼎

一　引言

現在的世界，本來是一個極矛盾的世界，生在這個矛盾世界裏，眞不知道要怎樣說才好。和平罷？可是近來如英，美，日，法，意，五大強國對於陸上權力海上權力與空中權力之互相角逐，以及對於新式戰器之互相爭勝，難道這就是一種維持和平的表示嗎？戰爭罷？但照去年夏季的英，美，日，三角海縮會議與本年三月中旬的裁軍預備會議看來，這個世界好像時時是在進行那裁軍的計劃而實現和平的理想，尤其是近來由美國發起的廢戰運動，幾乎教我們不能相信這個世界還有戰爭的可能。

我們如果要明白今後廢戰運動的背景，不可不先知道歷來和平主義的趨向。本來所謂和平主義，對於現代社會問題的治安關係上，確居有極重要的地位。不過一般和平主義者所主張的原則與理想雖然是一致，可是他們對於實現這種原則與理想的意見，就有程度上的不同了。不錯，他們可算是社會理想者，他們對於用武力以解決社會問題這種舉動，始終是抱着批評與懷疑的態度的。然而他們裏面也有極左派與極右派的區別。極左派呢？是無抵抗主義的信徒，他們對於任何的情境，都堅決反對武力的解決。極右派呢？是比較謹愼的社會分析家，他們至少在一種重要的情境上（如國際軍事的衝突）是不主張用武力來解決的。這兩派因爲共同相信利用武力是一種罪惡，所以內部的意見儘管不同，（一方面承認武力對於一切情境都是一種不必需的罪惡，而他方面則承認武力有時也爲一種必需的罪惡。）而表面還不失爲一個整個的團體。如舉例來說，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於其所著和平主義與武力 (Pacifism and the Use of Force) 一文裏，就以爲對於一般原則所抱的意見，如絕對的一致，在歷史上的情形看來，常易淪入一種荒謬的觀念。所以他的思想就分爲兩方面：在一方面

看來，對於國際生活如利用一種武力的確是一種不容寬恕而無須置辯的罪惡在他一方面看來某種形式的社會的強迫除去最高的人類理想社會外，似乎是必需的而且是有效的。自然，一般和平主義者，對於這兩方面的態度各人所見不同，而對於利用武力之為必需的罪惡或為不必需的罪惡兩者之間的界限，也僅能各就所見劃出一條隨意的界線；不過一個眞正的和平主義者，大概是重在設法逐漸廢除武力而另代以其他各種關於社會合作的方法的。

歷來和平主義者對於武力之利用與否，既各有其不同的意見，然則為利用武力之最強的表現之戰爭，在現在究居有何等地位呢？這就是我們需乎明白第二個問題了。

戰爭雖為武力之一種，但牠的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而却為國際競爭或國際侵略之一論理的產物。為何要發生國際競爭或國際侵略？這就由於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制度而來。想佔有他人的土地而用為商業競爭的市場，就不能不用武力侵略的政策，藉以準備強盛的軍力來壓迫弱小的民族。既佔有土地而遂其殖民的計劃，於是富者就集合在一起，以便於實行經濟的侵略，剝奪貧者的血汗，而利用一種保護的武力，防禦他人的攻擊。若是所以在各種市場，殖民地，軍事要隘裏，自不免會時常發生戰爭了。換句話說，像這樣戰爭的眞相，就在利用一種武力或軍力，使其成為富而有力者的工具，以保護他們的資產而壓迫貧者，並藉此幫助他們格外增加若干資產與勢力，如是而已。蓋戰爭的根源，就產生於人類間經濟鬬爭的現象之中，而其能繼續起而為戰爭張目的，則由愛國思想的宣傳影響所致。什麼宗教呀，國家的傳說呀，祖先的遺傳呀，公道與自由呀，這都是一國的工農被激而從事自衞以反抗他國工農的好聽的名目；而愛國思想在這裏就成為製造戰爭的惟一工具了。所以託爾斯泰說戰爭是非基督主義的，野蠻的，罪惡的，而現在的愛國思想，則不過是一種不自然的，無理性的，有害的情感，而藉以促成人類更大的禍亂而已。由此看來，我們再證以歐戰前的準備情形，歐戰時的發生原因，歐戰後的衝突狀態，就知道麗琳 Scott Nearing) 所謂：『世界大戰不是最後的戰爭，乃係最先的世界戰爭。促成這種戰爭的原因，固仍在醞釀之中，而第二次世界戰爭的準備，現正為列強所苦心經營以求一逞。苟非有意外之事以和緩這種空氣，則第二次的世界戰爭，行將發生於最近的將來。且當這種戰爭發生的時候，其危險程度，必將遠過於第一次世界戰爭，因為今後的殺人武器，更多於強於一九一四年的武器了，』確不是一種神經過敏之談了。

和平主義者對於武力之利用，一部分（合於實際情形者）既以為沒有遽加廢除的可能，而世界列強又全體從事於戰爭之醞釀或準備，則今後所謂廢戰運動，所謂和平主義，恐無異於掩耳盜鈴或癡人說夢!?上面的話，或者談得太空了嗎？我們現在不妨再來一談事實罷。

去年夏季的海縮會議與本年三月中旬的裁軍預備會議，表面好像是一種和平的運動，其實一拆穿了西洋鏡，就知道聳動一時聽聞的海

縮會議，不過是英，美，日，三角鬪的一種爾詐我虞的滑稽把戲，頗足令而人括目的裁軍會議，在現在看來，因爲大戰的戰敗國如俄，德，土，與大戰的戰勝國如英，美，法，意，日，之互相抵制，固然談不到什麼謀和的誠意，且恐怕這種會議的本身，就難免成爲一種言不顧行有頭無尾的獨幕劇。於此，就難怪英國辭了爾子爵（見路透社六月十九日倫敦電）在上院動議，主張日內瓦裁軍預備會應及早再行集會，並批評預備會自去年春季起未嘗有裁軍之進步了。但是最近所發生之廢戰運動又怎麼樣呢？牠的結果雖然還要等到將來，才能夠十分明白，但是我敢大胆說一句，在現在一般換湯不換藥的帝國主義式或資本主義式的會議或條約之下，不問是什麼裁軍會議，或是什麼廢戰條約，儘管是表面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但到底無非是「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已。讀者或者疑惑我這些不合時宜的話嗎？且看我在下面的討論罷。

二　最近廢戰運動之鳥瞰

從前主張廢戰或是贊成非攻的人，確是很多，但不流於烏託邦式，即流於基督教式，所以一方而廢戰的聲浪，儘管高唱入雲，而他一方面則殺害彌漫，一觸即發。一直到了現在，才有所謂大規模的國際廢戰運動，而足爲關心和平的世界人士別開一新局面。這種運動的結晶，就是「廢戰條約，」乃淵源於裁軍預備會議中之美國案而來；而所謂美國案，即係美國向法國所提議之廢戰條約案。所以美國在這次廢戰運動裏，可算是一個主要的提倡者，而且也是一個最重要的角色。

這種廢戰運動的要旨，即在承認戰爭爲一種罪惡，並希望各國互相訂立一種廢戰的條約，庶幾不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紛爭的工具，而一以和平手段或仲裁公斷爲排難解紛的惟一方法。像這種國與國訂的條約，自然是愈多愈好，所以又稱爲「多邊的廢戰條約」(Multilateral outlawry Treaty)。據最近的消息，此約已由美國國務卿開洛（Secretary Kellogg）建議，牒致法，比，捷克，英，加拿大，澳洲，紐絲倫，南非，愛爾蘭，印度，德，意，日本，波蘭十四國；而其修正草案，並已由開氏於六月二十五日正式公布。其內容共分三款，三款前則爲一序言，茲抄錄於下：

草案全文　美利堅合衆國總統，法蘭西共和國總統，比利時國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總統，大不列顛愛爾蘭海外不列顛屬領國王及印度皇帝，德意志共和國總統，意大利國王，日本國皇帝，波蘭共和國總統：深切感覺他們促進人類的莊嚴責任，相信時機已到，應爲一種坦白宣言，破棄戰爭爲一種國家政策的工具，以期他們人民間現時存在的和平友睦關係可以永保。確知他們間相互關係的一切改變，應僅用和平方法求之，使爲和平的秩序的手續之結果。任何簽字（於本約）國，今後如圖訴諸戰爭以促進其國家利益的，應被否認本約所供給的利益。希望世界其他各國爲他們（指締本約各國）的例範所鼓勵，一致加入此項人道的努力，於本約一經發生效力時，即信守之，提攜各人民盡入於其(指本約)

利惠的規定之範圍以內。如是結合世界諸文明國共同宣言，破棄戰爭為他們國家政策的一種工具，為此決定締結一條約，推定他們全權代表如下，（即上述之十五國之首從略）彼此審查全權證書無誤，業已同意議定下列的條款。

第一條　締約各國以各該國人民的名義，莊嚴宣言，詆斥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並拋棄以戰爭為他們相互關係裏之一種國家政策的工具。

第二條　締約各國以同意協定，他們之間或許發生的一切爭端或衝突，不論其性質及原因如何，除以和平方法解決外，概不得訴諸其他方法。

第三條　本約應由序言裏所記締約各國，按照各該國的憲法需要批准之，一俟批准書交換後，即發生效力。本約發生效力後，應依於必要，繼續開放，以待世界一切他國之加入。凡證明每一國加入之每一文書，應互相交換，一俟交換之後，本約於此新加入國與以前加入各國間即發生效力。每一國政府，應各將本約副本及批准書或加入證書，供給本約序言裏所記各國或將來加入本約的各國之政府，又每一國政府，應於每一批准書或加入證書存案之後，立即互以電報通知。

本約用英法兩種文書寫，有同等效力，各全權代表，業已誠信簽字並蓋印。

美政府發表此修正草案時，同時由駐在各國的美使送達該國外部一函，說明本案與各方面的關係，其大旨如下：

（一）國家自衛權　本約對於各國自衛權，不加任何限制或損害。

（二）國際聯盟　本約承認聯盟公約與絕對否認戰爭兩種思想之間，決無何等矛盾。

（三）羅加拿條約　本約實使羅加拿條約得有兩重的保障，違反羅加拿條約與他國開戰的國家，自亦與本約有違反。

（四）中立條約　加入本約的一般中立國受第三國侵害時，中立國及保障其中立之其他國家即可免除本約義務，因之中立國可得充分保障。

（五）違反條約國　加入國中一國開始戰爭時，其他加入國對於該開戰國即可免除本約的義務。

（六）各國之加入　本約既為各大國所接受，其他各國殆亦必同樣接受之，即使不然，英，日，德，法，意，美六國既經訂約，即可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而為對於人類之一大貢獻。

從上面所述的各種條文看來，我們就可知道這裏所包含的幾種眞理，不外為：（一）締約國深了解其增進人類幸福的天職；（二）締約國知今已屆應公然廢戰的時期，不可再視戰爭為國家政策的工具，庶現有之和平及友睦關係得以貫徹；（三）締約國知彼此間關係的變化，祇應以和平方法求之，而以此變化為和平與有序秩的方法之結果，任何締

約國如訴諸戰爭以求增進其國家利益，則不得享此約利益。所以若僅就這幾種眞理看來，美國所以提倡此約的目的，在使此約適用於全世界，如發起者都情願訂約，則他國於此約實行時，定可立卽加入，若是，所謂人類久已懷抱世界和平的期望，就不難由此簡易的方法，而較之從前更易實現了。

可是眞理儘管是這樣表現，人類儘管是這樣設想，而此約中關於「一國破壞此約，從事戰爭，則他國應免除其對於該國的義務」一原則之承認，卽係保留自衞權的要求之承認，這就未免因此引起我們愛好和平的人的很大懷疑而須加以研究了。

美國在口頭上好像是國際間一個最愛和平的國家，但如從她所產生的墨西哥戰爭（The Mexican War），內戰（The Civic War），西美戰爭（Spanish-American War）看來，甚至從她所主張的門羅主義的眞相以及素負盛名的美國和平會（The American Peace Society）的成績看來，却處處都能引起我們的疑竇。在今年裁軍預備會議裏，美代表吉伯遜毅然決然擁護其所提出的美國案（見上）以爲廢戰的條約如成，則「最適於維持世界和平」的，當無過於此；但自己既主張和平，同時又要求他人和平，謂一切紛爭須由仲裁公斷，而關於門羅主義諸問題，何以仍拒絕仲裁呢？首先提案的人既如此，又何以說服他人而使其服從？到了現在，廢戰條約雖已公布，但既承認各國自衞權，則美國對於法國等保留條件的承認，自屬意中之事。各國既仍須自衞，則戰爭卽決難倖免（其說當詳後），所以日本的國民新聞，就顯然以爲美國開洛關於廢戰條約之最近提議，似覺過於空泛。而英國張伯倫且明謂開洛廢戰條約一事，固不若表面上之簡單，故英政府目前則以爲簽定隨意條文，而附以保留條件，於事無補，其切實方法，須在使出產軍械各國指定同時批准此約的日期。其尤足引人注意的問題，卽蘇俄以爲英美所厭惡之故，而被擯於廢戰條約的締約國之外，是否卽爲各締約國所一致贊成而可無後顧之憂？最近廢戰運動的先鋒美國的態度既如此，而世界著名強國如英，法，日，對於此次運動的態度又如彼，然則一般迷信此次廢戰運動而遽抱樂觀的人，未免有些欠了研究罷？

雖然，英國名士懷德爵士（Sir Frederick Whyte）所深信能恢復歐洲元氣之國際聯盟，對於此次廢戰運動能有什麼影響或貢獻呢？牠是歐洲列強的仲裁機關，又是保護世界全體利益的和平會社，觀於牠裏面公斷委員會在最近數日內對於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三模範公約之通過，似乎對於此次美國所提議之廢戰條約，必有重要的影響或貢獻。不過我在這裏仍鰓鰓引爲疑慮的，卽在廢戰與自衞兩大問題之勢難並立。既廢戰而仍須自衞，猶如裁軍預備會議裏藉保安問題以牽制裁軍運動一樣。因此，所以我們對於國際聯盟與廢戰條約間的關係如加以一番詳細的討論，就不難明白自衞政策對於廢戰條約的影響，也就可了解廢戰運動對於和平主義的作用了。

三　國際聯盟與廢戰條約

在未討論本問題之前，對於兩個先決的問題，必須先有一種相當的了解。這兩個問題是：(一)開洛所謂『不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一語，究竟含有何種意味？(二)廢戰條約與自衛政策的關係究竟是怎樣？關於第一種問題，無論歐人或美人，都想加以適當的解答藉明開洛的眞意。如主張廢戰最力者的何滿士 (Jhon Haynes Holmes) 曾謂：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排難解紛的時期，沒有什麼人再想截去樹上的枝葉了。而所謂美國的志願，就正想把這個斧頭丟棄在樹根的旁邊。堅決反對戰爭——廢棄戰爭的組織——打倒戰爭的制度——對於一切的戰爭，無論是爲的何種理由用的何種武器，抱的何種目的，都應在禁止之列！這就是一個負責的政府所應貢獻的一種確實的辦法。人類苟非自甘癡聾生而冥頑之流，大概這和平的曙光已經射出了。』

著廢戰論 (The Outlawry of War) 的莫列生博士 (Dr. Charles Clayton Morrison) 又謂：

『開洛在提議一種普通廢戰條約的時候，確已呈出一種新觀念。這種觀念根本產自美國和平思想的範圍以內，但對於歐洲則爲一種極新的觀念。……美國對於和平與戰爭兩項之下一箇賅而確切的定義，以及對於和平主義之採納，已不啻宣布戰爭的死刑。……如基督而猶在人間，他彷彿要說我已經看見撒但就好像電光一般從天上掉下來了。……我們的意思就是說這是和平誕生的時期。所謂和平的運動，到底已經產生，而却爲前所未有的一種運動。』

雖然開洛的眞意，是否含有：『對於一切戰爭，無論是爲的何種理由，都應在禁止之列？』是否已經下一『簡賅而確切的定義？』這就要讓我們研究他對於以下各種問題的態度了，即(一)一國是否可以用兵自衛？(二)如果可以自衛，究竟是什麼？(三)用兵自衛，這應否稱爲戰爭？(四)如一組的國家覺得非有聯合的行動不足以防衛她們自己，於是不得已而出於一種團體的自衛政策，這又是什麼一回事？茲分別討論於下。

（甲）主張廢戰者對於自衛政策所抱的態度。

開洛的提議，是否要反對一切的戰爭？以武裝來干涉尼加拉瓜及其他各地的權利，開氏是否願意放棄？以武裝來擁護門羅主義的權利，開氏曾否要加以廢止？他是否準備拋棄一切關於巴拿馬運河之武裝的防護？又是否準備廢止種種關於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權利之軍力的維持？所謂『一切戰爭，無論是爲的何種理由都應在禁止之列』云云，苟使一國而忽受攻擊，能否止其不出於武裝的抵抗？

由以上種種問題看來，開氏對於廢止戰爭制度以及『不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之提議，似難證明他言行就能夠眞正一致。即就其

提議而論，亦殊多曖昧之點；他的意思：是否要拋棄一切軍力的使用，抑或要在某種特殊環境之下保留使用軍力的權利，倒難於遽下斷言。如以完全廢戰爲宗旨，這才是純粹的和平主義者，否則如尙承認保留的條件，我們就不能捉摸他的眞意所在了。

開氏的眞意，既難於一目了然，所以派機（Kirby Page）即謂此次廢戰的辦法，不可就視爲和平主義者的運動。誠然有許多主要的主張廢戰者就是惟一的和平主義者，但也有許多不可一概而論。何況開氏之加入和平主義者的團體與否，至今尙屬一疑問。反之，如顯然否認主張廢戰者之卽爲和平主義者，正復大有人在。於此，莫列生博士嘗謂：『所謂廢戰的運動，不一定就是一種和平主義者的運動。……而關於和平主義之反覆辯難，並未影響到或包含在這廢戰的運動裏。』又廢戰的計劃（刊在 The Christian Century on July 17 1924）一文第三章第二節裏所謂：『各國間的戰爭，在國際法上，應當認爲一種公共的罪惡，但抵抗實際侵略之自衞的權利，則不可與以剝奪，』以及第三章第十一節裏所謂『國家軍備之廢除，應減至能保國內安寧與合理的國際需要之最低限度；』這在廢戰辦法裏不僅承認武裝自衞的權利且復因「國際需要」而保留軍備的組織。我們再看最近派機與美國參議員波拉（Senator Borah）的晤談裏（刊於 The New York Times, on March 25 1928）所謂：

『參議員波拉說，若使締約國中一國進攻比利時，（或其他締約國，）則其對於多邊的條約之違犯，卽使其他締約國免除對於此約的義務，而得以採取應付此種環境之最適宜的方法。換句話說，一締約國如違犯條約，自卽恢復其他締約國之行動的自由。……儘管我們希望戰爭制度如已廢除，則各國將全抱和平觀念而無需於盛大之軍備，但所謂廢戰，並非就包含解除軍備的意義。』

以及莫列生博士對於「各國在廢戰後用兵自衞是否合法」一個問題的答覆裏所謂：

『這種問題，假定一種實際的攻擊，已經發生，且純粹因一國而起，而他國則不負何種相互的責任。像這樣的境遇，其實在現在各種的情形之下是不會發生的。所以這種問題既純爲理論的，則亦惟有出於理論上的解答而已。我對於這種問題的解答，是兩重的：第一，一個實際上已經妥遭攻擊的國家，由人類天性的當下狀態看來，苟非處於完全無望之列，必將報以軍事的抵抗，這是不是合法的？在這裏，我以爲你們不能用任何立法的條文來壓迫這自衞的衝動，無論是個人或國家的情形。所謂法律，不問這是由官府規定的，或由自願的條約產生的，也不能抵觸這自衞的權利。第二，卽使戰爭眞能廢止，但一國因抵抗實際非法的攻擊而出於自衞，亦不得謂爲非法，這因爲進攻的國家既違犯廢戰的條約，則被攻的國家，自因此而解除其對於此約的義務。可是我要再說一句，我這種解答，是用之於理論的境遇裏面的。』

觀乎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在這高唱入雲的廢戰運動時期裏，一方面固可大談廢戰的條約而他方面却仍須尊重自衞的政策呢。

但是國際聯盟對於自衞政策的態度是怎樣呢？這就可引用法，德，比三國所締結的羅加拿條約做一個例子。法，德，比，是國際聯盟裏的三國，她們在羅加拿條約裏，彼此互相廢戰，但其保留的條件，則爲一締約國能有用兵抵抗其他違約國的權利。蓋所謂武裝自衞之合法的權利，無論是主要的主張廢戰者或是國際聯盟裏之重要的代表國家，對於牠（武裝自衞的權利）大概是沒有什麼疑問的。雖然，我們在這裏却要發生第二個疑問了，這就是：

（乙）什麼叫做國家的自衞呢？

孰能決定一國可以用兵的時期，以及關於自衞方面之適當的方法？在這裏美國參議員波拉就以爲：

「所謂進攻，並沒有一個什麼滿意的定義。我雖嘗作長時間的苦思焦想，也不能發見一個什麼滿意的方式。因此，所以我以爲這進攻與防衞的問題，確須決之於每一危險時期的特殊環境裏，是不能發見一個什麼滿意的定義的。」

而莫列生博士在這裏也曾發表以下的意見：

「自然有許多意料中的國家曾以用兵達到自衞的目的。但這些國家，如果要得到完全的勝利，則須有賴於一種眞正國際法庭之存在，因爲一有了這樣的法庭，則凡關於不願訴諸戰爭的國家，就

可在這裏來呈訴她的案情了。戰爭如完全廢止，像這樣的法庭，就不會再討論什麼自衞的案情。而進攻者與自衞者之間，也沒有什麼區別可言；她們適當的區別，就是有罪與無罪。在這法庭裏，無須問到：何國是進攻者？或何國是自衞者？但問：何國是犯違約罪者？何國是因此而犯國際法者？何國是因而成爲罪犯者？並且這種法庭關於上述問題之審定，則幾乎純爲自然的。而所謂進攻與防衞間之煩瑣而閃鑠的區別，並沒有一點關係。無罪的國家——即不願訴諸戰爭的國家——在法庭審問的時候，可即呈訴其寃苦。而法庭爲愼加考慮辨明案情的眞相起見，亦得傳審其他一國。苟傳審即到，則戰爭即勢難發生。苟傳審而不到，且從事於軍事上的進攻，則案情亦立即大明。故立即訴諸法庭的國家，是無罪的，而不願如此且繼續戰爭的，則爲有罪的國家。無罪的國家，是保持其信用而服從非戰的法律的。有罪的國家，是喪失其信用而違犯國際法的。至於進攻者與自衞者之無謂的分別，完全是不適當的。

「但是要請你們注意，我是將審定有罪國家的責任放在國際法庭上面，並不是放在國際聯盟或其他各國上面的。這一點，我是認爲很重要的。無論是國際聯盟或國家聯會，其所審定的意見，不能爲一純粹客觀和不偏不倚的判決，足使世界的輿論一致反對一個已經證實有罪的國家。且國際聯盟或任何的國家聯合，對於實行若是的判決之企圖，其結果必致破裂聯盟的局面而引起多數

國家的衝突。（即使不是國際聯盟的全體）任何軍政機關對於決定在衝突裏的兩國有罪與否之企圖，祇有引起嚴重的決裂，而不能與以阻止。故惟有一種審判的制度——一個眞正的國際法庭——才可以平安的擔負這樣的責任。』

然則國際聯盟裏的各國對於這種問題的態度又怎麼樣呢？這若以國際聯盟裏的理事會而論，則竟與一種流行的觀念相反，即使聯盟裏各國而有違約的舉動，牠並沒有審定的權力，僅可以表示一種意見。其究竟違約與否，則由聯盟裏的各國本身自加審定。這在聯盟開大會，理事會或委員會的時候，是時常重視這樣觀念的。一九二一年十月四日的大會，即有以下的決定：

『對於違約與否的舉動而加以審定，這是聯盟各國本身的責任。……苟使理事會的意見，以為一國已經犯了違約的罪狀，則發表這種意見的會議記錄，即應立時通知聯盟各國，並附有理由的說明，而期望各國立即對付之。』

更進一步說，理事會在各國審定一國有違約罪的時候，且不能決定如何反對這一國家的方法，亦須由各國本身自由決定之。國際聯盟的職權，事實上既小到這樣的程度，誠無怪莫列生博士輕視聯盟的本身為不值一錢了。

我們既知道所謂國家的自衛政策，以及國際聯盟的實際權限，更進就須一問：

（丙）一國如用兵自衛，這應否即稱為戰爭？

若使多邊的廢戰條約裏一締約國而有違約之罪，則其他締約國，即可免除其對於本約的義務，而得恢復其行動上的自由。然則她們苟用兵自衛又怎樣呢？她們是不是引起戰爭呢？關於這一種問題，的確有許多很不同的意見。當派機將此問題向研究國際問題的八個高材生發問時，就有一半說是的，一半說不是的。又派機向波拉探問時，波拉就以為『的確是的。如果說不是的，這與說是的實在沒有什麼區別。』即莫列生也以為『是的。』而賴允生（S. O. Levinson）則有兩重的解答：『如果在批准普遍的廢戰條約以前的期間而下判斷，這是是的，如在普遍的廢戰之後，這就是不是的。』

雖然，派機在這裏則明謂：

『我們應當要記得這廢戰辦法，對於維持軍事組織之合法性，既不能與以絲毫的影響，且不能取消一國用兵自衛的權利。雖然這一種辦法要廢止戰爭的制度，其實這一「制度之種種組合的成分，則未嘗加以廢止。蓋廢戰的辦法，並未設法使陸軍海軍的準備，公民的軍事訓練，……認為非法的舉動。而軍事準備之合法性，亦不為廢戰辦法所影響。這廢戰的提議，無論是為參議員波拉所解釋的，或是為莫列生博士所解釋的，都不能取消一國向他一違犯多邊廢戰條約的締約國挑戰的權利。如這樣的解釋，則一切想廢止戰爭的辦法，即無異仍然利用戰爭為一國家政策的工具，這就是

說，爲任何目的而起的戰爭，都是非法，只有實際上的自衛是例外。』

我們如細玩派機這幾句話，就不難明白廢戰條約爲一事，而和平運動又爲一事了。

雖然，這是不是白里安所謂『鄭重宣佈不以戰爭爲一國家政策之工具，或換一句話說，不以戰爭爲實行她們自己的自然的獨立的政策之方法』的意義呢？這又是不是國際聯盟公約的態度呢？關於國際聯盟的締約國，是已廢止進攻的戰爭的，如有這種戰爭，則締約國即公認爲非法，廢戰之說，固已不始於今日了。但聯盟各國以軍力自衛之合法的權利，則未爲此約所包含或影響。苟使一國違約，則他國即可以軍力反抗之，這種反抗，就是防衛的戰爭。然則聯盟的公約，是否不以戰爭爲國家策政的工具呢？由此即發生下列問題：所謂聯盟的戰爭是什麼呢？聯盟是否承認戰爭組織的合法性呢？所以其次須加以研究的，就是：

（丁）團體的自衛是什麼？

假設多邊的廢戰條約裏一締約國違約，則其他締約國應取何種適當的行動？波拉對於這一問題，曾答覆如下：

『這樣條約之他一重要的結果，就在要求美國來負擔守約的責任，而與他國共同行動，以反對任何違犯廢戰條約的國家。自然，美國政府須保留第一，審定違約與否之權，第二，所應取之約束的方法。但若謂此國（指美國）遇締約國嚴重違犯多邊條約時，將不免袖手旁觀，置身事外，這是斷不會這樣的。』

然則美國政府是否獨自保留審定違約與否之權與取應取的行動？對於這一問題，波拉的答覆如下：

『自然，在這樣危險的局面裏，我們是要同其他締約國協議而採取其意見的。但其（其他締約國）決議如與我們的議案大相違背時，我們也不應一定要加以接受。』

但如在廢止戰爭之後，一組的國家而有聯合用兵自衛的舉動，這是不是合法的呢？對於這一問題，莫列生的說明是：

『由以上所述之理論上的假定看來，這是是的。……至於未捲入旋渦之其他各國，在這樣環境之下，究應採取何種實際的步驟，這就是那些國家所須決定的一個問題。她們是不會袖手旁觀的。但對於傳至國際法庭而審定其案情之一國，如繼續加以軍事的行動，這就無異於攻擊國際協會而國際協會——我用這個名稱的意義，是指國際聯盟或非正式的意義而言，——就須拼命維持爲一犯罪國家所違犯之國際和平法，而立取裁判的舉動。若是，則全世界的注意之點，行將集中於這法庭的決議。而世界的輿論，亦將具一明確的合法的見地，以反對這被判爲違法的犯罪的一國。其能使國際輿論發生作用的方法，不外爲經濟的，外交的，或其他等法。所以這樣犯罪的國家，行將爲種種確定的法律上的判決所裁制，而依法削其對於任何土地或他種財產所享的權利。在戰爭廢

止的情境之下，國際法裏一種根本的規條，就確爲土地或其他財產權之剝奪而以軍力執行之。而所謂各國的聰明才力，則期其用以計劃廣大周詳而能風行的方法，以對付一種犯罪的國家，而使其復聽命於國際的聯合，庶不致誤用不適當的野蠻的方法，而妄加殺戮犯罪國家裏許多無辜的男女與兒童」

但是聯盟各國對於聯合自衛的舉動究處於何種地位呢？在聯盟的理事會裏所討論的，僅關於盟約之違犯與否以及所應採取的對付方法，而其決定之權，則仍操於各國本身。但又如聯盟各國覺有聯合用兵以反抗違約國的必要時，這是不是聯盟的挑戰而承認戰爭組織爲合法的呢？或取實例以爲證，假設羅加拿條約的保證者英，意，兩國聯合用兵以反抗一違約國，這是不是挑戰的行爲呢？對於這兩種問題的解覆，大概都是肯定的。然這種行爲同美國因保守廢戰條約而聯合他國以反抗違約國的行爲有什麼差別呢？在這裏，波拉，莫列生，以及其他贊成國際聯盟等人，就以爲「一國如遇一締約國違犯多邊條約時，是不會袖手旁觀置身事外的。」由此看來，則聯盟反抗違約國的戰爭，在原理上是顯與廢戰辦法裏主張聯合用兵以反抗違犯多邊條約的國家相同的。但有一個很不同的地方，這就是廢戰的辦法並沒有一種關於締約國得聯合行動的明文，所以波拉爲一般須顧慮保安問題的國家之安全起見，曾主張：

「當招集開會討論多邊廢戰條約的時候，關於這樣的問題，確是要顧慮到的。傳說，風俗，恐怖，怨恨，固定的習慣與制度，不能因一夕談話的神通就完全除去。我們必須是實際主義者。如昧於這種問題之心理的狀態，這就無益而有害了。所以就現在而論，似乎要退一步允許許多易受攻擊而心懷恐怖的國家來規畫共同行動的計劃，以防禦被攻的危險。」

派機在這裏所表示的意見是：

「各國對於締約國用兵反對違約國（違犯多邊廢戰條約的國家）應否稱爲戰爭一個問題所應表示的一致意見，是非常重要的。苟使這樣的行爲而稱爲戰爭，則所提議的條約，並未詆斥一切的戰爭。苟使這樣行爲而非戰爭，然則應稱爲什麼？又苟使進攻與防衛戰爭間的區別不眞確，我們又如何區別一方面是違約國的用兵而他方面是被攻國的用兵？

「總之，武裝自衛，是廢戰辦法與聯盟公約裏所允許的。在這兩方面裏，各國對於違約與所應取的對付方法之決定，都是各爲本身着想的。對於違約國之用兵，參議員波拉與莫列生博士稱爲戰爭，而國際聯盟的信徒則稱爲防衛的戰爭。而對於違約國之聯合用兵的自衛，這兩方面都是贊成的。所以沒有一方面眞欲詆斥一國之一切用兵的舉動。這兩方面不過想拋棄以戰爭爲國家政策的工具，想詆斥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而已。」

至於多邊廢戰條約對於國際聯盟的影響，波拉曾極力作以下的聲明：

「這與聯盟一點不抵觸。反過來看像這樣的條約，還許會分外增加聯盟的勢力。盛行現世的戰爭組織，根本就是日內瓦前途最大的障礙。故將列強間的戰爭痛加詆斥，將立可定一普遍的條約而完全拋棄以戰爭為一國際政策的工具。由此而後，則聯盟就可專注其心力於其建設的有利的事業上面了。……」

而派機的意見，則頗帶悲觀的色彩，以為：

「在這裏如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兩種重要的價值：第一，主張廢戰的人與信仰聯盟的人之區別，並不如普通所懸揣之甚。

「第二，就須注意開洛與白里安的計劃的大缺點。他們並未將斧頭放在戰爭組織的樹根旁邊。也未嘗詆斥各國之一切用兵的舉動。兩方面的計劃，都留有很大的漏洞而與各國以進攻的藉口。假設甲國對於乙國已有進攻的計策，又假設她們都是多邊廢戰條約的締約國，然則什麼才可以防止甲國（她同其他的締約國一樣，也有自決之權）不以乙國為違約國而藉以恢復其用兵對乙的合法權呢？各國對於用兵自衛以及自決實行自衛時期之保留權，如一日不取消，則廢戰之說，即一日無實現之望。大概這種問題最後是要等待某種國際法庭所成之世界法庭來加以審定了。

「我深信促成廢戰運動之最好的方法，在希望美國誠心與聯盟各國合作：第一，共同拋棄以戰爭為一種國家政策的工具，第二，共同詆斥各國之任何用兵的舉動，第三，共同建設種種國際的機關，由是而和平解決各國一切的爭端。」

我們聽了派機這一番話而加以審慎的思索以後，如仍然宣傳這次廢戰運動的目標就是和平主義的理想，差不多要被美國和平雜誌(Advocate of Peace)譏為一種隔靴搔癢式的和平主義者(Bootleg Pacifists)之『聳動聽聞的廢話』(grandiose garrulity)了。

四　自衛政策與和平運動

尼布爾在所著和平主義與武力一文裏曾經說過：

『以兵相見之國際的衝突，若以道德的眼光看來，是非常的無用而又非常的危險，其重要理由有二：（一）一種國際爭端的武力，是參加這種爭端的一部分國家使用的，所以這種武力祇有擴大爭端，而不能解決引起爭端的罪惡與誤會。否則如武力有排難解紛的可能，則須使武力由一種公正無私的機關施行之而後可。（二）國際衝突裏如使用武力，則必致殺戮無辜的人民。』

由此而知美國國務卿開洛所提出廢戰條約之建議，所謂嚴重詆斥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並拋棄以戰爭為一種國家政策的工具，各國如以愛護和平為名，自無由反對其原則，故近來德，日，英，法，意，比，愛爾蘭，加拿大，新西蘭，波蘭，澳洲，南非，印度等國皆先後有接受美國廢戰提議之表示。惟其中所足引為深憂之關鍵，即在各國對於正當自衛權之保留。其尤露骨聲明的，如：日本政府對於美國所提議之第二次廢

戰條約，仍照第一次廢戰條約同樣根據不拘束各國之正當自衛權爲主旨而答覆美國；法國答覆美國廢戰提議的公文，對於美國提議所附之解釋，所謂該約決不限制或危及各國抵制攻擊或侵犯之自衛權，每國對於時勢應否作自衛的戰爭，實爲一主斷人云云，特別表示無上的欣慰；英國張伯倫代表英國致詞裏曾謂：介他滿意的，此次序言裏所加入之文，足以適應其所提出之第一點，即締約國有一違犯約文從事戰爭的，則其他各國當然被解除其對此一國之義務是已；……他切實聲明英國之接受此約，附有條件，且不妨礙在世界某某區域內的行動自由；……此約誠如開洛所言，不限制或妨礙自衛之權，在環境相迫必須作戰以謀自衛時，各國獨自有其決定之資格。由此就可看出這些帝國主義式或資本主義式的強國對於自衛權堅決保留之苦心。自衛是否應稱爲戰爭？是否含有挑戰的意味？這在上節裏已經特別加過一番反覆的討論。在這番討論以後，我們如不是一個隔靴搔癢式的和平主義者，則對於派機所謂：『各國對於用兵自衛以及自決實行自衛時期之保留權，如一日不取消，則廢戰之說即一日無實現之望，』大概不會忘却了罷？

或者有人說：各國所謂自衛的意義，如僅指保衛國防的安全而言，則亦未始不可。所以國際間廢戰目的之能達與否，須視各國誠意如何而後定，各國對於軍事上的設備，如眞心僅爲國防上的自衛而設，則各其國，自無侵略人之意而廢戰的目的，就可不達而自達了。不知所謂國防的意義，就是一個帶有侵略性質的名詞。蓋國防不外指一個國家的防衛而言，而國家的本質，遠如進化主義者斯賓塞，即以爲這係淵源於侵略，而由此繼續形成一種侵略的制度，所謂防衛，不過是一種由於需要所逼成之後生的思想；近如無政府主義者突凱爾（Tucker），且於侵略的屬性之外，並承認國家或政府乃係一種濫行威權而日以壓迫人民開拓土地爲事的制度。知乎此，則所謂防衛的意義，不外如托爾斯泰所謂：

『各國政府，因爲要能夠存在的原故，就必須防衛其國家以反抗其他國家之攻擊，但因沒有一個國家需乎攻擊其他的國家，所以各國政府不僅不願意和平，且復極力引起他國對於本國的怨恨。既引起他國對於本國的怨恨，復引起本國的愛國思想，於是政府中人就警戒其人民，以爲他們已經發生危險而必須防衛他們自己了。

『……所謂抵禦外敵的防衛，不過是一種藉口。德國政府藉俄法二國以恐嚇其國人，俄國則又藉德法二國以恐嚇其國人，推之各國，也莫不如是；但德人，俄人，法人，則皆不願與其鄰人或他國相戰；他們願意同他們和平相處，而其畏懼戰爭之心，則遠勝於一切。……各國政府既煽惑其人民及他國政府，然後則假意藉鞏固本國的利益或防衛爲詞，而不能不宣告戰爭，其實所謂戰爭，僅能有利於將士官僚商賈，尤其是資產階級而已。……』

卽尼布爾也以爲：

『假使一國以爲除軍力以外，就不能防禦鄰國一旦進攻的危險，這是很容易證明的，因爲猜忌能引起猜忌，恐怖能引起恐怖，怨恨能引起怨恨。在這兩者之間相生相成的現象裏，就可於法德二國的關係上，看出德國國家主義者由戰爭所得之每次的勝利，如何促進法國排外主義者（Chauvinists）的努力；（反而觀之亦然）而其有利於一國可靠的武力方面的，其結果幾全爲他國可靠的要素之直接的利益。……』

我們一究托尼二氏所述之眞意，再證以目下國際間的實況，如法之惡德，意之忌法，英之恐俄，以及美國之須保護南美的投資，日本之欲維持滿蒙的利益，又孰能擔保甲國國防與乙國國防的背景不含有挑戰的舉動，侵略的性質？再觀列甯所謂：

『帝國主義是資本集中大權獨攬的時代，其所引起的趨勢，到處都是侵略，而非解放。……所以帝國主義者間或帝國主義者外之聯盟無論其取的什麼形式，無論是一種資本主義者反對其他資本主義者的聯合，或是一種包括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聯結，都不免要復現戰爭的時期。所謂和平的聯盟，實已預備戰爭的藉詞，且又導源戰爭於將來，（由其一卽可影響其他）更由帝國主義者在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間的聯絡與關係，而產生和平與戰爭之交替的形式。』

及托爾斯泰所謂：

『茍使一美人願意美國所欲的偉大與幸福駕乎其他各國之上，而一英人也願意他的國家如此，並且一俄人，一土耳其人，……以及各國的人，都相信這種欲望，不僅無須祕密或抑制，且應爲一種驕傲的事件而應在國內國外發展出來；又茍使一國的偉大與幸福，非損害他國（或其他等國）則不能獲得，然則戰爭如何可以避免呢？……和平如依賴列強的均勢而得，然則均勢的單位，如何可以決定呢？……三角聯盟雖稱爲和平的聯盟但我們看牠却是一個戰爭的聯盟。』

觀乎此，我們能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此次參加廢戰條約的各強國，能卽改變其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野心，而不致如列氏所說之甚？不知又有什麼方法可以聲辯這些強國裏的人物，不會像托氏這樣的過慮？如果沒有確實的方法來作這樣的證明或聲辯，則所謂『各衞其國，自無侵略人之意』的國防，恐怕斷不會這樣簡單罷？

若以自衞爲言，則由前節裏波拉，莫列生，派機等人關於自衞問題之反覆討論看來，自衞與戰爭，正是一個連帶的問題，根本談不到什麼廢戰！觀於此次日，法，英，等強國在廢戰條約裏對於自衞權之鄭重保留，正無異列氏所謂『和平的聯盟，實已預備戰爭的藉詞；』托氏所謂『雖稱爲和平的聯盟，但我們看牠却是一個戰爭的聯盟』了。

又若希望各國對於軍事的設備，眞心僅爲國防上的自衞而設，此茍

稍知世界列強對於海陸空三種權力以及新式殺人武器之互相追逐的內幕，則眞如癡人說夢惟有失望。且美國和平會曾經研究過二百八十六次戰爭的原因，（自君士坦丁戰爭以來之一切重要的戰爭）覺得沒有一次眞由於自衛而起；然則對於目下充滿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氣味的列強，還談什麼眞心的自衛的所謂國防上的自衛云云，旣不外爲一篇爾詐我虞的鬼話，那末，廢戰的目的，雖屬可以不達而自達，但在目下看來，似乎還沒有到了這個時期呢。

有了自衛問題，就談不到廢戰運動，也談不到和平運動，我們旣經確定了這一事實；由此就更可看出莫列生博士所主張的一種國際法庭，却好像是一種可笑的滑稽。莫氏旣輕視國際聯盟不值一錢，不能不許其思想透闢，眼光獨到，但不知其心目中的國際法庭，是不是仍由國際組合？如仍名副其實由國際組合，又不知如何可以免去在二三列強操縱之下的國際聯盟的缺點？國際法庭如僅爲一審判國家有罪與否的機關，將何以不致如威爾士所述：『無異於一個爲二三末攜武器的警察所保護之裁判官，將不免爲一種諧談而已？』

誠然，有了一個國際法庭來審判有罪無罪的國家，就可根本解決進攻與自衛的問題，不必再有所藉口；消滅戰爭實現和平之道，莫善於此。可是一由上段所發的幾個疑問看來，國際法庭之成立的方法與時期，尙屬一個很大的問題；即使有了一個這樣的法庭，而國家又有異於人民，未能即能服從其審判的手續。觀於托爾斯泰所謂：

『私人的自我主義是很奇怪的，但是私人生活的自我主義者，並未攜武器，亦未欲準備或使用武器以對待其敵人；蓋私人的自我主義，是受政治權力與一般輿論支配的。一個攜鎗的人，如牽去他鄰人的牛，……立刻就要爲警察拘禁起來。除此而外，這樣的人，又要爲輿論所譴責——被稱爲盜賊。這就與國家迥不相同了：各國都是武裝的，——並沒有再加於她們以上的權力，除非是一種滑稽的企圖，想捉住一隻鳥，而用點鹽灑在牠的尾巴上，——關於建立國際議會的企圖，顯然不能爲強國所承受，而其足以警戒私人任何暴行的輿論，則祇有讚美，提高愛國思想的美德以擴張本國的權力。』

則所謂一個國際的法庭，不知如何可以處分這樣的強國如同私人一樣？即使進一步說，假設這樣的法庭竟能操縱武力，又不知法庭中人如何才能公正而無私。故尼布爾即謂：

『假使武力而在一公正的法庭操縱之下，則這種法庭自有一較優的補救機會，（至少或不至於完全有傷道德）而非僅僅爲一處置衝突的工具可比。然其必須加以注意的，即於大團體的（國家的或經濟的）爭端間如欲產一公正的會社或一公正的法庭，其難尤遠勝於私人爭執間之一公正會社或法庭，故設法完全消滅武力以克服團體間的衝突，較之設法消滅武力以解決團體內私人的困難爲尤要。……』

關於這樣情形的背景與眞相，尼氏也曾顯明的述及：

『和平主義者謂一切爭執都由於種種誤會而起，而這些誤會，則可爲較高的想像力所解除；我以爲這未免太看輕了題目了。當強者侵略弱者的時候，他們就會發生一種衝突，但這種衝突，並不是誤會的結果，乃係由於人類的獸性而來。強者有時或能相信蹂躪弱者未必卽有補於其最後的利益，但若非弱者對於壓迫方面提出某種的反抗則強者決難產生這樣的信心。……因此，所以被壓迫的階級，種族與國家，如工人，黑人，印度與中國之類，就不能僅以求助於其壓迫者的想像力與公正心就算了事。關於實利與實力方面，如有大不平等的所在，卽難建立種種道德的關係。蓋貧弱實足啓人以侵略之心，卽最聰明的有道德的人物，其對付不能反抗強暴之徒，較之能反抗者尤易發生無道的舉動。所以一個老大的中國，就不能使得世界注意其禍亂，而一革命的中國則能如此。甚至未忘西方帝國主義在東方的罪惡之一般社會理想主義者，一遇這大部分風起雲湧的國民運動，就趕快因以發現了良心了。



『反抗強暴而不用實力與暴力，這也未始不可。在一重視良心與想像力的世界裏，被壓迫者自可設法反抗其壓迫者，而聲訴其罪狀於輿論之前以懲戒其罪惡。但這爲我們所居的世界，好像不是這樣的專講精神的僅欲陳訴於罪犯及其所處的社會之良心之前而冀其（罪犯）痛自悔恨，恐怕不容易常常做到罷。……』

我們細味尼氏這一番剴切詳明的話，覺得一一皆拿實際的背景與眞相，沒有一句是捕風捉影的空談；故審勢度情，豈惟國際法庭是一個不易實現的空中樓閣，卽廢戰條約裏所謂『締約各國以同意協定，彼此之間或許發生之一切爭端或衝突，不論其性質或原因如何，除以和平方法解決外，概不得訴諸其他方法』云云，在這不講良心與想像力的世界裏，恐怕也不容易常常和平的公正的做到罷。以後一般最聰明的有道德的人物，或許怕談什麼戰爭一類的名詞，能專在「自衞」這個名詞上做一番咬文嚼字爾詐我虞的工夫，可是『自衞自衞！世界許多戰爭，就要多假汝之名而行』了。好在廢戰條約將於八月間在巴黎簽字，不信的人，請再看下文罷！



國民革命軍北伐戰爭之經過（下）

張梓生

國民革命軍第三期戰績——津浦京漢兩鐵路線之戰爭與晉軍之實行對奉作戰

一 第三期戰事在北伐軍事全程上之價值

本章敍述自十六年五月至十六年終——八個月間革命戰爭之經過。此八閱月之戰事，包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作戰計劃中第三期（肅清江北攻取徐州）第四期（由徐州攻山東）及十月四日國民政府再申北伐令後之諸戰役；亦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五月初旬第二次在南京誓師及革命軍十月初旬二次渡江後之戰事也。記者因圖敍述全部戰史之便利，及包括武漢軍，國民軍聯軍，北方國民革命軍等各方面之戰事，故綜括之定為國民革命軍之第三期戰績。

國民革命軍第三期北伐戰事之進行，雖因日本帝國主義者出兵山東，及寧漢互防，陳兵湖口之關係，受不少之影響，使敵人得苟延殘喘，且能乘機一度南下，以致龍潭激戰之役，震動東南，幽燕直搗之期，遲誤半載。此與一，二兩期震驚全國之戰績相較，未免稍有遜色。但就北伐軍事之全程觀察，其價值有可得而言者：（一）在一，二兩期戰事中，革命軍對於其敵人——軍閥，固取各個解決之策略，即其自身——革命軍隊之全體，亦不免進行未能一致之缺點；及第三期而革命軍隊全體動員，豫軍與蘇皖軍既取得適當之聯絡，晉軍突起，更成南北呼應之形勢，同時，其敵人北方反革命之各軍，亦齊集於安國軍旗幟之下，作步伐一致之掙扎：故此一時期，實革命各軍與反革命各軍中堅戰爭開始之時期也。（二）北伐戰爭開始之時，各大軍閥部下贊成革命運動之軍隊，除前所述浙皖各軍及鄂贛軍之一部外，尚多因與其首領舊有之關係，不遽易幟響應，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尚是涇渭未分；及革命軍打到黃河流域，兩大勢力之中堅戰鬬開始，於是河南軍隊首因吳佩孚之入川而相繼樹青天白日之旗，對南下之奉軍施行攻擊；津浦路上張宗昌孫傳芳部之王金韜張克瑤陳以燊各師亦先後轉戈助革命軍向軍閥作戰。其尤足引人注意者，如葉開鑫任革命軍第四十四軍軍長後在津浦路之

奮戰，劉鎮華在馮玉祥部任第八方面軍團長後在豫東之努力，亦頗多可述之功績：故此一時期，亦可謂爲革命者與反革命者分清界限之時期也。

第三期北伐進行之形勢，就積極方面言之，略如上述。若更就消極方面言：則孫傳芳偸渡龍潭，由津浦路南晉軍大隊因防豫軍東來，未能南下應援，致孫軍爲革命軍一七兩軍所殲，終歸失敗；馮玉祥初敗於舊京漢路，而奉軍精粹因懼晉軍截其後路，不敢乘勝直進；凡此互相牽制，使反革命各軍受革命軍之攻擊，應付未遑，不能同擊者，迫於形勢，結果應爾也。吾人觀第三期戰事完畢之時，南京之革命軍屢退屢進卒能佔領徐州；馮軍前進雖受挫折，總在鄭州以北與敵相持；晉軍縮短戰線後，卒能力守雁門娘子兩關之險，則第三期戰爭之最後目的已達到，只於中間略遭挫折耳！

二　南京方面革命軍三路北進之戰績

甲、第三期作戰前革命軍與敵軍隔江相持之形勢

四月一日至五日之數日間，黨國諸要人尚力謀避免上海武漢兩方面之破裂，蔣中正總司令亦擬定統籌全局之四路北伐計劃，其計劃爲：（一）以已渡江北上在津浦路作戰之原有江右軍程潛魯滌平等數軍爲第一路軍，沿鐵路北進；（二）以已在皖北之原有江左軍李宗仁陳調元等數軍爲第二路軍由皖北直衝隴海路，攻徐州之西；（三）以武漢唐生智所部三軍及劉佐龍部爲第三路軍，由舊京漢路北上；（四）以何應欽所率之東路各軍爲第四路軍，由鎮江渡江攻淮揚直出海州，脅隴海路之東。乃此計未實現，而上海武漢兩方（以後稱寧漢兩方）卽實行破裂，豫定之第三路軍既成同舟之敵國，第一路軍之程魯兩部亦放棄前線遁往武漢，第二路李陳諸軍受其影響，不得已退保蕪大，第四路已占揚州之第十七軍亦因此退回江南。敵人乘之，兩路進迫，蔣中正總司令於四月九日赴南京坐鎮，而一時亦無術以卻敵軍此時戰局之形勢爲：

一、南京正面，張宗昌褚玉璞之直魯軍已以白俄兵駛鐵甲車爲前鋒衝至浦口，屢以飛機巨礮攻擊南京；

二、沿江方面，孫傳芳部分路齊來，自鎮江至常熟，與革命軍隔江相持，欲伺機渡江南侵，渤海艦隊攻吳淞圖衝入長江，掩護其陸軍渡江；

三、皖北方面，未退各軍馬祥斌王金韜在合肥，張克瑤及三十三軍之一部在六安，被敵圍困，奮力苦鬭，僅得保持各城，以牽制敵軍。

以上三路敵軍，張宗昌部十六萬人以上，孫傳芳部約五萬，其勢殊未可輕視也。

乙、第三期作戰計劃之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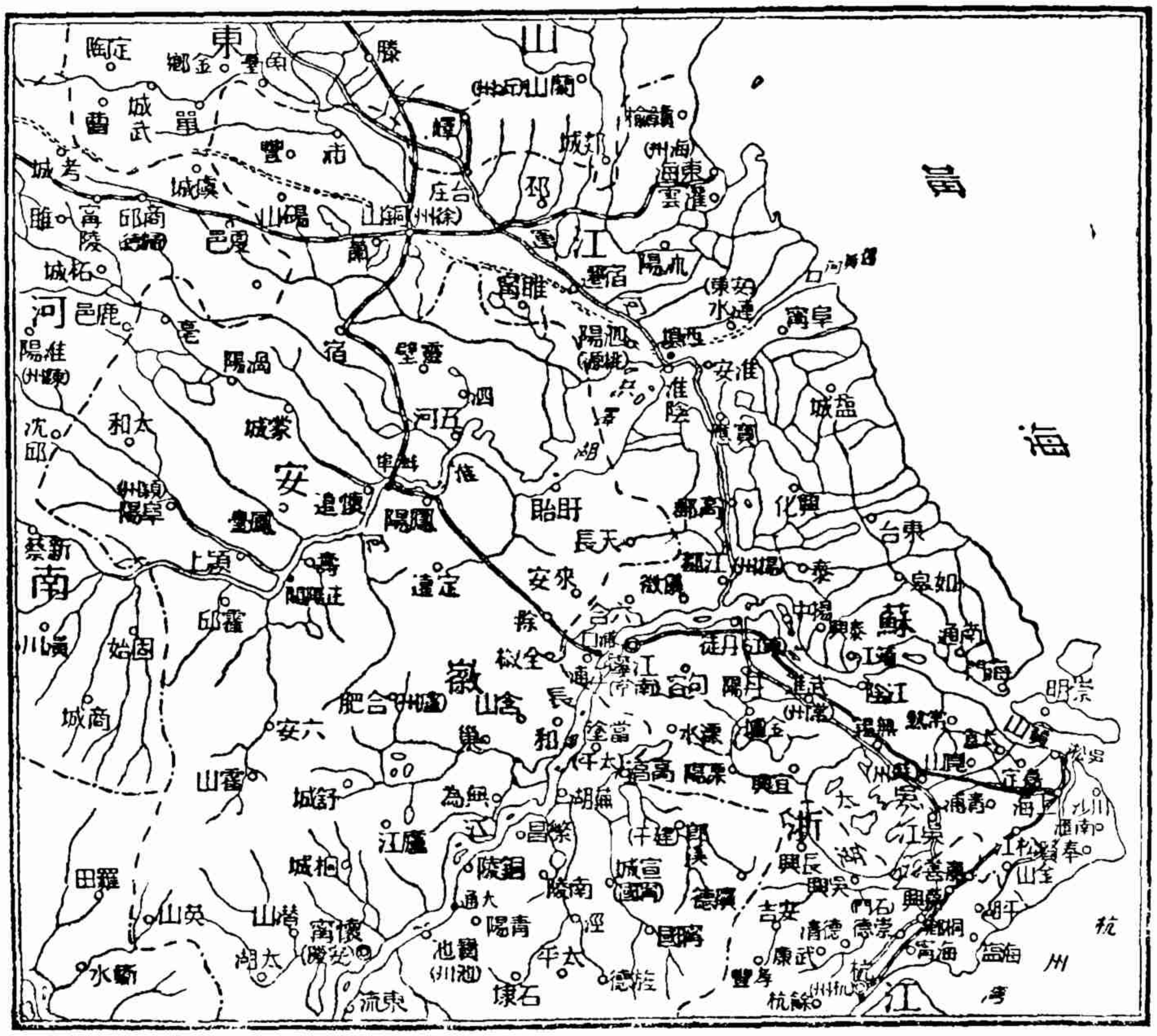
南京國民政府既成立於此危難之局勢中，四月二十四日於敵人隔江開礮飛機威脅之下，召集海陸軍領袖開重要軍事會議，通電表示關於黨國大計之六項議決案『海陸軍一致完成北伐』卽其一也。時敵軍方面，孫傳芳不受招撫，所部在隔江攻擊鎮江之軍隊與浦口直魯軍相

呼應，日夜向江南開礮，南侵之勢頗急；奉軍得河南後，張學良親至蚌埠晤張宗昌協商以奉軍由豫東入皖北助直魯軍南攻，形勢之危，間不容髮。革命軍總司令部於五月九日新定三路反攻之計劃，其計劃為：

一、何應欽任第一路軍總指揮，率第十四，十七兩軍及第一，第二十六兩軍之一部，由鎮江常熟渡江北進，肅清江北，依前所定第四路路線北伐；

二、蔣中正總司令自任第二路總指揮，由白崇禧代理，以陳調元為前敵總指揮，率第一軍之一部及第四十，三十七各軍並前第六軍楊杰之一師，由浦口渡江北上，任津浦路正面作戰；

三、李宗仁任第三路總指揮，將第七，十，二十七，四十四，及十五軍之一部與原在皖北之第三十三軍，馬祥斌王金韜之獨立師，分組五縱隊，由蕪湖分兩路進行：甲、斜截津浦路攻浦口直魯軍之側背；乙、北上解六安合肥之圍，聯合進攻隴海路，截斷敵軍與河南奉軍之聯絡。



丙、徐海克復之戰事

三路大軍之渡江　計劃定後，於十三日準備完畢，下三路總攻擊令。時第三路軍已因阻敵軍進攻蕪湖及援救合肥，先行發動，舉全力擊退合山巢縣之敵，佔領其地後，以第二三縱隊援合肥，第四五縱隊援六安，與敵許琨孫百萬馬濟各軍激戰，敵軍披靡，馬濟因梁園之奇襲失敗，兵潰身死。總攻擊令下後，第三路軍第一縱隊已與由采石渡江之第二路軍陳調元部聯絡斜截浦口，掩護第二路軍渡江，十五日與敵軍在浦口之張繼善杜鳳舉兩軍接觸，白崇禧乘機率第二路主力在海軍礮火掩護之下，舉行強渡，佔領浦口。而敵軍白俄隊猶以豬頭山為掩蔽，匿蘆洲中發猛烈之礮火，第二路軍冒險勇猛前進，繼續渡江。張宗昌知

不能支，乃於十八日下總退却令，集中直魯軍十餘萬人於蚌埠臨淮。時第一路軍猶與孫傳芳在鎮江常熟間隔江相持，第二路軍於肅清浦口殘敵後，即以第四十軍及第一軍之第一師向右發展，進攻孫傳芳軍右翼軍所在之六合，佔領六合後，追躡敵軍以攻儀徵，迫孫傳芳攻鎮江之軍隊向後退却，第一路之第十七，十四，二十六各軍遂得於二十二日乘勢在鎮江江陰常熟渡過長江北岸。此革命軍三路大軍渡江之經過，亦其作戰計劃第一步之成功也。

攻克蚌埠　第一路軍既渡江，進行極爲迅速，二十四日攻下揚州及通泰各縣後，更向北急進，迫孫傳芳五萬以上之軍隊分路倉皇退走，不敢斜窺津浦路。在津浦路正面作戰之第二、三路軍既無左側及後方之顧慮，乃以全力從事於由津浦路北進之工作。時由鐵路前進之第二、三路聯軍葉開鑫賀耀祖陳調元三軍已佔臨淮；第三路二、三兩縱隊由合肥定遠側攻蚌埠亦於二十一日佔領其地。先是，五月十四日，總司令命令二、三路軍，謂『時局嚴重，須於二十一日以前克復蚌埠，方有挽救，……』至此乃完全達其目的，第三期軍事計劃，大半得告成功矣。

徐海兩州之佔領　蚌埠克復後，更進行迅速攻取徐州之工作。三路軍隊之配置，略有變更：第一路須肅清淮陰宿遷之敵軍孫傳芳部，較爲費力，且進行時無鐵路以供運輸，尤難期其迅速，正面各軍突進，頗有右顧之憂。乃以第二路軍之一部及第三路第一縱隊向東北斜進，擔任右翼，以防敵軍孫傳芳部援徐；第三路軍以第四縱隊指揮官王天培部爲前敵總指揮，聯合第二路軍之一部任鐵路正面作戰，由固鎮宿縣直迫徐州；第三路軍第五縱隊之第三十三軍及王祥斌王金韜兩師任左翼，攻下壽州鳳台後，由蒙城永城攻隴海路，脅徐東，並阻河南奉軍東援徐州。新作戰計劃既定，蔣中正總司令往來各地，親行檢閱，並爲指揮全軍進攻，於二十八日渡江北上，赴津浦鐵路正面督師。各路軍隊中中路進行最速，三十日，第三路軍第四縱隊已迫近符離集，成突出之勢，與敵方新到援軍（奉軍）激戰，敵軍後退，三路軍仍冒險前進，並擬第七軍之一部聯絡固鎮宿縣之線，令左翼急進，期奪碭山，以阻河南奉軍繼續東來。各路不惜犧牲，迅速猛進，擊退沿路頑抗之敵。六月一日，正面王天培之第十軍夾溝一戰，擊退敵軍，復隨後緊追，於二日佔領徐州，完畢鐵路正面之戰事工作。同時，左翼亦擊潰敵軍，迫亳縣；更急進而佔領碭山單縣；右翼第二路軍亦於九日佔領海州；復成齊頭並進之勢。第一路軍更自淮陰宿遷急進，在海州迫孫傳芳部之白寶山軍歸降。孫部各軍時已遁入山東境內，堅守要地，以圖休息，第一路軍出其不意，乘勝長驅前進，直追入山東，於六月十二日迫郯城。前線乃轉成右翼突進之形勢矣。

三　河南戰事與馮唐會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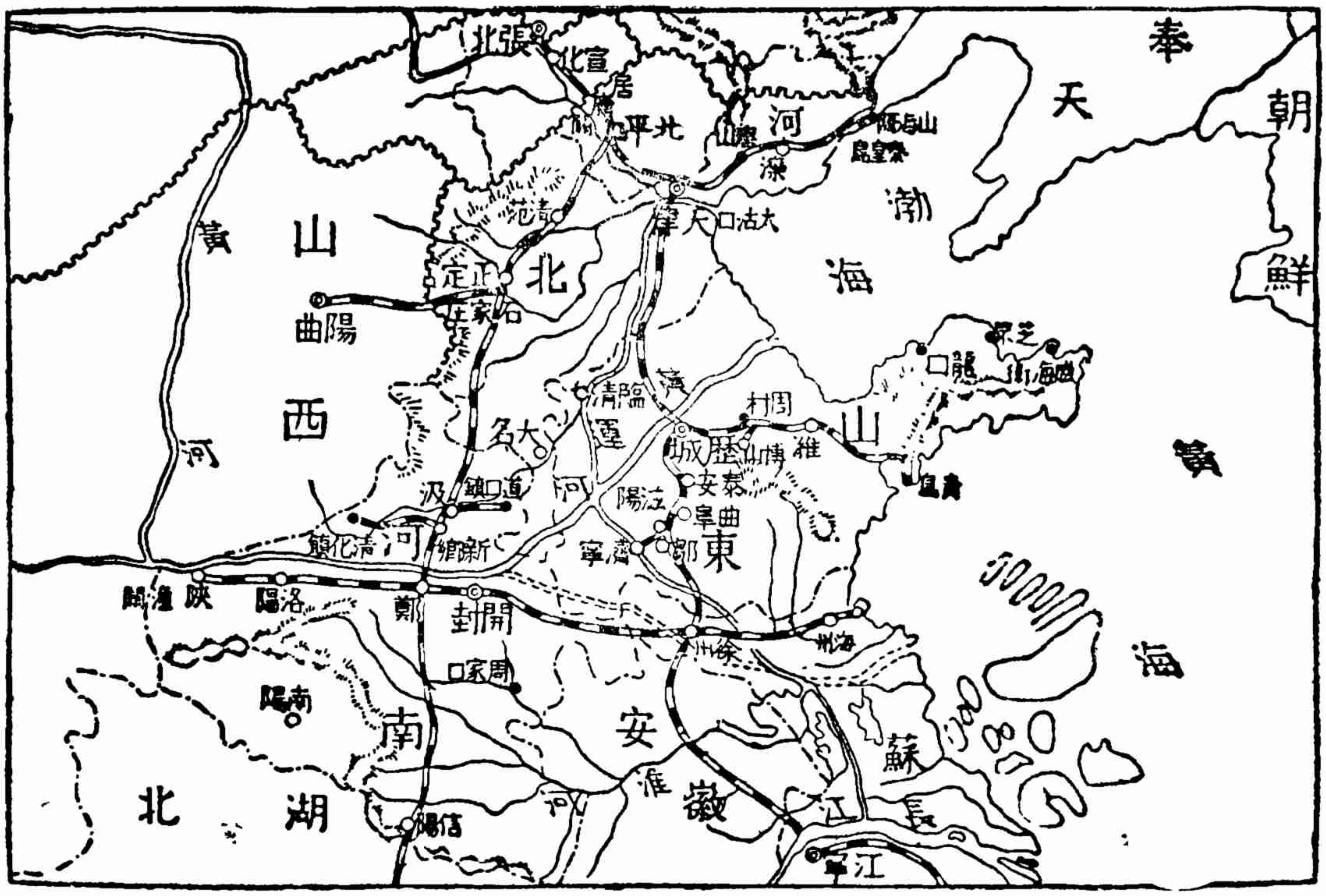
當津浦路上革命軍佔領徐州之日，唐生智所指揮之武漢軍與馮玉祥之西北軍亦已與奉軍在河南經過劇戰，會師於鄭州。此時之形勢，以隴海鐵路作鴻溝，反革命之奉直魯孫各軍處隴海鐵路以北，據津浦及舊京漢兩鐵路之北段；革命軍南京武漢西北三大軍在隴海鐵路以南，

由津浦及傳京漢兩鐵路之南段北攻。同時，山西已懸青天白日旗，閻錫山改編晉軍十二萬人爲北方國民革命軍，由大同娘子關兩路發動。反革命各軍，實不啻受革命各軍之大包圍矣。茲將河南戰事之經過分節敍述於左：

甲、河南北伐戰爭之楔子

——奉軍入河南與吳佩孚部之反奉

河南之吳佩孚軍與武漢之革命軍自武勝關戰役後，即成各不相犯之峙勢。此因吳佩孚既號令不行，坐困鄭州，無力使部下反攻；革命軍在武漢者僅餘第四、第八兩軍，休養擴充，亦須時日。兩方均無急戰之意，局勢遂形寬緩。惟另一方面，張作霖自成立安國軍後，堅欲以奉軍自京漢路南下，藉助吳反攻之名，以實行攘奪河南地盤之計劃。初尚密派代表，



向吳疏通聯絡，並與吳部將領接洽；繼竟大軍南開，實行壓迫。時吳佩孚部下亦有聯奉反奉兩派，自相衝突。聯奉之寇英傑等以引奉軍入河南爲得計，反奉之靳雲鶚等乃不得不南聯武漢革命軍，以遂其反奉之目的。二月初旬，靳雲鶚已在信陽團結反奉各軍，樹保衛軍之幟。惟與武漢方面雖妥協，尚冀革命軍不入河南也。及二月中旬，奉軍繳吳佩孚部黃河北岸軍隊槍械，以重兵渡黃河南開，靳雲鶚自信陽率軍北援，兩軍開始接觸，中經數次大戰，互有勝負，卒以奉方兵精勢大，至三月底，鄭州開封相繼爲所佔領。豫南吳部漸次分化，奉軍自鄭州開封更行南侵。靳雲鶚部久戰疲敝，許昌之役後，能戰之將如高汝桐劉培緒輩或陣亡，或被虜，已無力支持，乃發急電，派代表，請革命軍開往河南援救。此爲四月

間奉吳兩軍內部之衝突，雖屬第二期北伐戰爭中所發生之事，然實以後河南北伐戰事之楔子也。

乙、武漢軍之北伐

出師之經過　武漢方面，初欲以吳佩孚部反奉各軍爲屏障，暫免與奉軍直接作戰，以便培植實力；繼因與上海方面衝突，無暇北進，任靳雲鶚負阻止奉軍之責，另任馮玉祥爲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由潼關東征，向鄭州作側面攻擊。及南京四月二十四日海陸軍會議宣言一致完成北伐，長江方面內部之衝突和緩，乃亦決定派唐生智張發奎所部之第八、三十五、三十六、第四、十一等五軍及兩獨立師實行入河南。四月二十九日各軍輸送完畢，盡達目的地，唐張由漢口北行，視察舊京漢鐵路南段靳雲鶚軍，令以一部在原防維持地方，以一部由豫東北進攻開封歸德；而由唐張本部能戰之軍對付奉軍，任正面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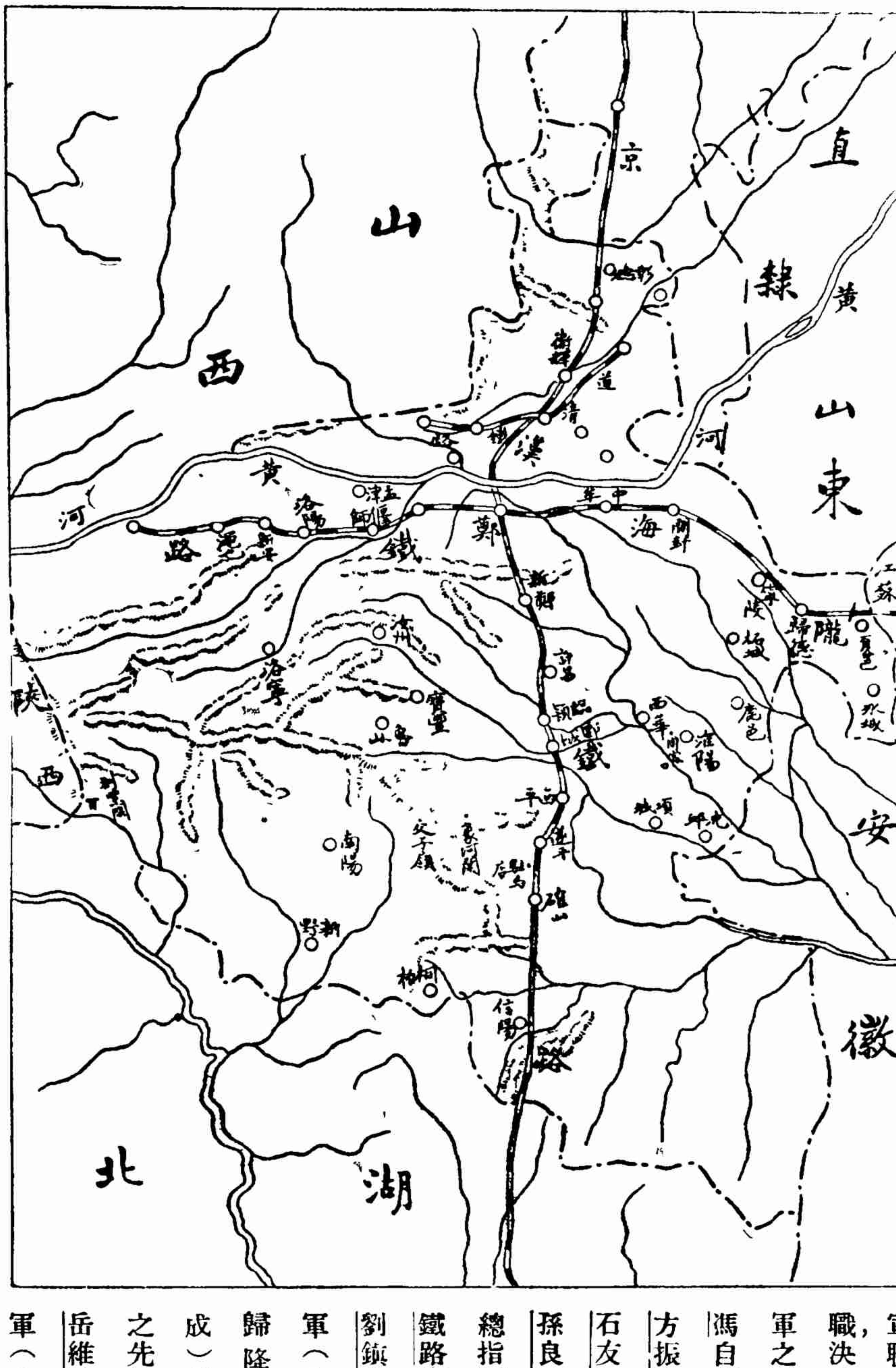
武漢軍入豫後之第一戰　五月一日之戰，奉軍猶未知北伐大軍入豫，依原來計劃行軍，自郾城派隊南下，包圍靳雲鶚部於駐馬店以北之一小站，而圖繳其槍械；不知北伐軍更在奉軍陣線外作一大包圍，而舉行突擊，奉軍不備，內外受攻，反損失巨數之槍械及軍用品，不得已退守漯河北岸。此爲武漢軍入河南後之第一戰，而由軍略取勝者也。

河南之第一次主力戰鬭　此後奉軍更定計劃，中路堅守漯河北岸，自西平伸其右翼，利用騎兵之活動，向南包抄，謀繞至駐馬店，與確山附近田維勤軍聯絡，截遂平北伐軍後路。唐生智亦以主力軍斜出鐵路東面，側攻西平，兼襲郾城。兩軍於五月五日開始在西平東側之上蔡縣作主力之戰鬭。時奉軍在戰線者有六旅之衆，與北伐軍作繼續十餘日之激戰，確山以東之汝南所駐田維勤軍之一部，助奉之行動漸形顯著，北伐軍所處地位頗險。奉軍戰報，時傳唐軍受損失而退，包抄計劃將成功，並非無因。但其結果，則北伐軍雖受重大之犧牲，終得最後之勝利，至二十一日奉軍因陳琛部在周家口附近全軍覆沒，勢頗不支，更作第二次退卻：在鐵路以東者退過西華周家口；在鐵路線者退郾城。戰後，北伐軍傷兵繼續運至漢口者每日二三千人，戰事之劇烈，犧牲之重大，不難想見。惟唐軍屢以新奇之戰略包圍奉軍而繳其械，並於肉薄時多所擊殺，不特使之受同樣之犧牲，亦足以破其膽而奪其魄矣！

第二次主力戰鬭與鄭州開封之佔領　北伐軍上蔡戰後，重定二次作戰計劃，以張發奎部第四、十一軍及賀龍之獨立師攻取周家口，即由周家口分三路：一路聯靳雲鶚部迫開封；一路直趨臨潁；一路經西華攻許昌；於鐵路正面則以唐生智部第三十六軍迫郾城。彼時馮玉祥軍在豫西已分六路東行，聲勢極盛。奉軍兩面受敵，且不得不抽調其南路軍隊赴西路助張治公拒馮，故第二次戰事，敵勢已較爲減殺。奉軍曾謀以一戰挽回已失之形勢，於二十六日舉行西南兩路總攻擊，其主將韓麟春親赴許昌指揮，惟軍心已亂，鬭志全失，卒歸於失敗。唐生智部鐵路正面之第三十六軍由軍長劉興指揮於二十七日全日激戰之後，強渡漯河，斃敵數千，俘獲數千，連下郾城臨潁二城；東路張發奎部，於二十九日

佔許昌；兩路聯合北進，於三十日攻下新鄭。時馮軍由洛陽西進甚速，山西軍在娘子關之軍事行動亦完成，河南紅槍會與馮軍祕密聯絡，更處處與奉軍爲難，韓麟春親乘飛機視察前線，見馬隊不戰而退，知事無可爲，遂下總退却令，鄭州乃於六月一日爲劉興軍完全佔領，西路馮軍亦趕至，會同肅清殘敵，正面戰事遂成一段落；同時，靳張賀亦入開封，向東北進展，黃河南岸完全入革命軍掌握矣。

丙、國民軍革命軍聯軍之東征與馮唐鄭州會議



東進之計劃　國民軍聯軍馮玉祥部各軍，自援陝勝利，進至潼關後，因地方之整理後防之布置，暫未前進。五月一日，馮在陝改就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職，決定六路進軍之計劃：（一）馮自率中央軍方振武韓復榘石友三各部以孫良誠爲前敵總指揮，由隴海鐵路東進；（二）劉鎮華率東路軍（由鎮嵩軍歸降各部編成）爲中央軍之先鋒；（三）岳維峻率南路軍（由陝軍編成）出荊紫關，繞豫鄂邊境進軍；（四）宋哲元率五原駐軍爲北路軍，合同山西商震軍攻舊京綏路；（五）孫連仲率右路軍由荊紫關趨南

陽，攻吳佩孚系之于學忠軍；（六）徐永昌率左路軍（其一部原被山西收容）由陝境渡河入山西，會合山西軍出娘子關東襲石家莊。

豫西戰事及鄭州會師　國民革命軍聯軍在潼關於五月五日與武漢軍同時下總攻擊令，靈寶陝州，以次佔領，九日克澠池後，與張治公軍戰於新安（劉鎮華舊部鎮嵩軍此時多歸降，惟張治公據洛陽與奉軍合作以冀保其地盤；）及十五日國民革命軍聯軍以紅槍會之助進圍洛陽，與張治公部接戰，張本人卽退偃師以東之鞏縣，乞援於奉軍。時奉軍南路戰事正緊急，但鑑於鞏縣離鄭州不足二百里，側面之防護，亦關重要，而洛陽一失，鞏縣卽難保全，乃於前線二次退卻後，撥萬福麟富雙英等軍西開援張。二十六日奉軍下兩路總攻令時，國民革命軍聯軍騎兵鄭大章部已繞出敵後，與方振武夾攻奉張兩軍，故一戰之後，卽下洛陽，俘敵軍二萬人，迫奉軍大隊向東急退。奉軍總退卻令下後，方鄭卽躡奉軍之後，直迫鄭州，三十日馳至鄭州附近，六月一日入城，與南路唐生智軍會師。此國民革命軍聯軍東中兩路之戰績也。

右路軍攻取南陽　右路軍孫連仲部五月初旬出荊紫關後，卽向南陽進展，牽制敵軍于學忠，使不敢東行為奉軍右翼之助。以免南路北伐軍唐生智等有左顧之憂，更與南路軍岳維峻部聯絡阻于學忠乘虛進窺武漢。鄭州既下，于學忠軍陷於四面包圍中。吳佩孚自鄭州為奉軍所得，卽依于於南陽，至此不得不潛行奔往四川，于學忠亦離其軍他去。此國民革命軍聯軍在河南西南部之戰績也。

馮唐鄭州會議　鄭州開封下後，武漢長沙發生反共軍事，形勢頗為緊急，馮玉祥唐生智遂有鄭州會議之發起。此會議舉行於六月十日，武漢之黨政要人汪精衛等及北伐軍將領全列席，議決武漢軍全部回師，鎮壓長江上游，河南北伐東進之軍事，完全由國民革命軍聯軍擔任。十三日會畢，唐生智張發奎卽實踐此決議案，率部南回。

四　徐州會議後之北進

鄭州會議以後，馮玉祥卽令其代表李鳴鐘在南京與蔣中正總司令有所接洽，六月十六日蔣偕李由南京抵徐州，與前敵將領李宗仁白崇禧等會議兩軍北進事宜。時敵軍連失徐鄭，又受山西軍側背攻擊，頗有崩頹之勢，亟謀作最後掙扎。張作霖於十八日就大元帥職，組織軍政府。急調東三省軍隊入關，以全力應付革命軍，時局愈益嚴重。於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與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於六月十九日開始在徐州作賡續三日之會議，中央委員胡漢民等八人亦自南京趕往列席。會議結果，除蔣馮聯名通電，聲明：『兩部數十萬將士為三民主義信徒，……必盡掃帝國主義之工具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外，蔣中正放棄其所豫定「暫守徐州停止北進回師鎮壓長江中部」之計劃，決定與馮共同北伐，並同意於馮所定之對付武漢之方針。

徐州會議所決定之共同北伐計劃中，關於兩軍進軍路線之分配為：

（一）國民革命軍第一、二兩路軍聯合任東路，由贛榆郯城兩線北進，攻略魯東各地，與第三路軍會師泰安，並分兵襲膠濟鐵路，白崇禧指揮

之，（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回鎮南京）（二）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任津浦鐵路正面作戰，李宗仁指揮之；（三）國民革命軍第三路軍之馬祥斌王金韜王普諸部與國民革命軍聯軍劉鎮華鄭大章聯合進攻濟寧；（四）國民革命軍聯軍中路軍任舊京漢鐵路正面作戰，孫良誠指揮之。

國民革命軍擔任一、二、三、線各軍於二十三日開始總攻擊，期以兩星期迅速攻下濟南，然後抽調重兵南旋，鎮壓長江中部。總攻擊令下後，各線軍隊努力前進：（一）鐵路正面李宗仁軍先以第一縱隊攻台兒莊，並側脅韓莊，第二、三縱隊由花山渡運河，向韓莊東面壓迫，第四縱隊攻韓莊正面。三處敵人均憑險作猛烈之抵抗，惟與革命軍激戰一日後，即行潰退。李宗仁於二十四日占韓莊後，各縱隊互相聯絡，奮勇作戰，二十六日克臨城，俘敵軍馬玉仁部萬餘人，更得紅槍會之助，於二十七日克滕縣，迫敵狼狽退向兗州。（二）東路由贛榆郯城分道北進，白崇禧指揮第二路軍於二十七日占臨沂後向蒙陰斜進，謀與李宗仁會攻泰安；第一路軍以降軍白寶山馮紹閔爲前驅，占日照，攻諸城，直迫膠濟鐵路。及七月三日，因敵方孫傳芳軍周蔭人部之陳以桑等三師二旅在膠濟路一帶宣布受馮玉祥委任，加入革命軍，遂停止前進；（三）馬祥斌王金韜等由碭山北進，深入山東境內，於二十九日克單縣金鄉，進攻濟寧，惟王金韜部突起內變，擅自退卻，馮玉祥所派鄭大章騎兵又未能應時赴援，遂受迫一退於金鄉，再退至碭山。

國民革命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既派鄭大章自豫東攻曹州，與國民革命軍相呼應，又於七月一日向各軍下渡河命令，限十五日全部抵河北。四日孫良誠指揮各軍自鄭州正面及西路鞏縣孟津北渡，石友三自開封北渡。時敵方奉軍因受山西軍在娘子關活動之影響，逐次向後移動，以主力集中石家莊，而令直魯軍褚玉璞孫殿英王棟等部在大名與曹州張宗昌部聯絡，抵抗北伐軍。故國民軍聯軍正面孫良誠部渡河後，數日間迭克新鄉衞輝，十四日佔領彰德，前鋒入舊直隸省境，攻磁州，與在娘子關活動之山西軍遙相呼應。惟東路則爲大名敵軍所阻，兼受國民革命軍馬王兩部在魯西失敗之影響，未能有所進展。

五、第三期北伐戰事進行之障礙——日本出兵山東與日兵暗助張宗昌軍

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以後，帝國主義者因欲助其工具保持原有勢力，並懼革命成功彼等控制中國之勢力將失墜，營百計對革命軍之進行加以阻礙。英吉利帝國主義者之增兵上海，南京事件發生時長江外國兵艦之開礮猛轟，皆其實例；然尚未致如日本之敢冒不韙，派大隊陸軍侵入中國內地，以顯明之行動壓迫革命軍及以其兵員加入敵軍作戰也。

日本出兵山東之侵害中國領土主權與破壞中日親善，記者曾於本誌二十四卷十三號爲文論之。玆僅就其妨礙革命軍進行之事實，敍述如次：

日本田中內閣之決定出兵山東，爲五月二十八日；正北伐軍在津浦路迫近徐州，在隴海路及舊京漢路協攻鄭州，在大同娘子關開始活動之時也。其出兵之爲畏懼革命勢力之伸張與欲援助北方軍閥保持殘餘勢力，已爲昭然之事實。故日本內閣與其在中國之使領雖聲明：『出兵除保護僑民財產外無目的，對南北軍作戰不干涉，不妨礙，將來南軍佔濟南後更北進，亦不阻礙。』而中國人民終不之信。果也，鄰田兼安少將於五月三十一日率其在滿駐屯軍二千名（實際不祇此數）抵青島，六月中旬即盛傳有日本便衣兵入濟南加入張宗昌軍對革命軍作戰之事。其後白崇禧於魯東所俘敵軍中查出着直魯軍服裝之日本兵解上海後，此事愈益引起在華外人之注意。七月初旬，日軍司令部欲洗刷其參加中國內戰之嫌疑，請革命軍總司令部派員駐日兵營監視；但革命軍所派人員，一抵青島，即爲敵方拘捕，其爲詭計，更不待言。此日兵直接加入張宗昌軍對革命軍作戰之事實也。陳以桑之參加革命軍，據膠濟鐵路中段之形勢，隔斷張宗昌軍青島與濟南之聯絡，更有東路革命軍與之呼應，其成功本頗有把握。乃日軍於七月十日派大隊以開赴濟南爲名，強迫陳軍恢復膠濟鐵路交通，既突破陳軍之勢力範圍，又沿路駐軍，妨礙陳軍之進行，卒致孫傳芳張宗昌乘機得以壓迫陳軍，而陳軍因此終陷於失敗。此日兵間接以軍事行動妨礙革命軍進行之事實也。敵軍既因日兵直接易服加入作戰，得增加其戰鬬力，又因日兵破壞陳以桑軍之獨立，得免其濟南東側之危險。於是國民革命軍迅速攻下濟南之計劃，遂受障礙。而日軍在革命軍各路退敗後，即於十月間撤兵回國，益顯見出兵作用之所在矣。

六、第三期北伐戰事進行之障礙二——長江中部軍事之影響

革命軍寧漢之爭，爲北伐軍事進行之障礙，觀第三期北伐戰事開始時之形勢，已可瞭然。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張發奎兩部五軍之衆，陸續退出河南，回駐武漢。未幾，武漢方面忽有東征之舉，盡其力向下游前進。六月二十七日李宗仁率北伐軍攻克滕縣時，武漢東征軍由長江直下之張發奎賀龍諸部已達九江，由江左東行之程潛唐生智部已抵黃梅，更由江西出兵，向浙江邊境進行，長江中部及江浙之形勢，頓形嚴重。於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爲應付此嚴重之局勢，不得不急令北伐前敵各軍班師，以鞏固首都。初次班師計劃，津浦鐵路正面留第三路軍之第四、五兩縱隊由王天培統率守臨城，第二路軍鄧振銓顧祝同兩師守棗莊，以爲犄角，暫行據險固守。東路方面因陳以桑之加入革命軍，亦令各軍停止進行，斟酌抽調南歸。計劃定後，第七軍由李宗仁統率，於七月三日開始由臨城向徐州撤退，即開蕪湖布防。其餘賀耀祖之第四十軍，葉開鑫之第四十四軍及第一軍第十五軍之一部，並第一路所屬各軍以次調回南京。七月中旬，本爲國民革命軍由徐州動員時所豫定攻下濟南後班師之期，至此因環境變遷，濟南未下，前敵重兵已不得不急行南旋，紛集長江，以爲另一戰事之準備。

七、寧漢關係改變中之敵軍南侵

甲、寧漢關係之改變

武漢南京間由黨務政治方針不同而起之衝突，終於八月初旬由和緩而漸趨於解決，其原因：

（一）武漢中央黨部於七月十五日議決取締共產黨後，共產黨陰謀抵抗，有八月一日東征軍賀龍葉挺在南昌之變亂，此一事變，頗足以促武漢方面之覺悟；

（二）馮玉祥孔祥熙等於七月十四日電雙方陳述自相備戰之三不可，提議召集開封會議（後經接洽之結果改爲安慶會議），和平討論得雙方之贊同；

（三）武漢方面同意以南京爲首都，南京方面同意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召集，雙方成立諒解；

（四）雙方同認北伐進行爲重要，有合作對付北方軍閥之決心。

八月十三日蔣中正總司令既宣言下野，及二十二日，武漢代表汪精衞譚延闓孫科唐生智等與南京代表李宗仁在九江商議合作辦法，譚孫李卽赴南京。經此變動，黨政兩問題雖未能完全解決，而寧漢兩軍集中長江中部互相備戰之形勢則爲之一變矣。惟內部之爭甫因和解得告一段落，而敵人之南侵，則竟成星火燎原之勢。

乙、敵軍之南侵

初，津浦鐵路正面敵軍張宗昌部於李宗仁軍第七軍回師時，卽試行反攻，適擔任防守臨城之王天培部第十軍於五日發生內變，乃受重大之損失，退守運河南岸。幸其時賀耀祖整其將行回師之軍隊，從右翼向敵側擊，敵軍乃未敢南攻。及陳以燊在膠東失敗，山東無內顧之憂，孫傳芳整頓所部，與張宗昌聯合南下，於七月二十五日迫徐州。時革命軍南歸部隊已開拔淨盡，豫定留前線作主力軍之王天培部第十軍又作戰不力，蔣中正總司令復率賀耀祖之第四十軍赴前敵督師，與第三十三軍之張克瑤師等在前線與敵軍苦戰，卒因兵力過單，逐次後退。八月六日蔣中正總司令乃回南京，與何應欽白崇禧李宗仁三總指揮協商禦敵之方法。敵軍既佔徐州，孫傳芳分兩路南下：一由津浦路攻蚌埠；一由宿遷侵淮陰。革命軍各將領彼時忙於寧漢合作之協商，總司令之挽留；對於軍事，未能以全力應付。孫傳芳則視此時會爲其最後掙扎之良機，不顧張作霖之電阻，不計及張宗昌在濟寧及徐州東面爲馮玉祥軍所牽制，難以南下援助，而惟一意行險，急急南下。初時進行皆極順利，由龍潭一戰，終歸覆沒，軍閥最後努力之結果，如是而已。

丙、龍潭之戰

龍潭之戰，就黨國全局言之，則關係首都之安危，表示革命軍隊之精神，爲國民革命史中重要之一頁；就戰事之劇烈言之，則以龍潭附近數十里之地，集兩方軍隊十餘萬之衆，激戰七日，死傷數萬，其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戰史上之地位，蓋可與汀泗橋武昌南昌諸劇戰相等，或且過之也。其經過大略如下：

孫傳芳軍由津浦鐵路南下者於八月十七日抵浦口附近，作整軍待

渡之勢，使革命軍注意該方面之防務，而暗地進行由划子口渡江之布置。二十四日，其左翼在大勝關附近渡江，爲譚延闓李宗仁陳調元等所乘由蕪湖赴南京之艦上護兵所阻，僅小部得渡，潛赴棲霞山附近江邊，接應大隊渡江。二十五日夜，孫軍由揚州南行之大隊五六千人，藉外艦之掩護，乘霧由划子口潛向南岸烏龍山笆斗山燕子磯等地強渡，渡江後，一面與革命軍少數部隊交戰，佔領棲霞山高地，掩護其後續部隊二萬人渡江；一面掘毀滬寧鐵路，割斷電線，以阻礙革命軍之調遣援軍。——時革命軍方面對於蕪湖至鎭江間之防務分配爲：蕪湖由陳調元之第三十七軍防守，蕪湖至采石由葉開鑫之第四十四軍防守，大勝關由賀耀祖之第四十軍防守，下關至烏龍山由李宗仁之第七軍防守，龍潭棲霞至鎭江由何應欽之第一軍防守。——第一軍部隊分散，對於渡江之敵人，只有分部解決之能，無全部阻止之力。二十六日一日間，敵人大隊渡江，解決不盡，阻止不遑，計敵軍死傷近千，繳械逾此，而江南敵勢未衰，可見其進行之猛。何應欽在南京得急報，迅派軍援助，並檄李宗仁及電上海白崇禧赴援。白適由上海赴南京，抵無錫而路斷，急檄無錫常州駐軍西進作戰。二十七日革命軍集第一，第七兩軍之主力，向渡江敵軍行總攻擊。敵軍二萬餘人，一面死守已得險要，以巨礮及多數機槍，向進攻之革命軍猛烈射擊；一面東馳西突，猛撲革命軍陣地。革命軍仰攻棲霞山，前仆後進，不顧犧牲，經一日夜之肉薄，以多數之死傷，始恢復該山。而孫軍又乘夜佔領龍潭，並於二十八日繼續以大隊分路渡江，祇八卦洲第七軍防區內渡江者被擊退，其餘渡江之兵，向革命軍攻擊龍潭之陣地作包圍形勢，猛烈進攻，戰區愈益擴大，東至鎭江，西及堯化門，均爲敵氛所籠罩。其占領青龍山黃龍山高地之礮隊，據高瞰射，尤使革命軍作戰部隊陷入危境，蒙巨大之犧牲。革命軍繼續奮戰，二十九日南京調來生力軍，向防守棲霞及圍攻龍潭部隊增援，與敵苦鬬，不使再有所發展。另以重兵在青陽鎭高地礮火掩護之下，四面猛撲黃龍山。黃龍山之戰，實爲此次戰事之生死關頭。敵據高俯瞰，憑險固之陣地，發猛烈之礮火，拚死堅持；革命軍則奮不顧身，冒死上衝，彈如雨下，血肉橫飛，五退五進，死傷二千人以上，卒攻至山上，與敵肉薄，白刃作戰，喊殺之聲震天。卒因掩護作戰之礮隊齊發猛烈礮火，使敵膽破，尤以海軍巨礮之猛擊，五次射中敵人陣地，使敵在煙火瀰漫，塵土飛揚中不能作戰，步隊乘機奮進，遂於三十日佔領山巔；而同時東路援軍第十四軍及第一軍一、三兩師由白崇禧率領於二十九日馳至，劉峙亦自杭州率領所部趕到加入作戰，與南京方面（西路）增撥之援軍在鐵路南面遙取聯絡，向全部敵軍作外層之大包圍，海軍更沿江活動，既阻敵人南渡增援，又由北面礮擊敵軍陣地。敵軍內失黃龍山中堅陣地，外受四面包圍，並懼江南北交通斷截退路全失，軍心已亂，戰鬬之力遂減。孫傳芳李寶章段承澤雖親來督戰，亦不能挽回其頹勢。故二十九至三十日之戰鬬，實爲此次戰役中之中堅戰鬬也。三十日下午革命軍下總攻擊令，進行聚殲渡江敵軍之計劃，敵猶舉全力作最後之猛戰，惟卒爲革命軍用半月形式之包

圍，全線加以壓迫，逐漸退向江邊，又受海軍礮擊，陣線散亂，孫李段先遁回江北，所部軍隊亦紛紛北渡逃命。海軍於此時，連續發礮，擊沈孫軍渡船多艘，並威脅江邊敵軍不敢再渡。三十一日，爲龍潭戰役結束之一日，孫傳芳軍逃過北岸者已向後退卻，革命軍亦分兵解決困居江邊及散在各村莊之敵軍。時江南殘敵數近萬人，猶奮其最後之作戰能力，向龍潭一帶反攻，並抵抗繳械，終因革命軍攻守兼顧，始終不懈，敵人乃未得逞。三十一日下午，孫軍在江南者後路斷絕，退卻無從，遂全部繳械降伏。

此次戰役，孫傳芳軍七次偸渡，過江者有五師三混成旅之衆，不下七萬人，革命軍與之作戰者除第一、第七兩軍幾全部加入激戰，成驚人之戰績外，第十四，四十七，四十，四十四軍亦分兵馳援，總計將近十萬人。雙方主將以次，均視此戰爲生死關頭，奮身於此不足百里之戰場中。革命軍方面，夏威（時爲第七軍縱隊指揮）之親督攻擊黃龍山，劉峙之頭部受傷後猶親臨前線，衞立煌之落水不顧，指揮作戰，尤能顯其革命軍人之精神。結果孫軍死傷近萬，被俘萬餘，損失精利軍械無數，終歸失敗；革命軍雖受重大犧牲，終得成功。

戰事進行中，烏龍山有日本商輪故意停船江心，屏蔽敵軍之事；江面英國軍艦有礮擊獅子山礮台，彈中何應欽總指揮所乘鐵甲車之事；渤海艦隊乘機襲吳淞，英艦有泊近礮台妨礙礮台發礮之事；此爲龍潭戰役中帝國主義者之活動。事後，白寶山舊部第三十一軍發現勾結孫軍之證據，被繳械遣散；蘇州松江迭次發覺軍隊被勾結之事實，此爲龍潭戰役內幕中之關係。吾人就此戰局以外之兩事觀之，益可了然於龍潭一役之重大意義矣。

八、北方國民革命軍之對奉作戰

甲、北方革命軍對奉作戰前之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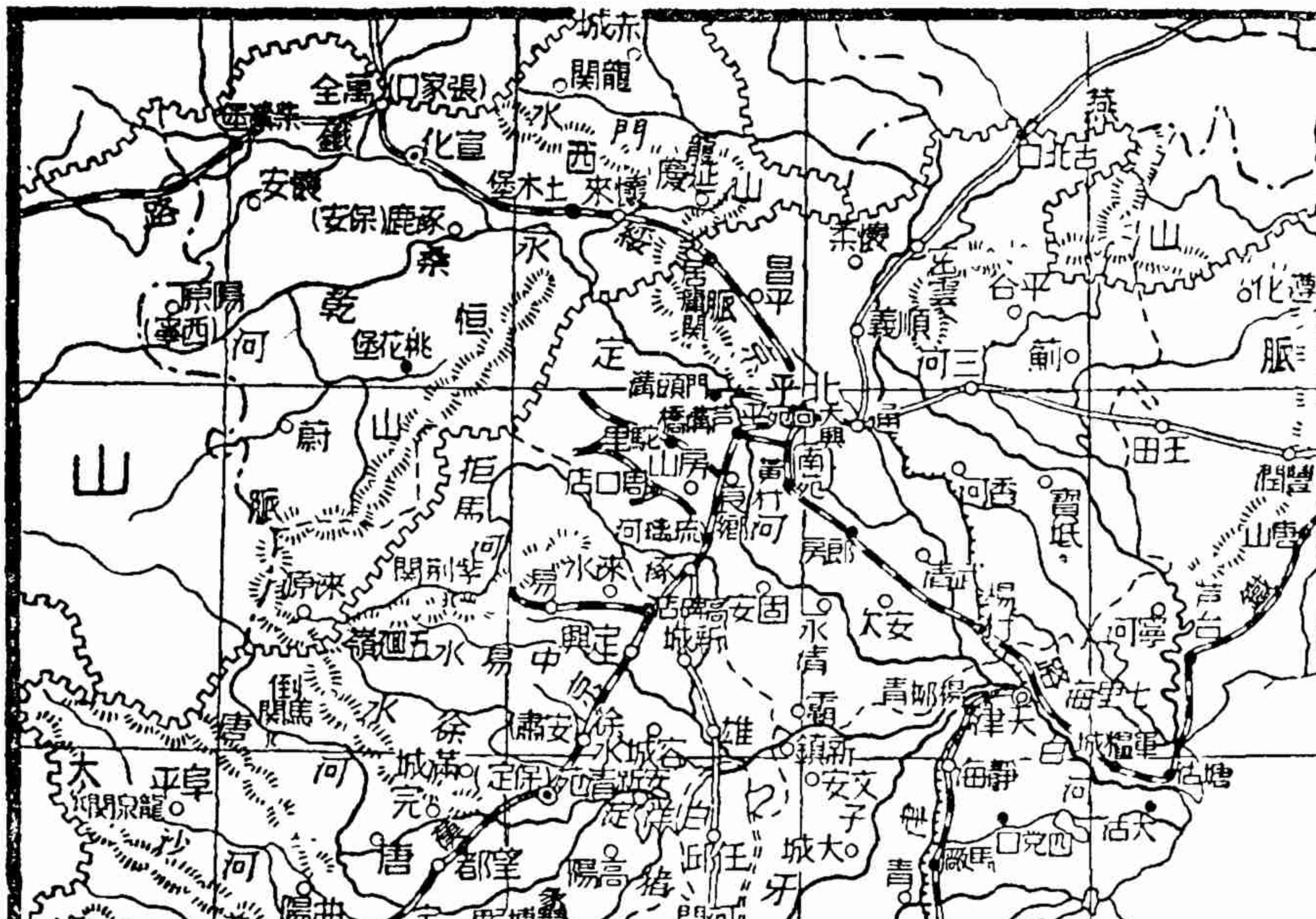
六月初旬，革命軍在津浦鐵路占領徐州，在舊京漢鐵路占領鄭州，山西省內開始懸靑天白日旗，太原於五日開國民會議，推閻錫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得國民政府加委後，即於六日通電就職，改編山西軍十二萬人爲北方國民革命軍，向大同娘子關兩路出動。世人至此，方對於閻錫山與國民革命軍合作之事，加以重大之注意。張作霖尤手足無措，急籌應付方針，派代表赴太原活動，然爲時已晚矣。初，四月間國民革命軍在長江發展，閻氏即電令所部服從三民主義，改編所部爲晉綏軍，其活動已漸趨積極。吾人觀馮玉祥潼關六路出師時，即定大同娘子關爲兩路，即可見其間之關係；此關係之作用，對於奉軍，加以側背之威脅，促其迅速退出鄭州，尤爲顯然之事實。

自閻錫山宣布就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至其實行對奉作戰，經時四月。其間奉軍方面用其大半之心思力量以對閻。張作霖代表之足跡，不絕於太原；舊京綏京漢兩鐵路線重兵之駐防；竭盡其威迫利誘之能事，必欲閻氏斷絕與革命軍之關係，轉其方向，助奉軍攻擊馮玉祥。閻氏虛與委蛇而暗圖進展；蓋當南方兵力未能大舉北進以前，閻氏之處境固至艱也。

乙、北方革命軍與奉軍之作戰

九月中旬奉軍方面欲乘南方專力解決內部問題，未能以全力北攻之機會，以重兵迅速解決山西，並藉張宗昌在徐州魯東之兵力分別侵略蘇皖豫三省。閻錫山鑑於時機緊急，非一戰不能解此危險，乃乘奉軍布置未成，戒備未嚴之時，突然實行對奉作戰。

北方國民革命軍對奉作戰之根本計劃，係分三路進軍：（一）北路軍由商震指揮，自大同出兵斷舊京綏鐵路奉軍東西兩段之聯絡，並攻取張家口，拊北京之背；（二）南路軍由徐永昌指揮，自井陘（時石家莊山西軍已因作戰方略退守井陘）取石家莊，並分兵自鐵路西面進行，會師保定。（三）中路軍由傅存懷指揮，自山西西北部山嶺地帶分路潛行出發，於舊北京西南各地方，聯絡豫先派出之別動隊分別動作，並在涿州襲南路奉軍之後方，使奉軍因根據地及後方被擾，不能作戰，或乘虛徑取舊北京。



戰事於九月二十七日在北路先行發動。商震乘奉軍不備，突起毀壞鐵路，捕奉軍北路檢閱使于珍。于爲奉軍戰將，張作霖派其用檢閱舊京綏路駐軍之名潛盤各軍統率之以壓迫山西北部者。于既被捕，北路奉軍失其統御，在鐵路

西段者多被解決，在鐵路東段者亦不得不節節退却。商震乘機急進，連占要地，十月五日已得張家口，進攻宣化。南路亦即發動，於十月四日已越正定，七日閻錫山親至石家莊督師，前鋒過新樂定縣，與奉軍激戰於保定附近之望都。中路因踰越山嶺，行軍困難，達到目的地稍遲，十月十日始在北京西部之門頭溝等處及舊京漢路線之涿州活動，使奉軍感根據地被襲之危，不能盡力籌劃前線進行之事；惜其已在奉軍幹部會議決定作戰計劃及布置軍隊就緒以後，未免稍失其活動之功用耳。

北方國民革命軍對奉作戰初期之進行，迅速非常。惟奉軍自楊宇霆韓麟春於五日由奉天被召抵北京後，已決定五路作戰之計劃：張作相率吉黑援軍赴宣化指揮，以津浦路北段軍隊陸續增援；韓麟春赴保定助張學良指揮戰事，另派戢翼翹軍迂迴襲定縣，斷徐永昌軍石家莊與保定前線之聯絡。兩軍中堅戰事開始後，北方國民革命軍南路因定縣於十日爲奉軍戢翼翹襲取，攻保定軍隊不得不退，激戰一星期，於十七日集軍石家莊，與韓麟春相持。北路受奉軍大力壓迫，亦逐次後退，於十月三十一日失永嘉堡，退守天鎭。中路在門頭溝齋堂長辛店通州良鄉各地紛起活動，並聯絡學生、工人、民軍，在北京城內及天津密雲有所動作，使奉軍根據地之舊北京，一時有被動搖之勢。但其時前線形勢已轉變，奉軍有能力派其豫備軍分頭應付，使各地之活動不能聯絡，難於發展，城內學生工人亦被鎭壓而失却活動能力。十一月六日，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因無力獨當奉軍全部勢力之壓迫，爲保全實力計，乃下三路總退却令，北路退雁門，中路退蔚州，南路退井陘；此後南北兩路在井陘雁門憑險堅守，敵人以死力攻之而不能下。中路傅作義之一部突入涿州，堅守三月，扼舊北京咽喉，牽制奉軍大部兵力，並阻奉軍在舊京漢路上之運兵；其一部則不堪奉軍重兵之攻擊，由蔚州退山西省內之五台繁峙，與雁門北路軍遙相聯絡，由商震指揮，堅守以待時機。

丙、傅作義守涿州

傅作義以輕兵八千，當奉軍五萬之衆，守涿州八十餘日，彈罄援絕，力竭而屈服，不特爲北方國民革命軍對奉作戰之奇蹟，亦全部革命戰爭中有歷史價値之一事也。

涿州在舊北京之南百餘里，處長辛店高碑店之間，西與連綿之山地相接，可通晉北，東與固安相連，可襲廊房南苑；舊京漢鐵路極北之要地也。民國以來，舊京漢路極北段迭次戰役，多係南北相搏，間與津浦路發生關係，故軍事上多注意長辛店琉璃河高碑店固安各地，涿州居次要地位，未爲國人所熟識。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既決定三路進攻奉軍之計劃，即豫定以此與晉直邊山嶺地帶相接之涿州城爲中路軍之重要目的地，先派便衣隊有所布置，而令第四師師長傅作義將所部編爲挺進軍，由晉北向涿州急行。傅爲年僅三十餘歲之青年將領，在保定軍官學校肄業時，以研究防守戰術著名，在十五年晉北之役守天鎭著戰功者。傅奉令後，率部攜鋼礮十六門，機關槍四十架，手溜彈多箱，並賫三月之糧彈，自天鎭出發，於十月一日占蔚縣，越五日入九龍口。閻

錫山電令其急速前進，而所部攜帶軍用品過多，進行極爲困難；且自九龍口前進，道路僅容單行隊伍通行，有時且漫無道路，傅率部攀越山嶺，徒涉河溝，計自天鎮出發，急行將千里，於十月十日抵張坊鎮，集中全軍，並即派先鋒隊乘虛入涿州。時奉軍向南路運送，每日經過涿州者數千人，先鋒隊入涿城後，卽爲經過奉軍所覺，加以重大壓迫，傅率大隊援之，於十三日完全占領涿州。奉軍當時卽集大隊應付，圍攻此周圍十里之城，於十九日舉行第一次總攻擊，開始以巨礮轟城。此後萬福麟率其全軍兼督各部奉軍以全力進攻，張學良亦率衞隊旅及威力素著之鄒作華礮兵集團於二十四日，二十七日兩度作第二、三次總攻擊，礮火彌天，槍聲激耳，毒彈之氣味籠罩全城，敢死隊之進攻冒死前撲，飛機擲炸彈於上，工兵掘地道於下，蓋不惜以重大代價爭此一城，以去其根據地之危險，而活動其軍力，以圖攻入山西也。傅作義督率所部從事堅守，迅築完固之防禦戰濠，禦天空之炸彈，重礮之攻擊；分布礮兵及手溜彈隊，阻奉軍步兵及敢死隊之進撲；工兵四處靜候，聞地下掘道之聲，卽另掘一道，埋置地雷，待敵兵之至而轟之。傅作義長於戰略，被圍以後，迭次設法使被截於城外之挺進軍以計奪取奉軍礮械糧需，由地道入城集合。其部下戰術之訓練尤精，遇奉軍進撲，不輕發槍礮，待其近，然後密發步槍，手溜彈斃之，礮兵尤必描準發彈，不輕動作。故以八千之兵被圍三月，受總攻擊五次，終能保此孤城，兵力損傷極有限。奉軍陸續集五萬以上兵力，亡傷數千，重礮發彈二萬數千丸甚至使用坦克軍之利器，毒氣彈之禁物，城垣民房雖被毀，而卒不能勝。及十一月十五日最後之總攻擊，張學良因各路山西軍已總退却，涿州孤城，外援全斷，必欲一舉而蹴破之，其進攻尤極猛烈，天空飛機之擲炸彈，地下工兵之掘隧道，在重礮密發中，同時並進，敢死隊以坦克車爲前驅，撲城尤急，步兵列陣四面，待機衝入城內。時涿城東南角受奉軍全師衝鋒之壓迫，守軍稍却，奉軍先鋒已登城，然卒爲守軍之手溜彈所擊退，後隊不敢前進。西北角地道中工兵亦以炸藥毀城垣之一角，地上敢死隊乘機衝入，亦墮入守軍豫設之陷阱中，死傷近半而退，守軍乃以土袋補缺口而更守之。奉軍經此一役之猛攻，尚不能成功，其將領部卒乃望涿城而生畏。張學良亦遂改其計劃，從事軟困。及十二月初旬，慈善團體代表以救濟城內被困婦孺，得允許入城，乘間開始和平運動，傅作義尚表示不屈。月終，傅與閻錫山所約堅守三月之期將屆，糧儲將罄，人民受戰禍之痛苦尤不忍卒視，而外無援兵開至之望，傅乃允爲有條件之讓城。十七年一月六日，傅作義出城與奉軍攻城主將萬福麟會晤，並赴保定北京一行，此震驚一時之涿州守城戰事乃告結束。城內損失極重大，人民苦痛尤甚，而事後無對傅攻擊者，可見傅氏不特能作戰，亦善治民也。

九、何鹿徐州會師與第三期戰事最後之形勢

龍潭戰役後，國民政府於九月四日再申北伐令，各軍亦分路渡江北進；惟其時國民革命軍方面內則黨政問題未決，外又有西征之役，兼以蔣中正總司令下野渡日之影響，北伐軍事殊難發展。適國民革命軍聯

軍方面亦發生靳雲鶚李振亞之內部問題，豫東河北，頗受挫折。敵軍於此時乃以孫傳芳殘軍守蚌埠，而竭直魯軍之全力，集褚玉璞張敬堯王棟任國瑞徐源泉潘鴻鈞劉志陸孫殿英等部共十餘萬人，由徐州起，中經曹州大名道口達舊京漢鐵路之數百里戰線中以大包圍之形式攻河南，其勢極爲洶湧。十月下旬，敵軍北路占衞輝，東路迫歸德，由曹州前進者迫蘭封，進行益急。幸國民革命軍聯軍能迅速解決靳雲鶚，出全力以應付，歸德之戰，奮鬬八晝夜，敵人以鐵甲車之衝鋒，飛機之拋擲炸彈，大礮機關槍之猛烈射擊，卒不能勝。十一月初旬，國民革命軍聯軍乃轉取攻勢，以劉鎭華孫良誠兩軍攻曹州，鹿鍾麟指揮韓復榘石友三各軍由隴海鐵路攻徐州。而國民革命軍方面亦因蔣中正由日本回上海，繼續努力及西征戰爭勝利，何應欽乃急親赴前敵，令第一路軍急攻下宿遷蚌埠，與鹿鍾麟軍取呼應之勢。何軍於十一月中旬先後恢復蚌埠宿遷，鹿軍與張宗昌褚玉璞兩部苦戰月餘之結果，亦於十二月四日攻至徐州近郊。徐州近郊之戰，張褚軍雖得孫傳芳部鄭俊彥軍由南路回師援救，一時復振其聲勢，逐次迫鹿西退，相持於碭山。惟革命軍已改定作戰方略：國民革命軍聯軍一面與敵軍在碭山相持，一面以重兵由考城力攻曹州，以圖迫濟寧兗州，拊徐州敵軍之背，而以攻取徐州之責讓之何應欽軍。至十二月十六日，國民革命軍聯軍魯東之戰頗爲勝利，徐州敵軍以大隊往援，何應欽軍乘機猛攻，遂下徐州，鹿鍾麟亦由碭山趕至會師，張褚軍受極重大之損失，倉皇退至韓莊，憑險固守。革命軍於東路攻取海州後，各路亦停止前進。此後兩方相持之形勢，略述如下：

一、東路　國民革命軍陳焯曹萬順李明揚各部與敵軍張宗輔等相持於海州日照間；

二、津浦線　國民革命軍劉峙顧祝同夏斗寅各部與敵軍主力相持於台莊韓莊一帶；

三、曹州方面　國民革命軍聯軍孫良誠劉鎭華各部與敵軍孫傳芳姜明玉軍相持於曹州濟寧間；

四、大名方面　國民革命軍聯軍劉鎭華之一部及韓復榘韓占元各軍與敵軍孫殿英于學忠相持於大名；

五、舊京漢線　國民革命軍聯軍孫連仲部與南下敵軍戢翼翹等相持於衞輝彰德間；

六、娘子關方面　北方國民革命軍徐永昌部與敵方奉軍主力相持於井陘；

七、晉西北方面　北方國民革命軍商震指揮各軍與敵方張作相指揮之各軍激戰於龍泉關雁門關偏關三處。

國民革命軍第四期北伐戰績——四集團車完成北伐之戰事

一、第四期戰事之發動及其全般之觀察

第四期北伐戰事之發動，在革命軍方面爲依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

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限期完成北伐」之議案所生之效果，及革命各軍一致進行之計劃之實現。在敵軍方面，則爲其迭次幹部會議商定新作戰方略後之實際活動。兩方在第四期戰事開始前之活動，敍述如次。

革命軍方面，蔣中正自十六年十一月由日本抵上海，竭其心力從事於解決黨內糾紛之工作。十二月十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所開之豫備會中，通過汪精衞所提「請蔣中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議案。十七年一月二日，蔣又接國民政府電，促其旋都復職，以竟革命全功。革命軍海陸各軍重要將領楊樹莊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以次，更先後紛紛自所駐地方電蔣表示推崇，請卽復職。李宗仁李濟深則在上海就近促之。蔣既受全國各方挽留，卽於四日抵南京，九日通電宣布繼續行使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二月六日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大會中議決「集中革命勢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交國民政府責成軍事委員會，北伐全軍總司令統籌全局，從速遵辦。蔣既復總司令職，又於中央全體會議中被推爲軍事委員會主席，是則籌畫繼續北伐之全責，蔣以一身負之矣。中央全體會議於二月七日開幕，蔣卽於九日親赴徐州，檢閱各軍，召集重要軍事會議，改編第一路軍爲第一集團軍。十六日又赴開封，與馮玉祥會晤，商量北伐全部計劃，決定將國民革命軍聯軍改組爲第二集團軍，北方國民革命軍改組爲第三集團軍。後又續定將西征各軍及兩湖原有軍隊改組爲第四集團軍。開封會議後，蔣回南京籌畫全部作戰計劃之進行，布置後方防務，並調遣後路各軍開赴徐州，加入作戰。此革命軍方面籌畫第四期北伐戰事之經過也。

敵軍方面，內則自覺奉孫直魯各軍步驟不一致，軍令不統一，未能收聯合活動之效，非澈底改革，不足以鞏固其勢力；外則見革命軍方面由互相呼應之局，漸成聯合進行之勢，而前敵各路相持，毫無進展，非決定新作戰方略，不足以取勝利。十七年一月開始後，迭次召集會議，以謀解決對內對外各問題。其前敵將領張學良張宗昌孫傳芳褚玉璞張作相等均被召至北京，與幹部人物楊宇霆等作長時間之討論。吾人試觀：北京第一次會議決定方針各將領回防以後，卽舉行第二次會議，使張學良楊宇霆甫到保定，卽又趕回；而張宗昌孫傳芳等更急舉行濟南會議；濟南會議後張作霖因革命軍有聯合進行之勢，又召前敵將領赴北京會議。敵軍幹部舉止失措不遑寧處之情，可以槪見。其計劃之悉成畫餠，會議之等於徒勞，亦意計中事耳！此敵方在第四期作戰前急謀活動之經過也。

第四期北伐戰事，革命軍自四月十日開始進攻至五月下旬保定之戰，爲時不及五十日，卽能收完成北伐之功者，作戰方略之優良，聯合進行之便利爲之也。其間戰事，如第一集團軍魯南之戰，第二集團軍奇襲濟寧德州之戰，第三集團軍保定之戰，雖有相當劇烈之攻擊戰鬭，然未足以比於汀泗橋，武昌，南昌諸役也。

二、第四期北伐戰事中雙方兵力之分配及其根本計劃

甲、革命軍在前敵之兵力

革命軍在第四期北伐戰事中在前敵作戰之軍隊，有四十餘軍之衆，其兵數雖不能詳知，約計總在七十萬左右。除各路原在前線軍隊外，後方軍隊之應徵赴前線者，有廣東開來之繆培南第四軍，方鼎英第四十六軍；自江西開來之金漢鼎三十一軍，自信陽開來之方振武部阮玄武鮑剛馬文德高桂滋四軍，自上海開來者有熊式輝之一師。自武漢北上者有白崇禧所率之夏威李品仙魏益三廖磊及白部第十三軍等軍並羅啓疆劉春榮等師，可謂竭全力以作戰矣。茲記錄四個集團軍前線作戰軍隊如下：

第一集團軍　總司令由全軍總司令蔣中正兼任

第一軍團　總指揮劉峙（由津浦鐵路正面進軍）

第一軍（軍長劉峙）　第四軍（軍長繆培南）　第九軍（軍長顧祝同）第十軍（軍長楊勝治）

第二軍團　總指揮陳調元（由海州攻山東東部會師泰安）

第十七軍（軍長曹萬順）　第二十六軍（軍長陳焯）　第三十七軍（軍長陳調元）

第三軍團　總指揮初爲賀耀祖後改方鼎英（由徐州西面豐沛兩縣攻濟寧）

第二十七軍（軍長夏斗寅）　第三十三軍（軍長張克瑤）　第四十軍（軍長賀耀祖）　第四十六軍（軍長方鼎英）

第四軍團　總指揮方振武（由歸德碭山北進）

第三十四軍（軍長阮玄武）　第四十一軍（軍長鮑剛）　第四十二軍（軍長馬文德後歸第四集團軍）　第四十七軍（軍長高桂滋）

總豫備隊　總指揮朱培德（濟南攻下後任前敵總指揮）

第三十一軍（軍長金漢鼎）　第三軍（軍長王均未到前線）

第二集團軍　總司令馮玉祥

第一方面軍　總指揮孫良誠（由豫東攻曹州濟寧與第一集團軍取聯絡）

第三軍（軍長孫良誠）　第四軍（軍長馬鴻逵）　第五軍（軍長石友三）

第二方面軍　總指揮孫連仲（由舊京漢鐵路北進）

第一軍（軍長韓占元）　第十四軍（軍長秦德純）　第二十三軍（軍長馮治安）

第三方面軍　總指揮韓復榘（進軍路線初與第一方面軍同後移石家莊向河間南苑前進）

第六軍（軍長韓復榘）

第八方面軍　總指揮劉鎮華（攻大名趨德州）

第二十三軍（軍長劉鎮華）。第二十六軍（軍長劉恩茂）　第二十八軍（軍長萬選才）

第九方面軍　總指揮鹿鍾麟（兼北路總司令）

第二軍（軍長劉汝明）　第十八軍（軍長鹿鍾麟）　第二十軍（軍長龐炳勳）　第二十七軍（軍長王鴻恩）　第三十軍（軍長劉驥未赴前線）　騎兵第一軍（軍長鄭大章）

第三集團軍　總司令閻錫山

第一軍（司令商震後任第一軍團總指揮）　第二三聯合軍（司令楊愛源後任第三軍團總指揮）　第四軍（司令傅存懷）　第五七聯合軍（司令張蔭梧）　第八軍（司令譚慶林）　第十二軍（司令徐永昌後任第二軍團總指揮）　礮兵隊（司令周岱）　（本集團軍第一軍團任北路，出舊京綏路線；第二軍團任南路，出石家莊；第三軍團任中路，出廣靈靈邱。）

第四集團軍　總司令李宗仁未赴前敵參加前線各軍由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統率

第七軍（軍長夏威）第八軍（軍長李品仙後改吳尚）　第十二軍（軍長葉琪）　第十三軍（軍長白崇禧，熊式輝李明揚兩師參加第一集團軍）　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未赴前敵）　第三十軍（軍長魏益三）　第三十六軍（軍長廖磊）　第三十七軍（軍長周爛）　獨立第二師（師長羅啓疆）　獨立第八師（師長劉春榮）　以上第八、第三十六、第三十七三軍歸第十二路總指揮李品仙指揮。

乙、敵軍之兵力

此次戰事，敵方奉孫直魯各軍，除吳俊陞之黑龍江軍有一部在關外外，幾於全部加入作戰。人數約四十萬左右。蓋此戰爲北方軍閥最後之掙扎，亦罄其全力以從事也。其作戰部隊如下：

孫傳芳軍（安國軍第一方面軍團）　總司令孫傳芳副司令鄭俊彥，作戰中任由濟寧攻徐州西面截斷革命軍第一、二集團軍聯絡之責。

第一軍（軍長孫傳芳自兼，轄四師兩混成旅）　第二軍（軍長鄭俊彥轄四師兩混成旅）　第三軍（軍長李寶章轄三師兩混成旅）另直屬補充旅兩旅

直魯軍（安國軍第二、七方面聯合軍團）

第二方面軍團總司令張宗昌作戰中任魯南方面

第七方面軍團總司令褚玉璞作戰中任大名方面

第一軍（軍長張宗昌）　第二軍（軍長張敬堯）　第三軍（軍長程國瑞）　第四軍（軍長方永昌）　第五軍（軍長王棟）　第六軍（軍長徐源泉）　第七軍（軍長許琨）　第八軍（軍長柴雲陞）　第九軍（軍長朱泮藻）　第十軍（軍長吳奠卿）　第十一軍（軍長張宗輔）　第十二軍（軍長寇英傑）　第十三軍（軍長劉志陸）　第十四軍（軍長孫殿英）　第十五軍（軍長褚玉璞）　第十六軍（軍長袁振青）　第十七軍（軍長曲同豐）　第二十軍（軍長李藻麟）　第二十一軍（軍長王振）　第二十三軍（軍

長楊淸臣） 第二十八軍（軍長紀元林） 第三十軍（軍長毛思義） 第三十一軍（軍長武衍周）

奉軍（安國軍第三、四方面聯合軍團爲奉系之中堅軍隊）

第三方面軍團總司令張學良、第四方面軍團總司令楊宇霆 作戰中任娘子關平型關及由舊京漢路南下之責

第八軍（軍長萬福麟） 第九軍（軍長高維嶽） 第十軍（軍長王樹常） 第十三（軍軍長王瑞華） 第十四軍（軍長富占魁） 第十五軍（軍長汲金純） 第十六軍（軍長胡毓坤） 第十七軍（軍長榮臻） 第二十軍（軍長于學忠） 第二十八軍（軍長岳兆麟） 第二十九軍（軍長戢翼翹） 砲兵司令鄒作華 騎兵司令寶聯芳

吉林軍（安國軍第五方面軍團）總司令張作相作戰中任晉北方面

第十一軍（軍長富雙英） 第十二軍（軍長湯玉麟） 第三十軍（軍長于芷山） 第三十一軍（軍長鄭澤生）

黑龍江軍（安國軍第六方面軍團）總司令吳俊陞兼援軍總司令

後備軍（軍長齊恩銘）

丙、雙方作戰上根本計劃之觀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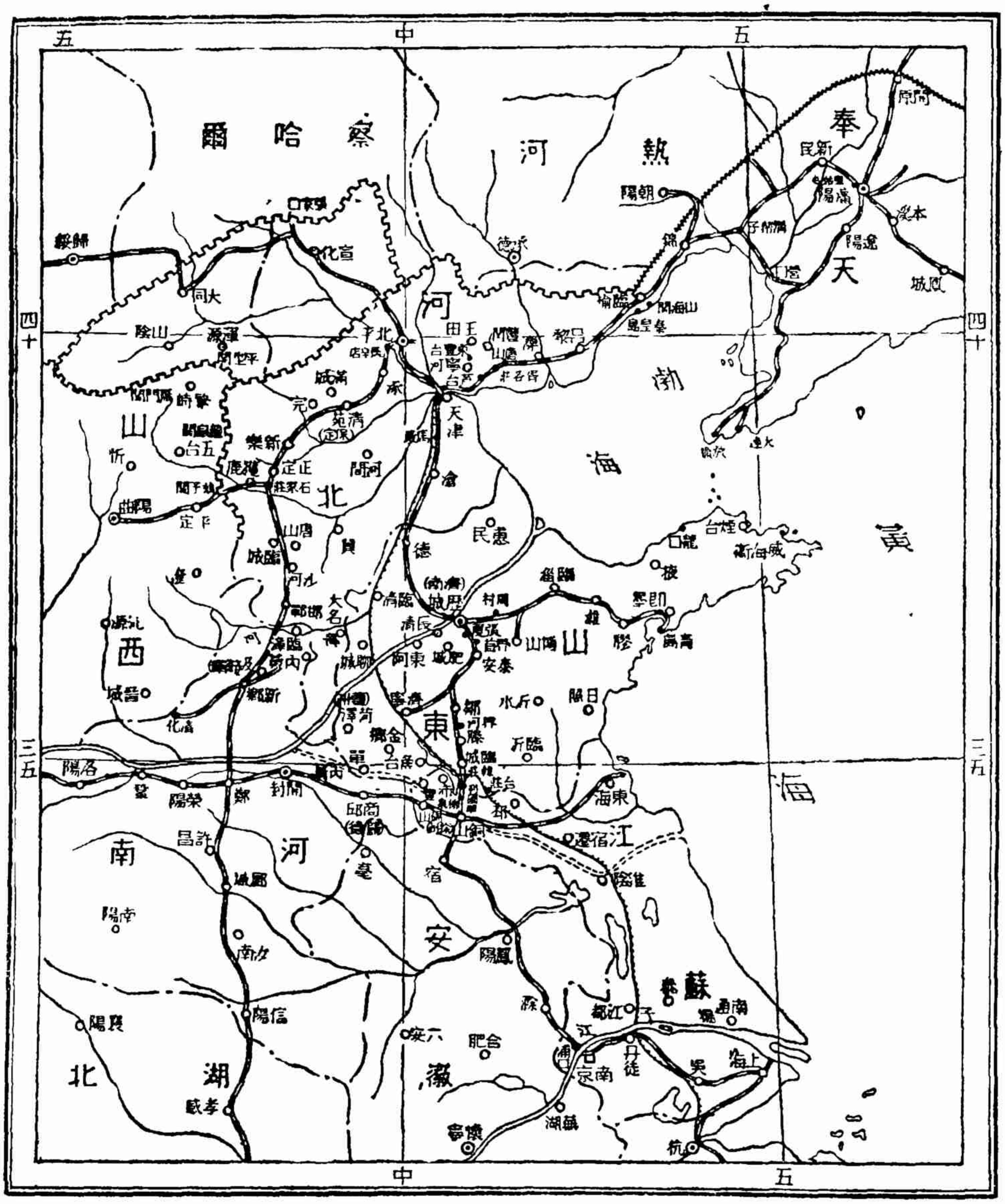
此次戰事中雙方之作戰計劃，雖事經數月，尚未聞有關係者之宣露。惟吾人就事實加以觀測，亦不難得其大概。革命軍方面四個集團軍之兵力既超過敵軍，就前述七處陣地同時總攻，卽無異將敵軍加以包圍。此時敵軍欲同時應付各路，則東起海州西至偏關，戰線延長二千數百里，既感兵力之不敷分配；欲集中重兵專攻一路，則別路兵力單薄，有被革命軍攻破之慮。故革命軍第一步取各路合攻之方略，使敵人陷於內線作戰之困難，實兵力之衆多與陣線之便利使然也。復次，革命軍在曹州濟寧及大名同時發展，可以截津浦鐵路線前敵直魯軍爲三段而分別解決之；第三集團軍中路之發展，不難再演涿州之舊戲，截舊京漢鐵路線奉軍與其根據地之聯絡。此諸路之突進，其作用小則可以迫前線敵軍退却而縮小包圍之範圍，大則可以佔領敵軍後方重地而使敵軍前線有全軍覆沒之危。故革命軍第二步集重兵作突破一方之攻勢，亦作戰上必有之事也。

敵軍方面對革命軍取各個解決之策略。其於津浦路前線韓莊一帶建築鞏固之防禦工程，使張宗昌所部依憑險固，從事堅守；於山西方面，藉偏關及雁門娘子兩關之攻擊加以封鎖；其得力部隊則自曹州大名及舊京漢路聯合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加以嚴重之壓迫，先行解決河南，然後西可以脅山西，東可以攻江蘇安徽，破革命軍聯合作戰之勢，而實行其分別應付之方。楊宇霆之計劃，就敵軍本身之利害計，固未嘗誤；孫傳芳之攻襲徐西，就此計劃加以觀察，亦未可遽認爲行險也。惟其兵力運用不活動，防務布置欠周密，如孫傳芳軍已達徐西，而張宗昌不能分兵增防濟寧，保定激戰正烈，而完縣滿城方面未能加以重大之注意，

革命軍伺隙而攻之，遂無往而不利矣。

三、濟南會師前戰事之經過

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於三月三十一日抵徐州，四月五日誓師，九日下總攻擊令，各路戰事即同時發動。戰事開始後，雙方均依其豫定之作戰計劃，努力進行。第一集團軍第二軍團在東路獨當一方面，戰事進行極順利，十日佔郯城後，即積極進行側攻泰安之工作；於敵方方永昌軍之死守臨沂，則僅分兵圍之，不甚爲所牽制。第二軍團任津浦鐵路戰事，敵軍憑運河之險，從事堅守，正面渡河殊爲困難，總指揮劉峙指揮各軍，先攻下台莊，次包圍嶧縣，繞攻臨城，破敵



方犄角之勢，使韓莊正面敵軍因後路被斷，不能堅守。激戰三日，傷亡官兵二千，卒迫敵軍張宗昌率所部退滕縣界河。時敵軍孫傳芳軍主力部隊自濟寧襲徐州西面，第三軍團在沛縣接戰失利，徐西被迫，張宗昌乃復死守以待孫軍在徐州之發展。劉峙此時除分兵鞏固後方外，仍力攻滕縣界河，適第二集團軍孫良誠之第一方面軍乘敵之虛猛襲濟寧，擊潰孫傳芳之守軍，於十六日佔領之，

賀耀祖方振武亦與敵力戰於魚台金鄉，及劉峙於十八日攻下滕縣界河後，敵軍張孫兩部受重大之損失，不得不急退泰安界首，更恃險固以堅守；而孫傳芳部襲徐州之精銳部隊盡被圍繳械，損失尤爲重大。泰安界首之戰，敵方竭其全力，從事堅守，濟南警察亦被徵上前線。許琨率三萬人守界首，王棟率二萬人守泰安，劉志陸守博山，以防東側攻擊。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於泰安方面以一部兵力圍困城內之徐海春部大隊，仍行前進；於界首則於二十九日攻下之，以破濟南門戶，而第二集團軍騎兵更渡河占濟南西側之長清，濟南附近土匪亦乘機樹民軍之幟起而活動，張宗昌孫傳芳殘部遂渡黃河北遁，劉峙率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於五月一日晨佔領濟南，第三、四軍軍團賀耀祖方振武部，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亦趕至會師，蔣中正總司令即馳至主持軍務。第四期北伐作戰計劃，至此已得一部分之成功矣。

第一集團軍在津浦鐵路線上節節勝利時，第二集團軍之主力，正由鹿鍾麟率領在彰德與敵方奉軍主力苦鬬，蓋敵方欲實行其先行解決河南之計劃，早集軍分三路向河南嚴重壓迫，孫傳芳襲隴海路雖失敗，而張學良楊宇霆攻彰德，褚玉璞由大名前進，仍甚積極，有必欲達其目的之勢。幸鹿鍾麟、能力守彰德，劉鎮華能在大名附近堅持，以待第一集團軍攻下濟南，變換戰局之形勢。敵軍雖竭全力以進攻，反成爲徒勞無功之行動。第三集團軍則因敵軍力圖奪取各關之險，迫山西軍退入山西內地，在各關與敵軍苦鬬二十餘日之結果，逐次轉守爲攻，向外發展。

四、濟南慘案

當四月中旬革命軍由津浦鐵路節節前進時，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爲唱助張宗昌，再行其去年六月間所使手段起見，即在閣議中迭次提議二次出兵山東計劃，十九日日參謀部長鈴木奏准日皇派駐熊本第六師團由福田彥助統率赴青島，布防於膠濟鐵路沿線各地，並調天津駐屯日軍三中隊赴濟南。第六師團先發隊於四月二十五日抵青島，即向濟南開拔。革命軍會師濟南時，日軍在商埠地區布置極嚴重之警備，方振武被任爲濟南衞戍司令後，爲解釋誤會起見，於五月二日訪日軍齋籐旅團長，聲明維持秩序，保護外僑，請撤日兵之警備，齋籐允之。孰意福田即由膠濟鐵路線趕至，於撤銷警備以後，竟肆其殘虐之手段也。

三日，日兵挑釁，迫成中日軍隊之衝突，即以機關槍大礮向中國兵猛擊，死傷中國兵士極多，革命軍總司令部得此報告，知日兵挑釁用意之所在，急下令各軍忍耐退讓，以免墮其詭計中。日兵則仍不中止其暴行，時發槍礮，無辜人民被殺甚慘，而日兵更包圍交涉署，慘殺交涉員兼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長蔡公時及其屬員十數人。蔣中正總司令知日軍行動之作用，於六日令各軍退出濟南城，繞道長清等處渡黃河繼續北伐，總司令部亦即移於黨家莊。僅留兵兩團，維持地方秩序。乃日軍司令福田彥助於七日提出無理之五項要求，不待答復，即於八日開礮轟城。是時日軍密集礮火向城內亂轟，飛機不時自天空擲下炸彈，人民死傷枕藉，哭聲震天，其可慘可憤之情形，記者實不忍描寫。圍攻二日，守軍

於十日由東門突圍出城，其未及退者並城內所留傷病兵官悉被屠殺。此後日軍即佔據濟南及膠濟鐵路一帶，掩護張宗昌部方永昌在魯東之活動，並炸毀無影山火藥庫，派飛機至泰安拋擲炸彈，甚至於革命軍班師渡黃河南歸時，亦派兵截阻，捕殺後隊兵卒。嗚呼！日兵如此行動，不特國際公法所不許，亦非人類所應有也；而日兵竟行之，其殆有恨於未能如第一次出兵之成功歟？

以上為日兵濟南暴行事件與北伐軍事有關係之事實，至關於外交方面損失方面，及暴行之正面記述者，非此短文所能罄，當撰文別記之。

五、濟南慘案後革命軍之發展及張作霖出關遇炸身死

當第一集團軍受濟南慘案事件影響，不能積極北進時，第三集團軍已以七晝夜與敵激戰之結果，完畢其第一步之作戰計劃，南路於九日衝至石家莊，即克正定，迫敵軍退守保定；中路衝出龍泉平型兩關，進至靈邱阜平；北路衝出雁門關，達大同附近；西北路出偏關，佔領歸綏。第二集團軍擊退順德大名之敵，一面派韓復榘赴石家莊與第三集團軍會師，一面由鹿鍾麟率大隊攻德州。德州為張宗昌孫傳芳自濟南退出後欲圖堅守之地，正面有日本軍在濟南任阻津浦路革命軍前進之責，東面亦以日軍在膠濟鐵路橫阻革命軍北行，西與舊京漢鐵路奉軍遙取聯絡，張作霖視此為掩護天津之惟一要地，派何豐林為東防總司令，與張宗昌協同駐守其地，更調吉黑軍來此增防。彼蓋不料革命軍第一集團之第二軍團陳調元及總豫備隊朱培德兩部早於濟南慘案發生前越膠濟鐵路北上，第二集團軍先鋒騎兵席液池亦於攻克濟南後即仍於長青結渡黃河向前攻擊也。敵方在德州布置未備，即已兩面受攻。十二日德州即為革命軍攻下，何豐林等被迫退守滄州。

張作霖曾於五月九日藉濟南慘案倡息爭之議，通電向革命軍請和，並有盡隊出關保全實力之意，既又變計，仍圖保守天津及舊北京，以重兵守滄州保定南口，憑內長城之險，保其西北，令孫傳芳駐河間高陽呼應滄州保定，築一半月形之防禦線。革命軍方面，此時第一集團軍主力須留濟南以下監視日軍，渡河部隊甚少，軍實輸送尤感困難，津浦鐵路正面作戰，不得不讓第二集團軍負其重責。第三集團軍獨當奉軍，兵力亦覺單薄，急須調鎮守武漢之第四集團軍北上，任舊京漢鐵路正面作戰，俾第三集團軍得以重兵出中路。蔣總司令以北伐計劃不得不有所改變，乃於五月十九日由徐州赴鄭州，與馮玉祥白崇禧商議進行計劃。二十八日又赴道口會馮，晤於柳衛，即於三十日赴石家莊與閻錫山有所協商。其奔馳往來，不遑寧息者，蓋以此為北伐戰爭最後之緊要關頭，深懼稍一鬆手，虧大功於一簣也。幸其時第三集團軍努力作戰，中南兩路在保定附近與敵之主力激戰後，已因張蔭梧在滿城之奇襲成功，於二十六日攻下保定，北路商震亦於三十日佔領張家口。兩路向舊北京夾攻，張作霖乃有不得不退回關外之勢矣。

張作霖在舊北京既受革命軍攻擊，又因外兵在北方進行警備，日本乘機大肆活動，忽欲張留關內背城一戰，忽又聲言將於奉軍敗兵出山

海關時截阻而繳其械，更有內幕中種種之壓迫，張處此境地，極爲困難。適第三集團軍爲外交關係避免北京近附戰爭定和平接收北京之策，乃釋放去年所捕之奉軍要人于珍，派孔繁霨偕同抵北京，勸張作霖及早出關。張亦略有覺悟，於六月三日備車東行，而次日清晨即於皇姑屯遇日人豫埋之凶猛爆烈物，轟然一發，竟傷其生，由瀋陽前來迎護同車進行之吳俊陞亦身死。時張學良楊宇霆在北京辦理善後，得報急指揮其軍隊退灤州，陸續撤往關外。革命軍與奉軍直接之戰爭至此告終。

六、北伐完成後四總司令之北平會議

甲、京津之和平接收

奉軍退出舊北京時，國民政府於六月四日任命閻錫山爲京津衛戍總司令，閻於八日在保定就職，即任張蔭梧爲北京警備司令，傅作義爲天津警備司令。同日，第三集團軍商震張蔭梧孫楚各部在民衆歡迎聲中開入舊北京，第二集團軍韓復榘亦早進駐南苑，取監視行動。時奉軍僅留鮑毓麟旅維持治安，餘部悉行東去。故舊北京之接收，除鮑旅卽除維持治安責任開回奉天經過通州時，與布防監視之第二集團軍發生一度誤會外，全在和平狀態中經過也。十一日京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偕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由保定入舊北京，受民衆歡迎，辦理軍事善後事宜。軍閥窟宅之舊北京，至此完全入革命軍範圍矣。

天津於舊北京和平收復時，尙爲張宗昌所據。張部與孫傳芳褚玉璞各軍由滄州以北各地爲革命軍第一、二集團軍壓迫，節節後退，集中天津及津東各地者人數頗衆，張欲以之與革命軍作最後一戰，而強弩之末，已無能爲。齊燮元及安福系吳光新等又欲乘機以款收買此項殘軍，別圖活動，一時天津形勢頗爲紛亂。殘軍中之有覺悟者，如鄭俊彥李寶章徐源泉等，紛向革命軍投降，改圖自新。張宗昌初因各部投降革命軍，極形憤怒，欲有所對付，而其時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與南桂馨出而活動，迫張孫褚離天津，實行收編各部爲暫編軍。孫傳芳隻身奔關外，張褚挾其一部分頑強殘軍退津東。此六月十二日和平收復天津之經過也。

乙、總理靈前之四總司令北伐完成祭告與整理軍事方案之製定

蔣中正總司令於北伐戰事告終後，即實踐其一月間所發之復職宣言，向中央辭去各職，準備下野，中央竭力慰留之，各方亦紛電堅挽其繼續擔任總司令。六月十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推蔣赴北京祭告總理，並視察一切，以便移總理遺櫬來南京安葬。蔣負此重責，不能更辭。嗣中央又加推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總司令參與祭告典禮。蔣乃於六月下旬繞道漢口，邀李宗仁偕同北上，更在京漢路上晤馮玉祥。七月六日四總司令在北平（時北京已改名北平）香山碧雲寺總理靈前舉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禮。東北和平解決之方略既定，國內一時無繼續使用大兵之必要，乃退而謀整理軍隊，實行兵工政策，會同製定軍事整理方案，以便提中央五次全體會議，爲各集團軍一致遵行之標準。

七、東三省問題與關內之肅清

張學良回奉天後，鑑於大勢，且深痛乃父死於日人之陰謀，決計停止

對革命軍之軍事行動。七月一日，電革命軍表示其希望和平與不妨礙統一之意思。四總司令在北平時，其代表邢士廉等四人亦由海道趕至，切實表示歸降之誠意，協商統一之辦法。商議稍有頭緒，四總司令因須參與中央五次全體會議，急行南歸，派方本仁偕邢士廉等赴奉天，作具體接洽。既議定於七月二十二日三省及熱河一致易幟，乃先三日，奉天日總領事出而阻止，以嚴厲之詞，迫張中止其事。其後日政府又派著名陰謀家林權助以參與八月五日張作霖葬儀之名赴奉天，向張學良作二次警告，威脅利誘，無所不至。然張學良已決定不妨礙統一，雖受迫暫緩易幟，而東北問題之實際已解決，僅餘一表面之易幟問題矣。

張宗昌褚玉璞殘部數萬人，盤據天津以東，擾亂秩序，妨礙統一，閻錫山於六月下旬本有即行肅清關內之意，張褚乃請張學良向革命軍方面緩頰，謂將與奉軍同時歸附。革命軍允之；欲待其交出部衆，自行下野也。乃張宗昌初無誠意，繼續盤據津東。七月下旬，白崇禧因閻錫山病歸山西，暫代主持北平軍事，已下令各軍實行肅清關內，而張宗昌更求張學良向南京方面請求稍緩，結果僅熱河方面因湯玉麟易幟，得告段落，津東軍事仍復停頓。八月間，鍾震國既有煙台之變，方永昌又重振於膠東，張宗昌乃更欲在天津有所活動，並圖運所部赴魯東。降軍張敬堯部首受其誘惑，叛變遁去，傅作義收編之雷長祿等四師亦別有陰謀，於三十日為傅覺察，繳械遣散。於是東征之事，乃不容再緩矣。

白崇禧總指揮鑑於津東外兵紛駐，軍事上甚易引起誤會，於九月一日分訪北平各使館，有所解釋。二日赴天津後，又訪各領事，更特訪日軍司令新井龜，請其諒解。總攻擊令既下，中路以陳調元之第三十七軍為主力，擔任肅清寧河東豐台後前進，與徐永昌劉鎮華由盧台沿鐵路前進之右路軍會師攻唐山，左路第四集團軍歸李品仙指揮，由豐潤玉田前進，占領盧龍，以監視敵軍之受降；另以方振武高桂滋在喜峯口警戒熱河，並阻敵軍向熱河逃竄。時張宗昌褚玉璞因魯東局勢變化，方永昌鍾震國失勢遁逃，魯東活動之希望已斷；張學良又派何豐林對之作最後警告，不願更受其欺，並派軍拒其竄灤河東面，張宗昌乃指揮其殘部作殊死戰。白崇禧見戰事非可即了，於九日親赴前敵，指揮作戰，十日，革命軍即佔領張宗昌總司令部所在之唐山，次日又占領開平。白即駐唐山督各軍向灤州總攻擊，十三日佔領之，俘獲極多；灤河東岸防張宗昌軍東竄之奉軍，當時因放張宗昌眷屬車過橋，為潰軍所乘，被其大隊衝入，在昌黎發生衝突，張學良急遣楊宇霆率大軍入關援救。初因張宗昌軍死戰，奉軍頗受損失；革命軍派隊渡河後，張宗昌兩面受攻，不得已於十九日赴安山與楊宇霆會面後，即向所部下停戰令。二十日起，張宗昌褚玉璞之直魯殘軍在兩面包圍中分別向革命軍奉軍繳械歸降，將領自許琨于世銘以次均降伏，張宗昌隻身逃去，褚玉璞則早已離軍他去矣。二十三日，白崇禧迫降軍乘車赴胥各莊古冶等處包圍而解決之，降軍抗拒，又發生劇戰，卒擊斃降軍千餘，盡繳其械。至此直魯軍完全消滅，革命軍與奉軍實行攜手，北伐戰爭，遂完全結束。

一七年九月二七日完稿

美國本屆總統競選運動中兩大黨的政見宣傳

這幾篇文章都是從美國現代史科雜誌 (Current History) 六月號中譯出來的,原有十一篇,除下面的四篇外,還有譚唯思 (Dwight F. Davis) 的共和黨並不是帝國主義的黨,麥唐納 (William MacDonald) 的總統競選運動的背景,羅斯福女士 (Anna Eleanor (Mrr. Franklin D.) Roosevelt) 的一九二八年詹夫遜主義之爭論,(按卽信任人民與畏懼人民之爭論——譯者), 法米德 (Robert M. La Follette Jr.) 著的一九二八年之進步黨,波裘 (Victor L. Berger) 著的社會主義者反對二舊黨,加波爾 (Arthur Capper) 著的禁酒是領袖黨的爭點以及彼得女士 (Anna C. Bird) 著的共和黨所爭的是全美的幸福。但這裏因爲限於篇幅,並且這幾篇又好像不很重要,故沒有譯出。

陳彬龢附誌。

美國兩大黨（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總統競選運動日期逼近了;全國人民不但注意於各派的候選人對於他們所發的言論尤感興趣。下面選錄各黨代表人物的幾種政見,目的是在幫助讀者了解他們的政見以推測這次競爭的結果。

一 共和黨領袖之遠大眼光

（此篇爲波爾頓 Theodore E. Burton 著,波氏屬共和黨爲烏哈烏省國會議員,前參議院議員,戰時公債委員。）

有許多問題兩大政黨的論點各有明白的分界,但也有許多並無顯著的不同。例如對第十八次的修正案兩黨都不贊成取消的;法律效能的增加案,兩黨意見也無不相同。候選者的人格與目光或兩黨政策之差異,似乎是重

要問題，但各黨自己內部也不能一致認這個爲主要的爭點。

對於戰後退伍兵之處置，及傷亡將士之賙卹法，雖在共和黨握政權之下所通過但兩方卻有很友誼的協調。對於保護勞工築路，墾殖，水利等政策之通過雖然是共和黨較爲有力，但民主黨亦無明顯的異議。

兩黨的爭點只在偏私的政治設施，建設商業海防的方法，以及較不重要的菲律賓問題，民主黨是主張立卽實行，而共和黨則以爲尙非其時。對於加入國際聯盟一事，兩黨的看法也很不同，雖然我們難以知道這在實際上究竟是怎樣的重要。民主黨一九二四年的政策，極力稱讚國際聯盟，卻不贊成由國會通過加入爲會員，而主張付諸全國人民總表決。

有益的保護稅　在兩黨間有一個極大的異見，就是保護稅問題。這是共和黨的根本要道，視爲替人民謀物質幸福所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沒有保護稅，我們國家的生機就要衰落，工業就要停頓而至於奄奄待斃。這種稅賦可以助進各種職業，可以保護工人的對外競爭。民主黨以爲美國占有特殊地位，不必仿他國施行保護稅條例。這是他們的錯誤見解，長久未經改正的錯誤，到了大戰告終以來就見得他們的說話之不眞確了。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休戰到一九二二年八月保護稅律制定，其間有三十三個國家課收新稅，或實際上增加了原有的稅率。從一九二二年八月到現在，又有十九個國家徵收新稅或增加舊稅率。所以總計有五十二國，或說全世界各國都有加稅的舉動了。民主黨在一九二四年明白宣言說：『共和黨的政策是減少國外營業，』然而事實適得其反。從新稅通過以來，對外貿易超過大戰以前，更遠勝於世界各國；出口是如此，進口亦是如此。

共和黨的政績　自從一九二一年哈定總統就任以來，共和黨執政七年，政績實大有可觀。公債減少六十億元有餘。民主黨人所最希望的審計制度，亦於一九二一年在共和黨政權之下成立。那時通過了三種節省方法，每年可減少人民十五億元之負擔。美德和約也成立了；兩國間難以解決的條件，很滿意的都訂定了。一百十五億的國外債務，也都整理好了。其餘如與各國修訂商約等事也都有很好的成績。

共和黨的等級與排行制的組織法，比任何反對黨都來得統一而不分散。全體黨員無論何時，無論何地都不易受人運動，或被人吸引。這是在一八九六年反對賄選運動上就可以看出來。那時民主黨的政策雖然很能吸引人，雖然有很多的人被他們似是而非的應許所誘惑，結果麥荊萊被選爲總統，而他們的計畫就完全失敗。有許多有價値的民主黨人，從此脫離了黨籍，或與黨遠離。

關係國家及人民的幸福問題，共和黨的方針永不改變。牠的領袖在此進步的發展的時代，對於國家的需要都有遠大的目光。他們的大目的長久保持着絕不搖動，而新的政策卻常常隨時變而採用，以謀適應。雖然有幾種計畫是失敗的，但亦多半爲公衆利益着想，毫無

自私自利的意思。

從一八六一年林肯總統就任後，共和黨治國，其進步之速，尤較勝於任何時期任何國家，因此我們國家的前途希望就非常美滿。我們共和黨是有希望有信仰的。我們是樂觀的，凡是消滅民衆能力的悲觀態度我們都要宣告其死刑。我們雖有時失敗，卻決不因此而躊躇退縮，只是鼓着勇氣，永久的堅持着我們偉大的主義。

二　民主黨的國家政策之誤錯

（此篇爲薛兒籌氏 George S. Silzer 所著，氏屬民主黨，一九二三——一九二六紐及西省長，一九二四年民主黨提名候選總統。）

又是一屆總統選舉期到了，民主黨的黨員彼此相問着這不是吾黨成功的一個好機會嗎？其實這個問題以前常有人問過，可是問總是這樣問，吾黨於總統選舉還是一屆一屆的失敗過去。直到最近，吾黨黨員對於繼續失敗的總統選舉，簡直沒有人去研究其原因。如果，本黨還是繼續爲國家大選舉一個代辦機關，那末我們就當急起直追的去研究去分析以前失敗的原因。

民主黨是長久的失敗者，這是什麼人都不能否認的；因爲牠在過去的六十七年中祇有十六年握有政權。但是牠爲國家的大政黨已經一世紀於茲了，而共和黨則從一八五六年起才成爲大黨。在那個時期中有許多小黨倏起倏滅都無持久的性質。根據已往而看，民主黨的光景是黑暗的；可是牠已有了很長久而可貴的經歷；牠已產生了許多偉大的人物；牠的事業之恆久而有價值，早已在人耳目。牠替國家建設過了良好的政治。牠阻擋了反對黨的過分舉動，和他們所組織的不良政府，換句話說，牠幫助全國人民已爭得了許多的利益了。牠握政權時所有的設施，反對的人很少，而稱讚其功績的人卻是很多。

強有力的民主黨總統　本黨雖沒有許多總統供獻給我們的國家，但是凡所被選着的，都是有德行，有能幹，有理想，有眼光的特出人才。量雖不多，而在質的方面的優秀卻很能補此而有餘。任他是怎樣的一個苛刻的批評者，對於克勒佛倫（Grover Cleveland）與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不能否認他們是堅強的愛國者。他們不但爲本國人所信仰，且爲全世界人所頌揚。在全部的人類歷史上他們也必定有相當的地位的。威爾遜的名字常常很自然的與林肯並提。克勒佛倫的政治設施雖然不及羅斯福那樣的足以博人稱讚，但他的功業至少要與羅氏一樣的燦爛，幷且更見永久。提起一八六〇年以來的偉大總統，林肯，克勒佛倫，羅斯福，威爾遜，他們的名字實在沒有高低的。

本黨既有這樣的成績，那末爲什麼不能常常握有國家的治權呢？這個疑問是很容易發生的。從表面上說來，大概總是一般人對於本黨沒有信仰的緣故。

民主黨在各地方的勝利　不要想因爲從

本黨中所選出的總統少，就說本黨是常常失敗的。我們是勝利的。不過我們的勝利不在全國的總統選舉，而在握有各地方的政權。從既往到現在，全國各省的省長，民主黨幾乎占其半數；多數的縣市政府及其立法機關都在本黨的掌握之中；極南數省如阿拉白馬，阿根撒司，佛羅立達，喬治亞，路易西那，米西西比，南北加路里那，香納西，塔克撒司，佛極尼亞，更是歷來完全在本黨治理之下的。一個黨在各地方恆久的占有勢力，不幸在全國不常有的大選舉上失敗了，難道就可以因此而說牠是個不能勝利，不足對敵的黨嗎？在現在（第七十屆國會）參議院總數九十六人中本黨占四十七，衆議院四百三十五人中本黨占一百九十四；全國所有的省長本黨占二十二人。老實說一句，民主黨之所以仍爲全國的大政黨，就是因爲牠在各地方的勝利。若是本黨的存在是單靠着全國的大選運動，那末牠早已烟消雲滅了。因爲牠占有二十餘省及許多縣市的勢力，所以在大選時終究是別黨之大勁敵。

本黨有思想的黨員腦子裏時常盤旋着這個問題；我們的黨是不是要繼續的成功於各地，而失敗於全國？我說要回答一句說如果本黨的政策不改變，我們是終不能得到全國的勝利的。

保守的國家　共和黨之所以能操勝利，是因爲我們的國家是個保守的國家，而牠呢，人人視爲保守的黨。當勃林氏總理民主黨的時候，他惟一的工作就是揭示共和黨的守舊。保守是最容易最自然的事；年輕的人很快的長大起來，他就滿懷着新希望；才懷着希望的時候，保守心就來了。

有這樣好的富源，這樣大的土地，人民這樣的耐苦，這樣的好勝，有發明的天才，組織的奇能，善於製造機械，發展實業，又有自由的精神，均等的機會，因此就造成了我們這樣偉大的國家。這樣慘澹經營而成立的一個國家，自然誰也不願意見她被人毀壞。因此什麼無政府主義啦，極端社會主義啦，共產主義啦，以及其他種種主義，凡足以危害我們國家的，都沒有機會可發展其勢力，然而同時她已就此成功了個保守的國家了。因爲我們的國家是保守的，所以有選舉權的各個人，大抵跟着保守眼光去投票。有一句老話說，一個民主黨人發了財，他就變爲共和黨人了。這不是一句尖刻的話，實在牠的背景在那裏我；不過借來說明有了錢的人容易變爲保守罷了。便是社會黨共產黨人，一旦成了大商家大雇主，他的眼光也就很快的變爲保守了。從以前到現在，發達的民主黨員，一個個背棄了他的黨，所以我們黨的力量就漸漸地單薄起來了。

民主黨應當是自由的進步的　共和黨自己是守舊的，所以能在守舊的本國裏屢次得到勝利。如果民主黨實在是個自由主義的黨，那末牠也必定能够常常使人不滿意於本國的保守，而吸引大家傾向於本黨本黨因此也就能得到更多的勝利了。可是照本黨現在的情形看起來，卻是非驢非馬，既非保守，亦非自由主義的，祇是二者兼有一些而已。因爲有此事實，所以難怪有人要說，民主黨與共和黨沒

有什麼兩樣。這句話實在是不錯的，兩黨一向是比肩而行的，卽在選舉的時候也無顯然相反的爭點。兩方的演說家和國會裏長於辯才的議員，可以用好幾個鐘點來指陳出兩黨的異點，但是仔細分析起來，他們所說的大抵相同。所不同者只有相傳的基本的幾點，然而這幾點也因爲年長日久而不視爲重要了。其實最大最長久最實在的異點，是共和黨比較的固執守舊他們專注意於金錢主義；民主黨比較爲自由的進步的，他們都是依賴着勞苦工作而生活，多注意於人的方面而少注意於金錢方面。福勞司脫(Stanley Frost)說：『共和黨引起了奴隸問題；牠曾設計助進了工業的發達，現在卻要躲避罪名。如果唯物史觀是不錯的，恐怕共和黨要永遠成功。』

民主黨是一個守舊黨 本黨最大的弱點就是牠雖然不是保守的，而事實上卻是保守的；雖然不是個自由黨而事實上卻是自由主義的。這樣的不能專於一方，終究是不會成功的呀。以這樣的一個黨，而要想得到多數選舉人的信賴，談何容易呢？能力與勝利不是唾手可得的，必須有相當的代價，相當的努力。在共和黨的言論中也不是專於一方的，然其最後意義，則必能看出是保守的。民主黨若要得到全國的勝利，那就須決定，如果不是比共和黨還要保守，卽是要眞正自由的眞正進步的才是。只有這個方法能希望多數選舉人來和我們站在一條線上。要把保守的共和黨傾倒，不是一回容易的事，除非有一個眞正自由主義的黨，比較上還可能些。一個眞正的自由黨便是在十分守舊的國家裏，也常常會得到勝利，決不會像我們過去的民主黨這樣的屢屢失敗。

「大鹿黨」(The "Bull moose" Party)

一九一二年的競選運動給了我一個最好的例子。握權很久的共和黨，變爲太守舊太蔑視公共意志了。那時羅斯福總統計畫糾正他們幾種過錯，並且極力使他們的黨更趨於自由主義。這年(適塔孚脫氏被選舉爲候選總統)羅氏更覺得要打破他本黨的保守主義，非使黨友對於國家問題有更加進取的眼光不可。結果，他就組織了個「大鹿黨」做起榜樣來；竟使大家選舉了塔孚脫爲大總統，假使民主黨早已是個眞正的自由黨，那末「大鹿黨」所有的票權自然是歸於民主黨，並且也不會有機會使共和黨裏分出獨立派來。假使民主黨眞正是個自由黨，那末共和黨裏傾向於自由主義的人，大家也要選威爾遜了，(那年威氏亦爲候選人)因爲他是被大家看做一個進取者的。

歷史告訴我們在守舊的國家裏，自由黨常有機會去糾正種種過惡，制止握有政權的敵黨之肆無忌憚；因爲這樣做，所以國家能轉移到合宜的地位。吾敢肯定的說，這樣的機會，常常臨到我們，至少要比半世紀前加多四倍。

共和黨的幸福論 幸福不是政府一紙命令所能得來，是從人民的辛苦與努力得來，是從理財家資本家勞動者及其他分子所創造出來的。共和黨或民主黨都不能獨自造得出來的；這是兩黨的人共同有分去造成的，所以

也須由兩黨共同享受其利益。要是不然，那末便是國家行政可以專爲一黨一系造幸福，這難道是合理的嗎？

共和黨往往揭櫫「幸福」二字；這明明是在那裏請求投票人一同保守，教他們什麼都不要做，以免搖動了所謂幸福。有思想的人當然不會相信民主黨不要國家興盛，但是多數的投票人卻被共和黨幸福說所蠱惑，而不肯成有什麼改變。這是因爲他們的思想本來是保守的。

勃林氏的不良影響　民主黨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在勃林氏（William Jennings Bryan）操縱黨權太長久。勃氏是個兩重失敗者；一方面他自己不能勝利，同時又阻擋了別的黨員的勝利。這樣經過了一個很長的時期，我們的黨就失去了團結和統一的意志。勃氏一定自以爲已使民衆對於國家問題更有自由主義的眼光，而傾信他所發表的政見。其實這是時代要求自由和進步，那裏是他個人的能力。勃氏並非常常是個自由主義者，有的時候，他似乎是激進分子。他所發表的提議，後來兩黨雖都採取了一點，但有許多確乎有過早之嫌。他的弱點就是：不是太重理論遠於事實，便是思想膚淺，容易被反對派指摘。他的過於超遠的理論連他本黨裏的人也不能贊同。勃氏對於重要問題既不能下深切的斷論，又是偏心太重，自己的意見不能與人調和，所以不獨他自己在選舉上失敗，連他的黨也因此而好幾年來不能得到勝利。他所揭櫫於衆的，大抵是爲人類的權利，人類相互間的要素，他又有堅毅的精神；可是因爲他不合時宜，不能得到民衆的同情，所以終究是失敗了。我們的黨到了現在的地步，應當急急脫離勃氏的特別影響而走上一條更新更正當的途徑；不然恐怕要每況愈下了。

我們在這裏述說民主黨的失敗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我們的敵黨在選舉時候所用的經費。他們是有錢的黨，每逢爲着什麼大的運動，馬上可以募到大宗捐款。這種方法用得正當，確有極大的能力幫助他們得到勝利，可是用得不正當那是非常危險。我們相信，在過去的歷屆選舉中，他們的確曾有利用金錢勢力而得到勝利的。

各省參議員及其他選舉，他們往往用賄賂來得到成功，這是早經事實給我們證明了，可是一般民衆卻不注意及此。這是多麼可歎的一回事啊！難道我們國家的良心已經被唯物主義弄死了嗎？怕是我們民主黨對於這種腐敗的事情沒有出死力去反對去攻擊其過錯而弄到這個地步吧！

共和黨得到勝利的另一方法，就是全國的報紙多數是他們黨裏的人所辦的。他們利用報紙來反對民主黨，用來爲他們本黨作巧妙的宣傳。因爲民主黨有勢力的報紙比較來得少，所以要把黨的思想灌輸於全國，機會不很多。

不幸的地方主義　民主黨是個渙散的黨，一個渙散的黨如何能得到勝利呢？共和黨也是一個渙散的黨，但是有一件事他們是一致的，就是保守主義。除了這點，便與民主黨一樣

的渙散。南方是常在民主黨勢力之下的，東西兩部亦各有數省但是情形各不相同，怎樣能聯合起來呢？譬如拿稅賦一事來說，路易西那的糖業者，牛極西的陶業者，以及其餘省分的民主黨的工業者都爲自己着想，爲自己說話，只要求自己方面的減輕，那裏管別人的加重。因此，他們的代表雖屬同一個黨，在國會裏討論這賦稅問題的時候，就不免要分起意見來。其餘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是如此，例子也舉不勝舉了。這種情形共和黨當然是同樣的。這樣大的一個美國，各地有各地的情形，各業爲各業的利益，實在不容易一致。有許多問題，也是必須要互相反對，然後可以尋出一條公平適當的路來。所可惜者，民主黨沒有一種主要粘性，像共和黨一樣，可以結合各地的黨員。

民主黨國會議員的不一致　最足以使民主黨示弱於人者莫過於牠的議員在國會裏的行爲。原因總是因爲他們祗爲本地方爭利益，卻並不是對於代表黨的名分上有何不忠心。本黨的議員聚攏來開會討論的時候在合於黨義的政策上難得有全體一致的。如果這種合於黨義的政策決定採用了，那末就要與別黨衝突起來。衝突而得勝了，要付表決或執行起來，本黨議員又不能一致通過或擁護；衝突而失敗，本黨議員亦不能站在聯合戰線上再向前進。他們所以必須爲本地方爭利益，也因爲不如此下次不能再被選的緣故，因此一念，就弄得意見紛歧，黨的精神渙散，要求黨的勝利就愈非容易了。

幫助了共和黨　最近國會裏共和黨提出減輕進口稅案。有幾個民主黨議員主張多減輕些；有許多是不主張的。於是就分作兩派；結果呢，幫助共和黨通過了們他的議案，而民主黨則徒然無功。其實這種議案若非民主黨人相幫投票，決無成立之理。所以照我看來，本黨的政策到如今無非在增加敵黨的力量而已。

本黨在南方的勢力，無問題的可以長久保持下去。對於省長選舉等必可繼續操勝利的左券。本黨也會繼續的爲全國所畏懼，而遇着共和黨內部不一致的時候，或有人格才能兼優爲全國所景仰的候選總統時，本黨是必能得到大選舉的勝利的。

本黨各領袖最近之主張　麥開圖威廉（William G. McAdoo）當其辭去候補總統之時，曾發表了短短的一段意見，認爲本黨今後之出路。他說：『我所認爲最重要的就是須把民主主義與進步政策列爲最高原則，因爲這樣可以表示出聯邦的憲法還是原原本本的保存着沒有損壞；法律須嚴格執行，不准隨便廢弛，因爲不是這樣，穩固的政府將不能成立，自由的幸福也將隨之而消滅；農業須有公平待遇，否則農民就不能得國富中之應得部份；各階級在社會上與經濟上須一律平等，不然，人生的機會將不能擴大。』

米立德愛特文（Edwin T. Meredith），威爾遜總統時農業部長，指示我們說：『爲全國的最大利益計，我們是要求一個候補總統，他是能使農業得到一種平等的機會，工商界也能獲得相當的待遇，此外還要能夠執行第十八次的修正案。』

威爾遜總統時代的海軍部長台訥斯軸斯夫斯（Josephus Daniels）的意思以為本黨而欲在競選中得到勝利，於國際政策與徵稅政策二方面須特別注意。他鄭重地說：『我相信民主黨應當集中其力量以襲擊穆爾岡院（House of Morgan）與密倫院（House of Mellon），因為前者壟斷了政府的國際政策，後者把持了政府的徵稅政策。』

密沙里省（Missouri）的參議員里特（Reed）以為本黨競選運動的勝利，差不多完全在批評共和黨的弱點。

各領袖最近主張之批評　麥開圖君的主張中，所要求的範圍未免太狹了，除了禁止毀法與救濟農業兩個富於爭辯性的題目外，簡直什麼都沒有。他把公衆意見與公衆討論所猜度的話，順水推舟的作為兩黨的分界線了。我覺得本黨對於這兩個問題應當採取一個強有力的立足點，一次斷定了誰是誰非，決定了進行的計劃以後，就不必多事爭辯。米立德君的主張，實際上不過是單一的政綱而已，換一句話，就是農為邦本。台訥斯的主張，我們很容易看出不啻是回復到『勃林時代與勃林政策』（Bryan days and Bryan policies），其競選時的節節失敗，猶斑斑可考，我們何必再去蹈前車之覆呢？并且這是破壞而非建設，更非吾人所當為。至若里特的主張批評對方弱點，要亦無非是破壞而已，這種消極的政策，當然也非所宜。

我並不是說這幾位領袖都不願把他們的主張加以補充或加以修改，但是至少我們可以說，他們所發表的都已經是他們所認為登峯造極，最高無上的意見了。其實這種意見充其量不過是限於一種單一競選的危急時候能夠適用而已。一個政黨所需要的並不是一種應付某種問題的急切計劃，乃是一張確定的航海圖，藉此可以一帆風順的到成功之路。而他們種種主張則又多半曾經被狂風驚浪所顛覆，我們今日痛惜其過去之失且不暇，又何必再去蹈其覆轍呢？

最近司克立泊斯哈佛報上所發表的自由主義政策大綱，倒很值得我們民主黨的注意，茲錄之如下：

承認本國經濟地位之業經變遷，今後須在國際間取得一個合理的地位，並須有比較持久的對外政策。

承認憲法中民權一部內各條的根本特質。

承認今日大多數禁止奢侈的立法之無謂。

對中央政府及「最高權」制以及私人經營的水力制度，應有確定的態度。

懲辦各地蔓延彌廣的政治上及行政上的舞弊。

這樣的幾條，要當做一種政見或黨綱，當然也嫌其範圍太狹而又殘缺不全。但是民主黨而欲成為一個自由主義，那末這一個大綱實在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竇維斯（John W. Davis 民主黨一九二四年候選總統）之宣傳　竇氏在一九二四年總統競選運動告終的時候，所指陳出的今後的政治途徑，比較的高明得多了。他是主張：

要廢除最高階級者的特殊權利，制定並實行美國公民機會均等的法律。

要修改稅律，不使阻礙正當的工業，但須留意着不許有借着法律的庇護而壟斷或侵害別家工業的事。

行政費用須極端的經濟，并於最短期內減低進口稅及別項稅率。

政府服務人員須規定幷維持其工作與酬勞。

法律上及行政上要使農民有計劃自己發達的權利，要使農業與其他實業有經濟上之平等。

對勞苦度日的勞動者，應當有同情的態度，給他保障經濟的正當武器，使他有機會可得與聞政府方面關於工人權利與工人幸福之事。

要堅決的反對地方分權之擴大，同時也須反對中央政府把較宜於一省政府去執行的事，奪過來歸之於中央。

要盡我們全國的力量對於世界的永久和平有所供獻，並要重新造成為人類道德的領袖地位。

回到約弗遜時代　吾人若仔細考慮一下，就當明白要本黨得到勝利非可坐而待之，必須要有所作為。既然如此，那末我們就該捨去現在所取的途徑而回到出發點去。這便是重新採行約弗遜氏（Jefferson）的信條。實行約弗遜的說話，並非為一黨的利益，實為國家全體的好處。他的信條是：

對無論何人，在宗教的地位和信仰上，一律要平等與公道。要與各國和平，交往有敦厚的友誼——不要與任何國家聯盟，致為所累。

維持各省政府的權利，因為這個制度最適用於地方行政事宜，而為反共和的保障。

保持憲法中所給與中央政府的權，因為這是我們國內和平與國外安穩的鐵錨。

人民要熱心注意於選舉的權利，用和善與穩當的方法去糾正一切選舉的腐敗行為。

要絕對服從多數所議決的事，這是共和政治最重要的原則。

要有訓練成熟的軍隊，這是國家的和平所倚賴。

民政權要高於軍事權。

一切國家公費要節省，以求減輕勞工的負擔。我們的公債要照期發還，以保國家神聖的信用。

獎勵農業，使商業與農業相輔而行。

散佈新聞依據公共意思把一切社會過惡定為罪案。

宗教信仰須要自由。

出版須自由。

人民在法律保護之下，有身體的自由；陪審員須有公正的選舉。

以上這些原則是領導我們經過了革命和改造的時代之明星。

我們民主黨因為不能團結的緣故在許多事情上顯然已經遠離了約弗遜的意思。約氏的說話，是不容懷疑的，決不能說他太「斯文

氣」一太不切事實。他從歷史上經驗上吸取了一種靈力，使他的言論有生活性。所以他的每一個原則都可以施之於實際的事，而能合於現時代的情形與需要。如果本黨的領袖仍要想得到勝利，那便要把約弗遜的原則來作為基礎，將政策和立法的程序建設在牠的上面。我們且拿各種問題來試驗試驗這些原則看，倘是不合於需要的，就可棄而不用。也許有幾個黨員為自私自利的緣故，起來反對這些標準原則；這樣他們便是屬於他黨，而非真正約弗遜主義的民主黨員了。暫時的失敗或許會有的，但是這些永久不滅的原則，必定要得到最後的勝利的。只有團結一致的黨，可以得到勝利；只有大家皈依約弗遜的信條可以使本黨一致團結起來。

三　『驅逐奸徒』是民主黨的目標

（此篇為伊文斯 John Gary Evans 著，伊氏屬民主黨，南加省省長。）

從共和政體成立以來，每遇選舉總統大運動時，必有驚動一時的爭論。一八九六年麥荊來（Mckinley）被選舉為總統，實因馬海南（Mark Hanna）的陰謀而成的；這樣遂使政黨競爭運動上創行了一種有瑕疵的行為，凡披閱歷史的都能知道。起初馬氏為青年的先導，未幾即為烏哈烏省的黨首，聞名一時。馬氏的唯一信條，就是以金錢為萬能之源，什麼事都有牠的代價。馬氏說要黨的勝利，必須有一個肥厚的經濟部。此種鄙陋主義，竟然成為共和黨的公開論調，而馬氏則為該運動的最有力的幹事員。他以為這是他們黨的救星。威爾遜（Wilson）總統執政以後，共和黨遂公然採用最卑鄙不道德的金錢政策。海斯（Hays）和密倫（Mellon）把他們黨裏的事披露了出來，就知道馬海南氏的主義，至今依然是共和黨的信條。

哈定（Harding）的執政，要算是本國史上最腐敗的一頁了。柯列芝總統就職之後也無非仿行哈定的政策而已。以公正的眼光來論柯氏，可說他僅有總統之名，而密倫秘書卻有行政首長之實。高等司法委員會，揭示密倫之罪，與萬爾氏同等。萬氏在本雪佛呢亞（Pennsylvania）參議員選舉運動中曾違法私用公款。萬氏因此於參議員中為人拒絕入席。柯總統曾禁止人們討論此種國家政策，但終覺密倫氏所披露的應當重新發表出來。

腐敗的記述　偷估人民的產油區域，賄買內閣官員，司法部的舞弊，包庇腐敗的陪審員，縱逃要犯，等等罪惡，行政部默默無言，反把真情隱匿了。

一般財閥極力主張總統三次連任，然因被推舉者之良心覺悟，都是拒絕而不肯應許，所以沒有演成事實。若是歷史上能把華盛頓總統，拒絕連任三次的理由明白寫出來，那就更好了，可惜記載只是如此記載。因此在選舉競爭上發生上一種論調說：『應當恢復華盛頓，約弗遜，威爾遜時代的共和國，馬海南，哈定與密倫的富豪政治應當打倒，驅逐奸徒』

看到我國的農業狀況，實在可憐，農民的彼

產者，隨處都是。經政府調查，得其統計，知道南方的田莊，田價已從百分之三十五，降落到百分之七十五委實無市價之可言。以是田園荒蕪，觸目皆是，田主佃戶，莫不紛紛向城市方面遷居，往各工廠營謀他業。但因人浮於事，毫無插足之地，所以閒遊失業者一天天的增加。在紐約與芝加哥兩大城中麵包已成為極重大的問題了。每年所出產的棉花，不能賣好價錢，所以西部的農民本來家道小康的，至此大有不能圖生之勢力。東北二部的人民，極力拒絕供給大宗的賑濟，把衣食的原料屯積起來，視為奇貨以待高價。他們以賑濟為最不經濟的事。如果共和黨的總統把這事付諸全國公決，怕我們的國家就要鬧出地域爭鬪來——西南二部反抗東北二部——而造成不幸的革命運動了。

修改稅率的必要　修改稅率是本文中不可不論的一部份。自東北二部的政治家秉政後，反對改變人民的生活基礎，農民被國家稅法所刼奪者，已經六十年了。農民被壓逼，將所有的農產物，出售於外洋市場，即本國製造上所必須之原料，亦必售於外國。如果美國沒有這樣大批棉產，出售諸他國，而從中賺錢，那麼現在的合衆國恐怕是世界上一個負債的國了。西部農民對於稅賦，還是從新英蘭（New England）祖宗傳下來一種舊的觀念。直到近年來，才慢慢的改變，他們漸漸的覺得困難的原因何在，而不願再受共和黨人的欺騙了。東北二部的人對於救濟西方的義舉，若再不為之協助，彼等恐不久就要遇着衣食缺乏的時候了。從這一點上看來，這次民主黨必要得到勝利，因為扶助農民的主張是正直公道的。

各洲商務聯合委員會與鐵路的法律顧問及各前任總統其及其他政府中人員的狼狽為奸，不管航業界的死活而擅自允許火車載逾額的運貨量及人數，以增加鐵路的收入，以及委員會偏面的決定運煤率及揀剔標準，以使國內各鐵路的利益發生差別。凡此種種，都使我們不得不起來主持正義，要求把該委員會取消或給以相當的限制。犧牲了農工的利益而去謀大道的興旺，也須嚴行禁止，不然，國家財富的來源，行將掃蕩以盡了。

避免了禁止變法的爭論　候選人的特質與個性往往使各黨間的爭點，比黨綱更其重要。在一般政論家看來，黨的差別，倒是非重要的部份。例如他們都承認禁止憲法改更案，已經是解決的了。兩黨的講壇大都是隱約的說，「我們要求一切法律的確實執行，政治的設施都須嚴格的合乎憲法裏頭所載的基本原則。」作黨的演說者會解釋這是依照民衆的要求而抗抵一切非法的設施的。

如果民主黨把所有這些爭點寫上了黨綱，幷指定坦姆曼廳（Tammany Hall）領袖為其候選總統，那末坦姆曼廳的意思就立刻民主黨的黨綱與政策了。於是共和黨中能作諷刺圖者又可以藉此大大的賺一筆生活費了。我們能夠看見那民主小姐滿面笑容的騎在獅的背上走過，回來的時候，她已在獅的腹內而那獅的面上帶了笑容；我們又可以想見厥維特（Tweed）克羅勾李嘉圖（Richard

Croker)與馬爾輝杳來(Charley Murphy)冒充爲坦姆曼廳裏神聖的三位一體，使一個候補總統恭敬地跪在他們面前請求那神的指導；而民衆方面則驚疑着爲什麼他們是被請求着把小鬼攆了出去而放一個大鬼進來。

美痕(Maine)的國家民主主義給了我們這樣政治的一個實例。在他們最近的特別會議裏他們議決了一個議案，強烈的要求擁護第十八次修正案，并要求嚴格的執行渥而斯梯特條例(Volstead Act)；但是他們卻致派赴好斯頓(Houston)的代表去指定反對兩方而又贊同廢止渥而斯梯特條例的人做補選人。他們把『清水放在兩個肩頭上，』把甜酒放在背上去捉弄那批諷刺國家去迷亂他們的候選人。在政治競爭中嚴格的一致是沒有其地位的。『我們絕不能知道明天又將怎樣。』

在這種種的情景中，禁酒法當然是將變成顯著的爭點，雖然在他倆的政綱中兩黨都很忽視這一個問題。有了這樣的一個候選人，南部與西部的黨員間就要發生裂痕了，民主黨也將壽終正寢了。禁酒乃是南部的勝利。在這一個口號之下，每樁事情都將於她有利的。南部人民早經決定要堅持這一個議案，對黨內不崇奉不忠實於民主主義的敵人，不作些微的讓步。南部的人民是不願意被引到坦姆曼廳裏去的。他們要保存他們的榮譽與自尊，即使其他部份統統失去，也在所不惜。

四　在總統選舉中的民衆意思

（此篇爲貝畢爾 George Wharton Pepper 所著，貝氏屬共和黨，前品雪佛尼省參議員。）

不論何種有組織的團體——軍隊，教會或政黨，欲評其有價值與否，須以三事來考察牠：（一）已往的成績怎樣；（二）將來的計畫如何；（三）主持的是什麼人。簡言之，就是成績，計畫，領袖三件事。但這三樣中最重要的要算是領袖。

關於成績與計畫，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間，柯列芝總統曾在國會中發揮一篇議論，那篇正大光明的演說足以表示共和黨思想的特點。當時一經報紙登載，全國爭相傳誦。他所發表的有一點或好幾方面，是與其他共和黨黨員的看法不同，但很希奇，共和黨竟把個人的言論接受爲黨的意思了。在今日之下，黨的成績與黨的計畫不像平時一般的重要了。從前雖然爲了主義不同而發生了一次歷史的戰爭，但是今年兩大黨之不同，巳祇是對於公共問題的態度之不同，而非政治或經濟的主義上之不同了。若以柯列芝，休士與密倫三氏合攏來看，那正與一個整個的共和黨毫無兩樣。這是因爲三氏所發的言論所作的事情都先經過大多數人的判斷，所謂大多數人，就是共和黨。倘要明瞭民主黨勢力的強弱，必能看出他們的領袖與他們整個的黨完全不同。這是與共和黨不同的地方。這次在好斯頓會議的結果，民主黨必能找到一個候選人，其人活動異常，演說的聲浪，較諸柯，休，密三氏更爲洪大，措

詞更爲詼諧，他的說話更能引人入勝。民主黨的希望是在使投票人倦於老例而預備去作一回新鮮的玩意見。

今年兩黨間的不同，可以說是兩黨氣質之不同，我們可以說共和黨是要建設一個穩健的政府，民主黨則比較上主張急進。這便是所謂進步的共和黨員中易於發見與民主黨彼此相似的地方來。若要認定進步爲民主黨所獨有，這是大錯特錯的一回事。本來不是進步不進步的問題，不過是進程上速度有不同罷了。他們民主黨人的特性，也並不是進步的，他們不過是好作攻擊罷了。他們把輕率的攻擊代替了深沉的思考。

沒有兩個人皆贊成減低率稅，其一主張逐步進行，與公債一齊減少，一直到極低限度爲止。這人便是共和黨。那一個民主黨的人則欲用強迫的手段減少稅捐，卽使停止支付國債，亦所不顧。

兩黨都贊成救濟田農，按共和黨的主張就是柯休密三氏的主張。三氏對於農業發展的阻礙莫不盡力爲之除去，因爲共和黨近來所做出來的與三氏主張不十分相合，致使民主黨不能滿意，所以對於財政部不體卹農民及憲法的規定，時時要加以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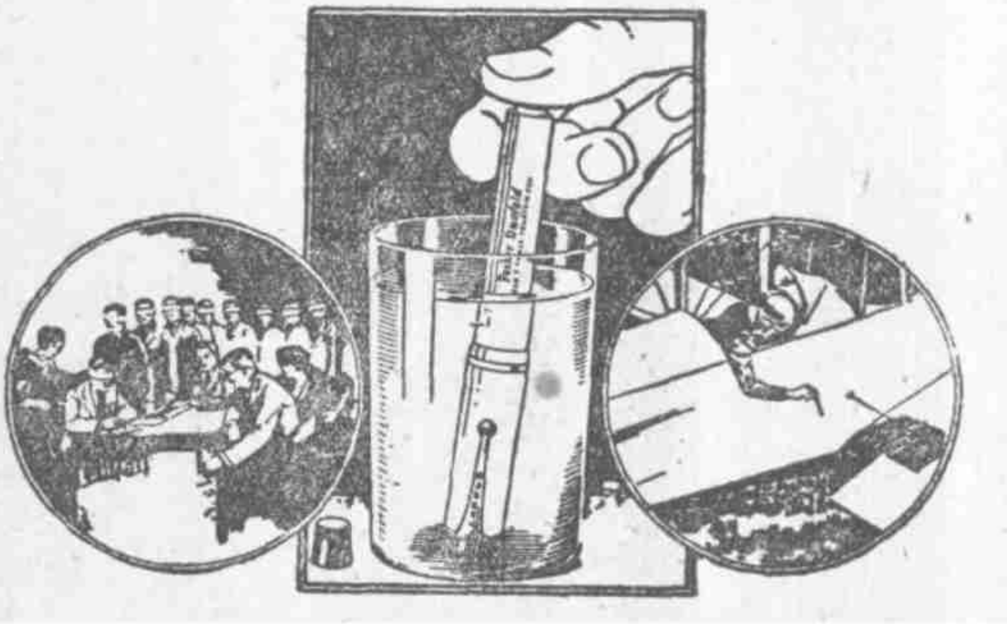
兩黨對於水災之區，大家主張各省政府去籌款賑濟。共和黨深覺地方財源之發展，須藉本省政府和私人之同心協力。民主黨主張急把所有的財力去救濟災區，以爲終比聽其自然而使地方財源破壞不可挽救，來得合算。

兩黨都要想盡美國的力量去成功國際的和平。共和黨以爲美國人民不受盟約拘束的自由意志乃是世界最大的和平力量。民主黨主張向和平路徑急急進行，以爲要把世界的文化與正義立刻提高，非加入國際聯盟不可。

總之，若民主黨在本屆國會定要成就他們急進的減稅主張及救濟農村賑卹災區對外政策等問題，那末到了卽在目前的總統選舉時，必定要與共和黨發生劇烈的衝突。

所以把今日的黨爭改低到了氣質與施政方法之不同。我覺得要用道德的辭句來解釋黨爭，一言蔽之，無非是沽名釣譽而已。那些「民主黨所認爲罪不容赦的共和黨卻以爲情有可原」這一類的話，我覺得倒是不說的好。「讓這個暴徒進來」一語是與「把這個小鬼趕出去」一個口號同樣的不宜應用，令人發噱。男子與女子們，在大庭廣衆，效村嫗謾罵的口脗，攻擊異己，最爲討厭。這種習慣，在政治上要算最不好的東西了。他們不滿於此黨，也不滿彼黨，好像這些公家的僕人因爲不忠實而失去民衆的信仰了。

我又不願意把禁酒法，作爲一種黨的爭點。無論那一黨都不能說第十八次的修正案必須更改，或是說法律必須嚴格執行。但是往往有很多人民當其私人的習慣一經產生，早就把其他應當注意的各方面都忘記了。這樣的一種人民，在本屆的總統選舉中，將是一個重要而非決定的份子。本屆的選舉將取決於美國人跑進選舉場的方法如何。要看他們是不是合組起一個選舉團，選一個大家所信任的人，還是把選舉當做碰幸運湊機會的一件事。



派克自來水筆之三種試驗

(一)墨水不洩

試以未裝墨水之派克自來水筆旋緊筆帽置於水杯中將其筆頂活塞下捺杯中無水泡上升此即不漏墨水之證氣尙不漏墨水可知

(二)高擲不破

派克自來水筆及活動鉛筆之桿管自原料更換後曾經一飛行家將筆自高空三千呎處向下投於堅硬之地上毫無破裂

(三)掩目試寫

以製造人家不同之新筆十一支令人掩目一一試寫十一人中有八人擇派克自來水筆可知派克筆之滑順易寫人所共賞

各處文具店書坊均有經售惟須認筆上西文

"Geo. S. Parker—DUOFOLD"

上海廣東路三號怡昌洋行獨家經理



Parker

Duofold Jr. $10

Over-size $14 Lady Duofold $10

人類的化成

忻介六

一　人類化成的時期

關於人類化成（Anthropogenese）這個問題，在古來就有許多學說。如以亞丹（Adam）生誕爲紀元的中世紀以來一般聖書流的學者，以及迎合聖書裏的意見說「人類化成在六千年前最後地變的時候」的屈費兒（Léopold Chrétien Frédéric Dagobert Cuvier 1769——1832），他們的學說，當然置之論外。其他近代的諸學說，雖根據於生物學（Biology）和地質學（Geology）的長足進步，但在現在看起來也不過是一種沒有實證的臆說而已。這是因爲可作人類化成的實證的記錄——卽化石靈長類的發見尙未完成的緣故。但是在第三紀開始以前，我們確知道沒有哺乳動物（Mamonalia）存在，當然也沒有人類存在的理由；而在第四紀之初，却證實有人科（Hominidae）生物的存在。所以人類化成的時期，終當在第三紀初至第三紀末中間的一個時期內了。

關於這個問題的學說可分爲二派：（一）如克拉許（Hermann Kolaatsch）氏等，以爲在很古的漸新世（Origocene）或始新世（Eocene）就有人類幹的存在。（二）如司旺爾白（Gustav Schwalbe）氏及其他多數的學者，則假定人類化成的時期爲第三紀的末葉。這二派的學說，雖然不能斷定孰是孰非，但在我的眼光看起來，司旺爾白氏一派的學說比較來得穩當些。因爲在眞的類人猿（Anthropomorpha）型的靈長類（Primates）的化石，在中新世（Miocene）以前的，至今日尙未發見；所以當然不能依了克拉許氏等的人類系統論而承認在中新世以前就有人類存在。又第四紀（Quaternary period）初的人類形狀是很原始的，叫他眞正的人類，實尙有躊躇的必要。眞正的人類是在洪積世（Diluvial Epoch）中世，才始出現的。所以人類化成的時期，當在中新世以後而近於洪積世的時候了。司旺爾白氏等因此說人類的化成是成鮮新世（Origocene）的末期。但這說也不過是一個臆說而已，其確實與否，還須依據將來的發見而決定。在

現在的知識範圍內實再不能比這個知道更多了。現在假定人類化成的時期為鮮統世的末期，但從這時期到今日，絕對確實的年數，仍不能知道。有是也有數種大略的數字，不過在這以十萬年為單位的莫大數字中任意撰擇一個，究竟是無益於事的啊！

二　人類化成的地方

推定人類化成地方的問題，比推定人類化成的時期更難。自古就有許多的學說，但總沒有一個可認為真確的。

依據恩美其納（Ameghino）氏的系統說，人類化成的地方是在美大陸，但這說是沒有根據的，美大陸的先住民，都是後來的，且在美大陸從沒有發見過比現生的廣鼻猿類（Platyrrhini）更高等的靈長類化石，從這件事想起來，也決不能說美大陸是人類的化成的地方了。

斯愛得賽客（Schoetensch）氏說人類化成的地方是在澳大利亞洲，他說人類是不備有自然的武器的生物，他的發生，非有一個無猛獸等危害，真正樂園的環境不可，而具有這環境的條件的地方就只有這澳大利亞洲了。所以他就說人類的化成是在澳大利亞洲。他還說在澳大利亞洲與亞細亞洲中間的陸橋，是人類的祖先動物在鮮新世的某時期由東南亞細亞渡來，找到這天然良好的環境，即澳洲地方而永住，人類就在這地方化成。現存澳洲的土人，就是最初人類的遺種，其體質文化的顯著窳劣，就可以給證明的。其餘的人種，因了智能的進步，知道了強敵猛獸等自然的災害，就把這樂土棄了，而傳播於世界各地，於是更有高度的進步。

此外克拉許氏又利用毫無可取的人類足形成說，以與現在澳洲的土俗相比較，而支助自己的學說。

但是澳洲的原住民是由馬來方而移來的早期的移住民，這在現在已由種種的證明，可說是事實了。又在澳洲的生物的新種的發生，在第三紀（Tertiary period）初以前就停止了，而且在那裏更不見有比有袋類（Marsupialia）更高等的動物痕跡存在。且斯愛得賽客氏所說的原人形化石，也沒有在澳洲的第三紀地層發見，所以這說是不能成立的。完全空想的學說，實無一顧之價值。

此外還有尉爾賽（L. Wilser）氏的北極起源說。此說是根據於化石人類及化石人類猿的分布狀態的。歐洲第三紀的 Dryopithecus Lart 及 Pliopithecus Gerv. 與第四紀洪積期人類的存在的事實，及爪哇島的 Pithecanthropus 和南美 Lehmann-Nitsche 的所謂 Homoneogeus 的分布狀態等，實為此說的根據。他說由南美及南洋向北歐沿大陸劃二線，相會於格林蘭（Greenland）。這格林蘭在第三紀，氣候比較溫暖，綠樹四時不絕，就是人類的搖籃地；發源於此的人類復如波動的南下，以及於遠方，於是在西方遺下 Homoneogeus 的第一頸椎，在東方殘遺這 Pithecanthropus。他們的子孫現在都沒有殘存。惟有留於北歐的為最發達，而成為現在的人類，但是這個學說沒

有把北極爲人類化成的地方的理由說明，只胡亂擬成二線，硬指其出會點爲人類發源地而第三紀的格林蘭的描寫也不過是一種空想，實不能承認爲眞確的學說。其代表原始人科的唯二的材料，Pithecanthropus 和 Homo Heidelbergensis 人，與一般猿類一樣生存於溫暖的環境，而如北歐的寒冷地方，當然是不能發生人類的。Homo Neandertalensis 人類的死滅，實爲寒冷的緣故啊！那末如 Wagner 等的北歐或北美起源說，當然是不能認爲眞確的了。

達爾文（Charles Darwin）以亞非利加的熱帶地域爲人類最古的鄉土，這是由高等猿類與人類的形態學的近親關係上而樹立的學說，亞非利加有 Gorilla 和 Troglodytes 大形的類人猿現存，又是其他化石種的產生地，則考察人類的鄉土自當首屈一指了。但是與人類最相似的類人猿化石，在南歐發見的比北方亞非利加來得多，所以假爲根據化石類人猿來考察人類的發源地，不如以北亞非利加和南歐爲穩當些！能在事實上視這地方爲人類搖籃地的也不少。最近 M. Hilzheimer（1920）氏依了如上的理由和下述的理由推定人類的搖籃地爲埃及尼爾（Neal）的上流地方。依據他的學說，他說：同種的生物，棲居於森林的，與棲居於原野的，比較起來，後者比前者來得高等。例如麒麟中的平原產與住於森林的麒麟，比起來，平原產的麒麟高等得許多。還有如西部亞非利加的原始林中的牛很矮小而東部亞非利加的牛生得很大，豚中最高等的棲於草原，而西亞非利加森林中的豬幾等於野豬；凍原產的馴鹿，爲鹿中之最大者，而居於平原的鼠形犀頭蓋骨也很大。這種現象不單是在有蹄類（Ungalata）裏可以看到，在陸生的哺乳動物裏可以說也是一樣的。這是因爲森林爲生物的一大保護裝置，所以森林裏的住民飢餓和危難比較的少，牠們可以不必因生存而奮鬬，就沒有促進自體進化的必要了，反之平原裏的住民，不斷的有危難起於自己的身邊，所以不得不立於激烈的生存競爭場，遂致促進自身的高度的進化。假如動物在由森林到野原的時候，沒有因了種種環境的壓迫而消滅，則這動物必進步到高等，本爲樹上獸類的人類，其化成爲地上的人類，也是一樣的啊！這樣說起來：人類的化成的舞臺，當在森林與野原相連結的地方了。又因人類決不至於自發的放棄這森林，故這時期當在與前者相同的移動退避的時候。就是北阿非利加與南亞細亞間一帶的熱帶林，在第四紀初因了寒氣的襲來樹上的動物羣遂變爲原野動物罷！而森林退避的速度，當然要視地位的不同而各異，也許因此，就產生各種不同的人種罷！但是如 M. Hilzheimer 氏所說埃及尼爾上流的地方爲世界人類文化的搖籃地，實在尙不能認爲妥當。這因爲這北阿非利加與南亞細亞是很廣汎的地方啊，同樣廣汎的地方還有許多，所以決不能斷定人類的化成一定是在這尼爾的上流地方。我們由這個外的條件以推定人類的化成，還不如由人類祖型的樹上動物的分布而加以推定，來得妥當些。雖然在埃及或者仍有發掘大型類人猿化石的可能性，但是這種的發見還不能充分的來

證明牠，所以這個學說不得不由將來的化石靈長類的發見，來決定牠的價值了。

更有赫客爾（Ernst Haeckel 1843——1919）和客納愛爾(Knauer)氏等，根據爪哇島的 Pithecanthropus 的分布狀態，推定 Madagascar 島爲人類之發現地。阿爾鐵（Arldt 1915）氏推定中央亞細亞西藏高原爲人類之發源地，司旺爾白 (Gustov Schwalbe) 氏也贊成此說，但此等學說皆少事實的證明，仍不過是一種空想之產物而已。

克拉許（Hermann Klaatsch）氏及賽路歧 (Sergi) 氏等的多統說者，以爲各人種發生之地，依人種不同而各異，但關係原始人類之發現地的問題，克拉許氏假想說是在東南亞細亞，而賽路歧氏以爲在亞非利加的內地。據布醉（G Buschan 1909）氏的想像，則以爲印度澳洲間之大陸爲黑人種的出生地，希馬拉耶以上的中亞之地爲黃色人種之出生地，歐洲則爲白色人種之出生地。

如上的諸學說，雖多屬想像之說，比較的以『人類由中亞細亞至北亞非利加南歐的一帶地方而發生的』的一說爲稍確實。但是以這樣廣汎的地域稱爲人類之發生地，不過是暴露吾人之無智罷了！在現在我們實還不到解決這問題的時期呢。

參考書

Boelsche,W. 1926 The Descent of Men, London

Bolk,L. 1826 Das problem der Menschenwerdung, Jena

Giuffrida-Ruggeri,V. 1913 Homo Sapiens, Wien.

一九二八，六，五日。於東京本鄉。



象棋以歐製爲近古說

心史

歐洲象棋，與中國象棋，大略相同；惟其人馬車礮，皆各肖其形以爲之，與吾國但用文字爲識別者不同。今上海有萬國象棋賽會之組織；會中人蒐集中國舊象棋譜而張大之，幷屬考中西象棋兩系之異同，究竟孰爲因襲孰爲創始。因爲繙閱故籍，知吾國古所謂象棋，本以象形而得名，歐洲象形之象棋，正與古合。若歐洲之創造年月，吾不能詳；惟其製法實與吾國古時相合。而吾國之多種象棋，遞變而爲今式之象棋，源流可溯，且遠在二三千年之前，決非我國之采取歐風，則可斷定。旣非我國之采取歐風，而歐製象棋適與我國唐以來之制合，則姑斷爲唐時中國之游藝品流入西域而輾轉至歐。以突厥之熾於唐初後乃遷徙至歐，滅羅馬帝國而大盛。此其爲媒介之故，盡有可推定者。今特詳中國象棋之本以象形得名，則歐製象棋之特爲傳自我國古代，可以不煩言而解矣。遂步解之如下：

一、棋之名稱所由來　棋爲兩方決勝之玩具中所用之個件古。決勝之玩具，大別之爲兩種，曰簙，曰弈。簙有簙棋，弈有弈棋。簙棋乃簙之個件，今或用牌用骰，古皆謂之棋，稍後謂之馬。凡簙棋皆象形，而象棋之名，即出於簙棋之中。最後意識淺薄專圖博進之勝負者，代之以牌與骰，而脫離象棋之名。象棋中之以軍事寓意，純用智力取勝，不須掩藏偸換與倖而分得勝色者，顯其有獨立之品格，遂獨專象棋之名而有之矣。弈棋乃弈之個件，今謂之棋子，而稱弈爲圍棋。其實圍棋古本名弈。棋子古乃謂之棋，與簙棋對立者古惟弈棋。簙棋皆有象，弈棋無象，後來象棋脫出簙棋之範圍，乃與圍棋對立。博自別爲一類，弈又不能合象，則象棋又沿古名爲象戲，以與弈道爲分途發展之物。此棋之名稱之變轉也。

二、簙棋　說文木部：「棋簙棋。」竹部：「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韓子外儲說：「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國策楚策：「夫梟棋之所以能爲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五散亦明矣。」山海經中山經：「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棋五色而文，大如鶉卵。」郭注：「棋謂簙棋也。」據以上各證，可知博中決勝之個件，謂之棋，與今之名棋者有別。而博棋之數爲十二，兩方

各六，各以六箸行之，故謂之六博，又名雙六，皆此物也。

三、弈棋　左傳襄二十五年：「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弈爲藝名，棋爲弈藝之個件，但能言弈者舉棋，不能言弈者舉弈，更不能言棋者舉弈也。班固弈旨：「棋有黑白，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文選韋昭博弈論，李善注引邯鄲淳藝經：「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是爲弈棋之制度，但分黑白，別無他象；且多至三百枚，無可爲象；亦於三百枚中效用，若一，不必復有象以別之也。楊雄方言：「圍棋，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蓋在前漢時，秦蜀之地已名圍棋，而關以東齊魯古中原之地，則猶名弈。孔子之稱博弈，孟子之舉弈秋，左氏述衞太叔文子之言曰弈棋，皆華夏本名也。惟弈在漢末邯鄲淳撰藝經時，棋局縱橫尙止十七道，與今不同。局之爲道愈多，變化愈繁複，乃後人機心有過於古之驗。

四、象棋　古以象棋爲簙具，戰國時始見書傳。說苑善說篇：「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有云：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淸風，倡優侏儒，處前迭進而諂諛；燕則鬬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切風，練色以淫目，流聲以虞耳。」此於倡優聲色之中，鬬象棋以取樂，乃猱雜子女之博局，非兩人搆思之棋局，已可見矣。楚詞招魂又云：「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此皆以簙爲娛，而有象棋之名出其間。王逸注謂：設六簙，以菎蔽爲箸，以象牙爲棋云云，則王氏未知有今式之象棋，今式之象棋，決起於漢以後可知。而象棋之名，則已一再見於七國之時。謂非博棋即爲象棋，不可得矣。惟王氏以象爲象牙，恐未必然。王讀菎一作琨，故謂以琨玉爲蔽。以象牙爲棋，對舉爲文，以言博具之精好、果爾則孟嘗君所鬬者亦象棋，豈以象牙爲一定之制度乎？博棋皆以鳥獸爲名，其勝采謂之梟，一梟之外有五散。五散之名，今不能悉數，所流傳者曰盧、曰雉、曰犢，合之梟已得四名，皆爲鳥獸，則必象此鳥獸之形可知矣。博必用箭，以箭投之，中梟即得梟。梟何以可必勝？魏策云：「博者之用梟，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是可知梟之制勝，爲有取食之自由；不欲出以食人，即可握以俟便，蓋博家所定體例則然。故凡簙棋皆象棋也。且簙棋中有合於今之象棋者。淮南泰族訓：「故行棋者或食兩而路窮，或予踦而取勝。」高誘注：「行棋，大博也；予踦，予對家奇一棋也。」夫予對家奇一棋，即今象棋之讓一子。若止爲六博，別以射得之勝采爲勝，不應有讓子對家之事。又說林訓：「行一棋不足以見智。」棋而曰行，亦爲博棋可知。行棋而可以見智，當爲公然之棋路，非盲投倖勝之比。是當時博棋中，亦自有類似今象棋者，特未敢言即今象棋之一切制度耳。又今象棋又有合乎古博棋者。象棋局中爲河界，而列子說符篇，晉張湛注引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而局。局分爲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爲水。用棋十二枚，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爲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刻瓊四面爲眼，亦名爲齒。二人互擲采行棋，棋行到處即豎之，名爲驍棋，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

彼翮雙魚，彼家獲六籌，爲大勝也。」此所云投瓊行棋，卽今擲骰數點，以得所應得之采之法，與投六箸以射得梟散各棋之法不同。其棋數仍爲十二枚，但分六白六黑，不言分爲各形象，是與說苑楚辭所言象棋充傳之文有別。然兩人對局，局之當中有水，豈非卽今象棋局之兩人對局而局中有河界乎？故象棋爲傳棋之遞演而來，其說不可易也。更以古說證之，梟必爲鳥，非如古博經之以驍子代之。韓非外儲說：「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夫梟爲不孝之鳥，人所必殺，故得勝者得梟仍殺之，以不悖乎教孝之旨。然他人皆可殺梟，恃梟得勝者而亦殺梟，儒者則以爲害義，因此而不博焉。梟既象梟，盧雉犢之各有所象可推也。說苑楚詞之以象棋爲博棋，益可證也。

五、象戲　古者象棋與博棋無別，至象戲別立一名，而始與博離。今之象棋家，相傳周武作象經，以周武王爲周之武王，託以自尊，謂此藝乃遠始成周之初，高託武王之聖，其實大誤。周武乃北周宇文氏，武乃武帝邕也。帝紀：「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王褒傳：「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同時庾信作象戲賦，卽賦象經。而謂之象戲，是爲今象棋一名象戲之所始。顧象戲在當日，並非今之象棋。但據隋書經籍志，列象經於博弈之列，則其來源，自由博棋中之象棋而出。然成書則可集百僚講說。必非以牧豬奴之戲，混褻廟堂。武爲宇文氏英主，既非童昏可比，王褒庾信之外，隋志注象經者復有二家，王裕注三卷，何妥注一卷。妥入隋爲名儒，又有象經發題義一卷。似當時又作試士之書。其可考見者，王褒象經序見御覽略云：「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四時以應其序，東方之色靑，其餘三色，例皆如之；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金木土；律呂以先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褒序如此，其非今之象棋甚明。庾信象戲賦所敷陳者，皆天文地理陰陽四時五行律呂八卦之說，與褒序皆相符。又有進象經賦表，首言：「臣某言，臣伏讀聖製象經，幷觀象，私心踴躍，不勝忭舞。」可知書名象經，書中所明者象戲而已，周武之象戲，託體甚尊，已別於博。然天地陰陽四時五行律呂卦象，皆好取古聖玄言，必無當於冥心決勝之智數。故周武之象戲失傳，而今之象戲起而代之矣。

六、今象棋之所始　今象棋究始何時，雖不能定；但以見之紀載者爲斷，則今象棋之制度，具載於唐牛僧孺之幽怪錄。象棋之合於今制，自必在牛僧孺以前；當北周時是否已有，而與象經並行，則不敢斷定。節錄幽怪錄文如下：「汝南岑順，字孝伯，旅於陝州，其外族呂氏有山宅，將廢之，順請居焉。夜中聞鼓鼙之聲，獨喜自負，以爲石勒之祥。祝之曰：陰兵助我，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諍者，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順謝曰：犬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俄然鼓角四起，須臾有卒賫書云：將軍傳檄。順

受云。天那國北山賊合從，剋日會戰。順室中爇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兩皆列陣。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設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係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各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色，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常。王宴饌珍筵，與順致寶貝明珠，珠璣無限。順遂榮於其中，所欲皆備。後遂親朋稍絕，閉關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詰之不言，飲以醇醪，醉而究泄之。潛備鍬鍤，因順如廁而隔之，鍬鍤亂作，掘室內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金床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畜者。順閱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按此所云列馬滿枰之馬，行馬之勢之馬，皆卽棋也。古云行棋，此云行馬。禮投壺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是決勝之個件名馬。前云天馬斜飛，及一鼓兩軍各有一馬，斜去三尺止：此則棋中象馬之一棋。所謂軍師之詞，乃行馬之勢。第一句天馬斜飛度三止，卽象棋中之馬步。第二句上將橫行係四方，卽將不出宮之謂。第三句輜車直出無迴翔，卽棋中車行直路之例。鼓之而兩軍各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卽第一着出馬也。再鼓而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是第二着移卒。凡一二兩着，乃騰出陣地。三鼓而車進，則卒已橫行，必是邊卒讓開車出之路，以便直衝矣。惟卒未過河，可以橫行，尙與今微異。其云橫行一尺，則卒止行一步，亦與今合。所云金象將軍及天那國合之後文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可知成金色者爲金象，象卽象戲之謂耳。銅本紫色，乃天然色，故謂之天那國。所云成形則干戈之事備，可知棋皆象形，與今歐製象棋相合。奇章自記其發見古墓在寶應元年，而古墓之造自何年，則不可知。雖此等事跡，未必有實；但奇章能撰此文，必世間舊有此行棋之法，不煩解釋而閱者自能了了，卽可知象棋之早同於今式，前於奇章紀載之時，不知幾何年代也。唐以前中國藝術，必不采及歐風。且所謂象棋之名，已遠溯周時而遞變至此，棋之有象，由來甚早。而歐製之象棋，適與奇章所記者一一相符。故吾以爲歐洲象形之象棋，必由我國唐時流入。至歐洲象棋創始之歷史，彼中當自有紀載，其信否可以吾此篇核之矣。

七、餘義　歐製象棋，尙不脫象字本意。吾國之象棋，已但存決勝用智之本能，不復取象形之費事；要於創造象棋以爲玩具之精神，絲毫無損。得魚本可以忘筌，得兔本可以忘蹄，此或吾國人性質之敏活也。然象字本意，竟賴彼中製品，而啓我蒐討古式之動機，則亦藝術史中不可少之援助。中國唐代日用器物，存於日本者極多。嘗謂唐人絕句詩，『碧闌干外繡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純是日本大家生活狀態。其古物陳列中，若肩輿之本式杠與底平，並無垂足之餘地，可證歷代輿服志之說。凡此之類，不知凡幾。而象棋之唐製，乃來自歐洲，自有應證明之價值。至吾國人演六壬課者，所用卜具與象棋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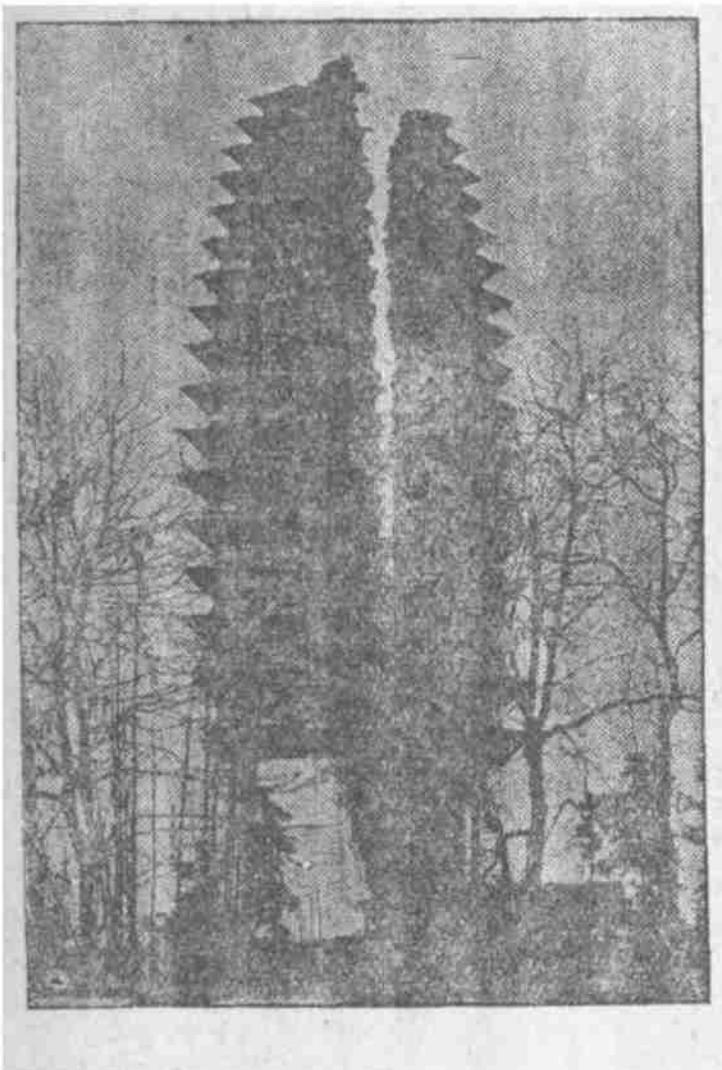
予絕肯考。史記日者傳：『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索隱云：『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棋者筮之狀。正棋，蓋謂下以作卦也。』按術數中今尚有靈棋經，古卜筮亦用棋。其所謂象天法地，即周武象經所從出。謂其皆相貫注，以成吾國藝術之淵源，無不可也。

十七，八，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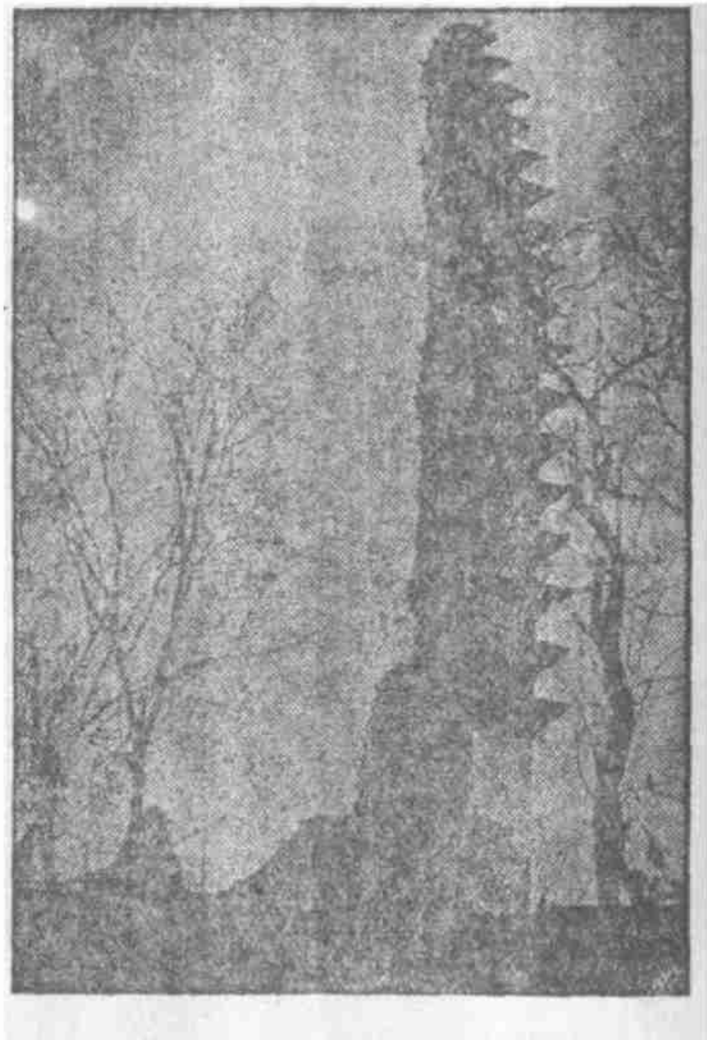
四川彭縣破塔何以不全倒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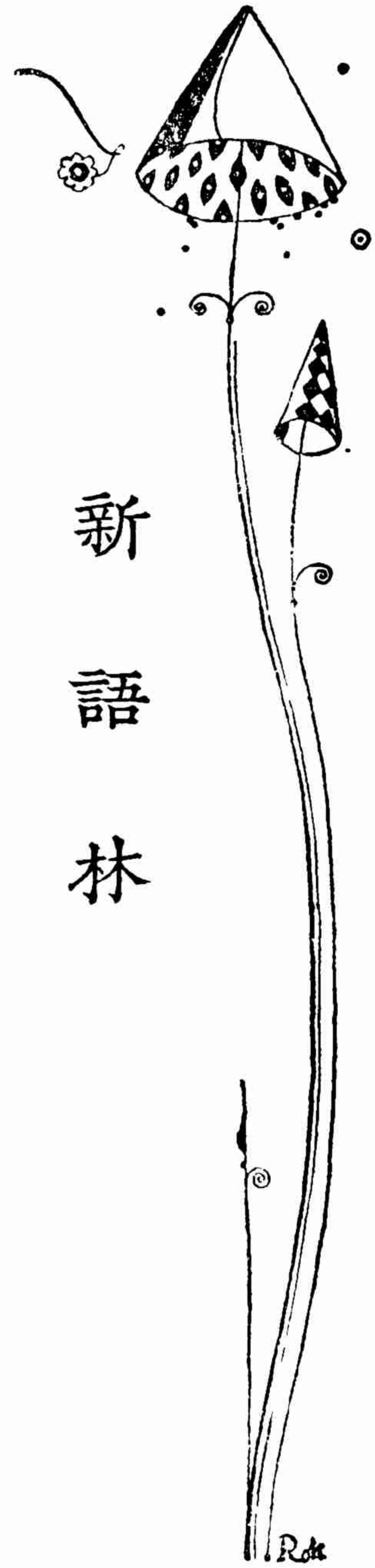
葉濟瀾

余曾游歷歐亞非三洲，途程在十萬里以上，所覽大工程之宮觀園囿，碑塔橋梁，不計其數，凡未得重心之建築物，不合建築學，無有不倒塌者。及見四川彭縣破塔，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彭縣距成都九十里，縣城北門外有一龍興寺，寺中有一塔名龍興塔，按彭縣誌：『塔破始於何年，無可考，約高三十餘丈，始建於周穆王時野舍尊者，唐大悟國師培修一次，至梁武帝大同二年，復培修一次，并建朱雀頭於其上，至明弘治年間，缺去一角，……』迨民國十二年夏曆十二月二十九日午刻，復缺去二角，現僅存一角矣。當缺二角時，朱雀頭亦墜下，前督楊森，將該頭珍藏成都陳列館內，西人雖出萬金購取亦不可得，識者謂係風磨銅所製云。



余第一次游覽時，尚存三角，第二次游覽時，僅存一角矣，自塔下仰觀塔頂，心驚胆慄，惟恐傾倒！西面二角毗連，二峰竝立，距離較近，每角約大東面一角一峰者二分之一，何以東面一角較小而孤立者不倒塌？反倒塌西面二峰竝立而較大者耶？當民國十二年傾塔二角時，正當午刻，適逢場期，塔下市民，有如蟻集，沿塔民房，櫛比如鱗，倘如驟倒，不知傷害若干生命？損壞若干房屋？乃未倒以前，即有破碎磚頭，相斷而下，市民知有異，立卽遷避，移時二角始由塔脚先傾，全塔相繼而下，疊成一堆，市民房屋，毫無損害，迷信家或謂神力使之，傾塔磚頭內，寺僧掘得古銅鏡古劍等物，尤有奇者，塔中空如竹形，全塔用火磚砌成，齊縫並非石灰，乃用黃泥叩成，不堅固可想而知，每當夏日，烈風能拔合抱之大樹，何以不能吹倒四千餘年高聳入雲之破塔耶？該寺方丈，頗有道行，謂野舍祖師所建仙塔，迨四角全倒時，世界將遭大刼云云，仙佛之說，固無可憑，然亦莫明究竟，余曾將破塔照片示諸法人建築工程師，彼亦但言奇異，莫明奧理。西湖雷峯塔，雖曾傾斜若干年，倒塔時係全塔傾倒，不如破塔之奇特，眞古今中外希世罕覯之奇塔也。其中三昧，尙祈海內明達有以教我，以便鐫入彭縣志書中。





新語林

意大利號飛艇北極探險的遇險和得救

哲生

最近路透電社喧傳意大利諾比爾將軍駕意大利號飛艇，北極探險，不幸遇險。其間經俄國瑞典的飛行家探險家，追蹤營救，也幾經險阻，始得將諾比爾將軍救出。此事經過，頗爲曲折而有趣味。路透社所傳，零篇斷語，不易得一具體的印象。玆特湊集外報之通信材料，分起程，遇險，營救之三端述之。

此次意大利號之遇險，在北極探險中，不能算是情勢最惡的一次。不過當遇險中，全世界能隨時聽到遇險者的報告消息，這一點是最動人興趣的。在昔探險者遇險以後，要過許多月，甚至許多年，才得爲世間所知悉。現在則因飛艇上有無線電放送的設備，探險者一切的進行，皆得活現於吾人想像之中，因此營救也就可能了。

這次探險者營救者的精神，固可佩服，而近代三個重要發明品——飛艇，飛機，和無線電——的眞實效用，因此也得了確切的試驗，這是最有科學的意義的。

先講出發的情形。

諾比爾將軍(General Umberto Nobile)北極探險，出發情形，是非常順利的。意大利號象徵了慕沙里尼治下的新意大利，建造的圖案，一遵意大利式，儀器用意大利品，人員用意大利人，這原含有點慕沙里尼的野心。諾比爾氏曾於一九二六年，與挪威飛行家阿孟曾氏，乘諾奇號飛船，旅行北極，自此以後，諾氏一意要在北極探險這件事業上，顯顯意大利人的本領。他開始計劃北極探險，期有破紀錄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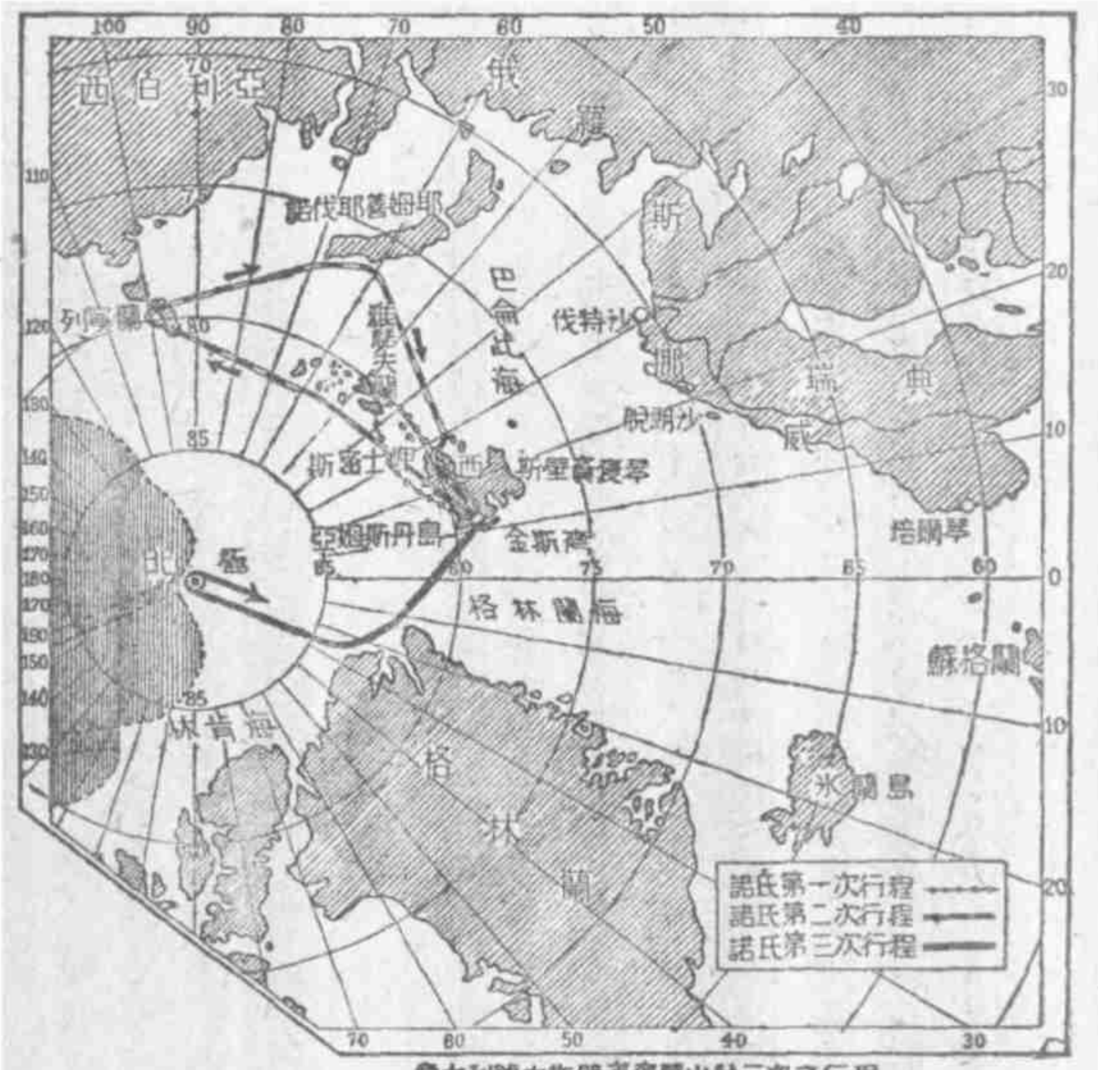
他的計劃，是要繪成俄羅斯及西伯利亞以北一段地面，並測驗潑林斯愛爾褒蘭，巴芬蘭和北極間的地段。又要在北極本處，停駐數禮拜，量度北極海底的深度，測得該處海水的熱度，並作其他的氣象的觀察。此次探險費用，全部由米蘭市款支出，故意大利號所隨基船，即

以米蘭市（Citta di Milano）爲名。

諾氏計劃既定，乃與挪威，瑞典，日耳曼諸專家商略，與挪威政府約定借用斯壁次褒琴的金斯灣作爲根據地。今年四月十五日，意大利號開出米蘭。

在意大利號中，隨載有六尺高之金屬十字架一，是諾比爾預備把牠樹在北極上的。此外還有意大利的國旗，米蘭的市旗，還有一個用柏木雕成的意大利飛行家供奉的特殊神 Our Lady of Loretto 的雕像。

意大利飛艇由米蘭出發，準備開向丹齊西北面之斯多爾滲市暫停。途中經奧匈間之嘉貝仙山時，氣候惡劣，機件遭損，飛行開始，卽逢不利，頗可爲北極遇險的兆示。既達斯多爾滲，因要讓基船有充分時間開赴金斯灣，同時意大利號又要裝修，及添配事物，所以多逗留了幾天。意大利號始於五月三日再由斯多爾滲出發北飛。依預算日期，此時應已在北極道中，所以有些專家告訴諾比爾，說夏季已到，風霧正多，五月中旬以後的北極道中恐頗不會有好天氣。但諾比爾終與妻女作別，堅決成行，開向挪威的伐特沙，在途又遇小挫折。到達伐特沙時，機器又有損壞。在伐特沙停一日，第二日卽開始飛行。五月六日，乃到金斯灣，途中情形，都不甚好，機器有點破損，不得不在金斯灣再逗留數日，從事修理。此時諾比爾滿腔是樂觀的自信。



意大利號由斯壁資褒琴出發之三次行程

三天以後，有隨行的總空專手六人，以工程危險辭去。他們原預備隨艇赴北極，在北極地方，用繩縋下，觀察冰層情形的。

五月十一日——達金斯灣後五日，諾比爾第一次由斯壁資褒琴，向北飛行。此次目的，在達到並窺探列寧蘭沿岸情形。不料中途因大霧折回金斯灣。降落以後，機件大損，欲待修理，又逢大雪，飛艇幾爲大雪所壓壞。

五月十五日，諾比爾又作第二次的飛行，目的仍在列寧蘭。這次總算到了該地，不過他在

列寧蘭見到些什麼，至今還沒有人詳知。據說：意大利號艇上的人員曾攝有二百個照片，攝得活動影片五百尺，作有一百處的地形觀察，成績已不算差。此次飛行計繼續不停者凡六十八小時，該艇於五月十八號又還金斯灣。

五月二十三日，諸氏作第三次的飛行，向北開去，初頗順利，竟於五月二十四日晨，距中夜才二十分鐘的時候，到達北極。其時飛艇速率，爲每小時行四十英里。既到了北極，諸比爾才發覺要在北極停站，或縋繩使探險者降下達於冰面，這些計劃，都不可能了。

這日晨的兩點二十分，諸比爾乃折向金斯灣飛來。此時無線電機續照常放送。是日正午，回程剛達一半時，諸氏曾於途中報告，約中夜可達金斯灣。數小時後，忽又報告，諸氏身入重霧惡風之中。二十五日晨還有他爭扎進行中的報告，過後便斷絕了一切的連接。當時推測意大利號，當在北東蘭的沿岸，離金斯灣一百七十五英里的地方。

遇險的情形，從救出後船中人員——特別是諸比爾自己——的口述，片斷地集合起來，大抵諸比爾起始一任飛艇浮漾於風霧中，以便觀察地面。當危險事件發生以前的幾分鐘，一切進行，都很順利，引擎很平靜地動着。有一兩個人員，正睡着覺，忽然危險事件來了，大氣囊，穩定翼，柁，和推進機上，滿被冰凝住了，這原是北極探險中意料得到的遭遇。

諸比爾得救後自己報告說：於五月二十五日上午的十點三十分時，意大利號飛艇，正平靜飛行於千五百尺的高度以上。忽該艇急驟下降，種種方法，不能阻止。飛艇撞在冰上，飛艇上層艙部，紛紛破碎。墮下後，艙中人都奇迹地落在冰上，不覺損傷。而艙中諸物上，則都是冰了。墮後略定時，諸人不約而同的高喊『意大利萬歲！』的口號。

諸比爾的報告不知何故，沒有說起機械師潘美拉的死。潘美拉是諸比爾前次北極探險中的老伴，飛艇下墮時，他受傷最重，所以墮後卽死去了。

爲什麼飛艇下墮有這樣的快？這是一個飛行界不易解答的問題。在北極地方，物件的暴露面成冰極快，這原是事實。不過意大利號兩分鐘就降落，恐怕未必以此爲唯一的原因，然此外又沒有什麼原因可述，連諸比爾自己也解釋不完全。

當氣囊開始要降下時，諸比爾命一個守氣囊人去察看是否是凝結的冰使開關瓣開着，致氣體脫逃。其人剛要去看，飛艇已經撞在冰上了。

意大利號降下時，磨擦於冰面上，致將附着之主艇與氣囊切斷。艇中人員除諸比爾自己之外，爲馬力安諾氏，（駕駛員，）扎比氏，佛格里力氏，德旁納克博士，與馬爾格命博士，（二人皆爲氣象學專家，）皮亞遺氏，（無線電專家，）脫羅安尼氏，（專司馬達的，）塞勳尼氏，還有不幸的潘美拉。這許多人竟得生還，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迹！

主艇既落下冰上，全艇其餘部分，重量大減，氣囊因復得騰起空中。附着於此其餘部分的各有專司的人員，就隨着飛騰而去。他們的命

運如何，是非想像所可及的了！

據說氣囊復升時冰上的人約二十分鐘後曾見有一陣濃煙圍繞氣囊，煙消時，附着氣囊的東西也不見了。還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氣體爆發，一是輕油因衝擊而着火，這兩事都可使上面的人立刻死亡，較之諾比爾宛轉冰上的情形，反好得多了。

幸而主艇上有許多機件，並不損傷。無線電機，仍能接受各地放送來的消息，而兩星期後，且能向外放送消息，但雖發出求救符號，而終不能得到答覆。所最難的，是所攜食品，大部分已隨氣囊升空而去，求救的回音既不可得，被救的可能，自然是很少的了。

出事地點，據諾比爾的推算，當在斯密岬近福恩島的地方。諾比爾一行人遇險後，第一個要決定的，是應否全體人員集合在一處守候，或另派幾個人步行探求徑路。此兩個問題，於五月三十號始行議定，決派三個人——馬爾格命博士，馬力安諾，和扎比，——試以步行通過北東蘭，然後折而西向北岬以求達米蘭市號基船停泊之處。一面由諾比爾以無線電向基船報告馬等行蹤。

這幾個人的工作，是非常危險的。從福恩島到北東蘭其間的一片水面，都是些浮冰，要渡過去，有墮入水中，或被荒棄在冰塊上的危險。而北極地方的嚴寒，又非行裝簡簿者所可忍受。所攜食品又不足；巉巖的冰塊，矗峙如小山，爬登時，往往滑足而墮，因此傷腿，又可致命。這三人中的馬爾格命博士，就是因折腿而病死的。

這派出的一隊人，初以為要達北岬，只須經時四十日，(全程共九十英里)而事實上，則當他們遇救時，他們已啓行了四十三日，而且還沒有到北東蘭的地面，他們往往一天只走得數百碼。

此時諾比爾則在福恩島守候，他把篷帳染成紅色，好讓營救者易於覺察。六月八日，諾比爾始得到米蘭號所發對於呼救的回音。

各方營救的努力，於未曾確知意大利號中人員究竟有否生存以前，即開始活動。數天以內，就有十餘個營救隊組織起來。米蘭市號，即開出金斯灣，沿斯璧資褒琴向北開，終於為冰雪所阻，直至五月二十九日乃派兩隊人登陸尋覓，但既無確切把握，其情形直如大海尋針。同時挪威脫郎沙市的汽船不魯千柴號，捕鯨船霍比號，準備開出。而昔日諾比爾將軍諾奇號北極探險的舊侶拉森氏，也起來組織挪威營救隊。

時，阿孟曾在挪威首都奧斯羅地方，聽得諾比爾遇險，他即對聲言要出發營救。阿，比二氏，於諾奇號飛行中，有甚深的關切的歷史，他的出發營救，自然會引起飛行界的鼓舞。

先是，沙拉氏，率了四個人，在斯璧資褒琴東北等岸，不久失蹤。次是不萊廾扎到北岬，但不見一人。次是挪威的飛行家魯遮福爾姗試乘飛機往救，也無效。次是俄國的破冰船克拉新號，從克朗司堵脫開出。其他又有破冰船開赴福恩島。此時有件可喜的事，即諾比爾與外界的無線交通，已經恢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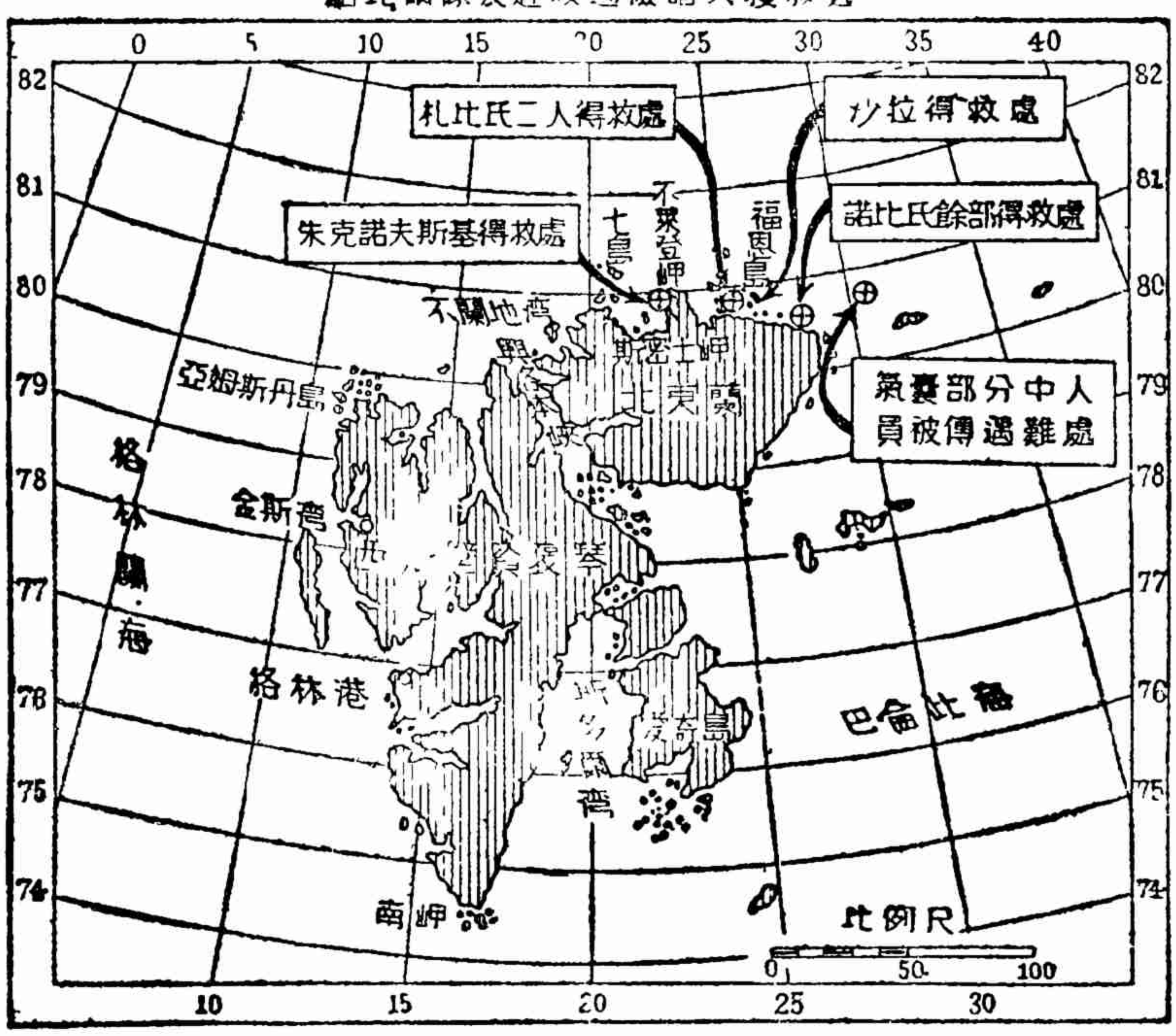
克拉新號於六月十六日出發後兩天，阿孟

曾自脫郎沙出發但剛出發，阿孟曾便失蹤，而無消息，最後更被證實阿氏出發不久便遇險而死了。

當阿孟曾出發之日，諾比爾適得見到兩架飛機——拉森與福爾姆兩人的，——但這兩架飛機沒有見到諾比爾的紅幕帳。到了六月二十日，意大利飛行家麥達命那本着與諾比爾無線電的互通消息，竟得尋着了諾比爾的幕帳，當即飛下距冰面一百五十英尺的低空，散下麵包數百磅，和藥品及其他物品多種。但冰層太薄，終於不敢落下。六月二十四日，瑞典飛行家郎巴格駕一僅帶兩人之小飛機赴救，乃得落下諾氏的幕帳所在地。

郎巴格飛機落下，諾比爾即援機先登。——諾氏這次的行為頗受一般人的誹議。——即由郎氏駕往停於與洛奔峽之破冰船闊斯脫號，再由闊斯脫號載赴米蘭市號基船。郎氏繼又駕機回救先登者為塞勳尼，但此次，則機剛颺起，即遭傾覆。七月五號，又有顯埃褒格氏駕機救出郎氏等。

諾比爾隊及赴救遇險諸人獲救處



至於其他來救諾比爾而自己弄得行蹤不明，或身遇危險的，其經歷也頗可一述。沙拉氏一行人，登岸以後，杳無消息，一般推測，總以為死了。其實他們却通過了北東蘭，將達福恩島。

俄國飛行家朱克諾夫斯基從克拉辛破冰船駕機飛翔，得窺見扎比與馬力安諾二人蹤迹，因此二人得被克拉辛號救出。

講到扎比，馬力安諾，與馬爾格命三個人的故事，也是一件壯烈偉大的悲劇。馬爾格命既因涉冰傷足，病累萬分，扎比等二人，只好棄之前進。（其時是在遇救前的一月）當馬爾格命實在困病萬分，不能行步的時候，他就要求扎比與馬力安諾，在冰上掘穴葬他，讓他自行就死。扎比二人不得已如言掘穴，棄其好友而去。臨行回首時，還見馬爾格命的手足搐動，景象至為悲慘。

俄國飛行家，伊本朱克諾夫斯基，於駕機尋覓中，他自己竟同四個助手，受風迫落下於北東蘭之不萊登岬，一時消息毫無，都以為已經身死了。

自扎比馬力安諾二人由克拉辛號救出以後，其時扎比等在冰地上已行了四十三日有十三日不得食了。於是意大利號的營救者被營救者，陸續都有了下落。在福恩島的改由佛格里力率領的意大利號遇難者，也由克拉辛號救出了。朱克諾夫斯基也由克拉辛號尋得了，而飛行家顯埃褒格也尋得了步行失蹤的沙拉。

這一場的忙亂的遇險和營救之中，只有隨氣囊而去的六個人，不知下落，此外的生死總算都已交代清楚了。

非洲哥爾得庫斯得地方奇異的政治組織

頌華

非洲的哥爾得庫斯得(Gold Coast)，又稱金濱或金邊，一向是有金子出口的地方。近來雖然仍舊有人去覓金子或鑽石，但是出口貨的大宗，不是金子，卻是「可可」(Cocoa)了。這是該地農業漸漸發達的結果。種植「可可」的方法，雖在該地僅僅施用了半世紀多一點，然土人得到了這種方法，便積極推廣這項的農業；現在土人所有的農場種植「可可」的非常之多，所以現在「可可」倒成為該地出口的大宗了。

該地的總首領奧芳列阿泰(Ofori Atta)於今夏到英京倫敦游歷。因為英皇嘗勳他為爵士，所以人家稱他為Sir Ofori atta。他到倫敦的時候，身穿綢袍，指帶金戒。在室內的時候，他蹺了足，有時還頭戴金冠。裝束很為稀奇，頗有古代王者的樣子，與西洋舊小說上所描寫的非洲王者的神氣差不多。

倫敦觀察報的外勤記者嘗訪向過這位奧芳列阿泰爵士。據說他居然很能講英國話，并且能够講得不差。該報記者先和他談非洲哥爾得庫斯得地方人的服裝，隨後談到該地的政治組織。關於服裝問題，奧芳列阿泰說現在哥爾得庫斯得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把原有習慣上所有不好之點革除，而把所有好的都保存。在事實上固然不能希望哥爾得庫斯得的人一律保存原來的服裝，因為西洋的服裝較為漂亮，且在工作的時候穿西裝也確是比較上覺得便利。不過該地原有的服裝還不能屏棄，該地有學問而居高位的人，在舉行儀式上的典禮時候，還是大家穿原來固有的服式。他以為這是很相宜的。故照他的意思，該地的人除了為工作時的便利起見可服西裝外，在其他的情形之下，固有的服式還是有用的。

關於該地政治組織的問題，他說他雖曾經研究過好幾國國家的憲法，然總覺得該地原有的政治制度還是最合乎他本土人民的需要。他說，他本土的政治制度是一種平民主義的封建制度(democratic feudalism)。詳言之，就是每個村落，都有一個王座。坐在這王座上的人，就是該地的首領。做首領的權利，完全永久的在一家人家。首領出缺，就由人民就該家人家的衆人中選舉一個人出來做首領。

被選舉的人只要是該家人家的人，不論他是年紀老的人，或是年紀輕的人，都是沒有問題，都是可以當選的。各村之上的首領亦是由這樣的方法產生，而全土的總首領，也是照這個樣子，由人民從一個最高貴的人家選舉出來的。這個總首領須和其他下級首領一同參加首領會議，商議一切重要的問題。而在必要的時候這個首領會議得請總首領退位。

關於政治組織方面，他還說出一個很奇妙而且很神秘的制度。就是一切首領，無論是總的首領或是下級首領，各人有一個所謂「靈魂」（A soul）而首領的威權都寄託在這「靈魂」身上。「靈魂」是什麼呢？就是由首領自己所選擇的一個童男。凡是做了首領「靈魂」的童男，便有首領的尊嚴。首領出入，都是要他陪的。甚致於有的時候，首領的金冠是必須由做他「靈魂」的童男代戴的。因爲這種制度很奇怪，所以訪問他的觀察報的外勤記者，就問他這種制度的由來如何，意義怎樣。可惜他不肯多說，只說「靈魂」與領袖是一樣的奧妙的罷了。

我們雖然不知道哥爾得庫斯得地方的政情究竟怎樣。然而據奧芳列阿泰所說的看來，可以推測那裏的政治制度，帶有貴族的和宗教的彩色。而且這種彩色大概又是很濃厚的，很原始的。我們要攷古代帶有宗教和貴族濃厚彩色的制度，往往只能從古籍上推求。然而現在非洲尚有這種現實的制度，大概是很足以供一般研究古代社會，比較民族，比較政治學的人的參攷與研究。奧芳列阿泰還和觀察報記者談到教育問題，說有些歐洲人到該地住了三四年，想和該地本土的教員接近，幫助他們改革教育制度，不過現在方在試行時期，所以成效如何，刻猶難說。不過他卻表示很尊重教育，他說：『教育——什麼事都要靠牠。所有我們一切的希望都是在這教育的方面。』

照我們看來，那裏的新教育如果有發達的一天，則原來的政制，恐怕便有根本發生搖動的可能。不過將來該地的政制，究竟怎樣發生變化，變化的結果如何，雖然目前無從推測；然而倒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咧。

黑人帝國的奇俗

微知

這所謂黑人帝國，是指非洲的亞比色尼亞，而言。她是世界中的一個古國，皇統綿續已垂三千餘年。以前亞國也患羣雄割據，不能統一之苦，但到十九世紀末葉，國王馬利安始統一全國，國勢復興。至今全世界黑人種都被白人征服，只有亞國還能獨立，可謂碩果僅存了。

亞國人民不願他人稱他們爲亞比色尼亞人，而自稱哀覺批亞人，因爲「亞比色尼亞」(Abyssinia)這個字本爲阿剌伯字，意爲「夷敵，」故亞國人不喜這個稱呼。這猶如日本人不願被人稱爲倭奴一樣。

亞國現在的元首爲曹狄茲女皇，而以其從兄弟拉斯太法里．麥孔能攝政，兼作皇太子。有了攝政，女皇好似沒有能力了，但並不這樣。亞

國之所以有女皇，蓋因皇位問題爭執不決，乃以曹狄茲為女皇，而以與其夫相對立的親王為攝政兼皇太子。政治上重大事件都須經女皇的裁可，而其他各事則由攝政專斷獨行。不過曹狄茲做女皇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她須同她的夫君離別。因為不是這樣，女皇若生了子女，怕要刼奪皇太子之位，皇位問題又要發生糾紛的。

亞國雖是一個獨立國，但沒有法律，沒有憲法；形式上雖由皇帝支配全國，由皇帝任命各地知事，然實際上各地知事俱擁有武力，自由管束其區域，知事與其地方人民的關係，一如主人與僕役，人民生殺予奪之權，皆由知事操之，皇帝對於人民，並無何種直接的權力。不過此種知事，雖有武力，却還沒有反抗皇帝的實力，所以在表面上還是尊奉皇帝，算作皇帝的官吏的。

亞國人民勇猛尚武，男子十歲，出恆佩刀，大人更不必論，雖家境貧無立錐，而刀還是有的。有身分的；更有乘馬，馬的裝飾極為講究，後面更隨着好幾個武裝從人，或持槍，或持炮；更有勢力的，隨從更多。

亞國人民不知有世界，他們只以自己為最強有力者。臨陣只知前進，不知後退。故現任陸軍大臣喬奇斯常譏笑歐洲人挖濠避彈，為不知戰法；他又不愛飛機，有人勸他購置最新式武器的飛機，他回說「要如人類有翱空的必要，那末神將給我們翅膀；神既不給翅膀，可見飛行並非必要，既非必要，那麼沒有飛機又何傷於戰鬪呢？」

荷蘭報對於非戰公約的諷刺



「和平公約是接受了，現在我正要去製造毒瓦斯以為防備戰爭之用。」

亞國人民最富於慈善性，假如途中遇着乞丐，他們決不願拒絕。所以在亞國，乞丐已成為一種商業，為數甚衆。有的乞丐還有乘馬代步的。曾有一個西洋人買了一匹馬，乘之而行，其馬每到人家簷下，必停留不行，甚覺奇怪，其後仔細調查，才知這馬的舊主人原是一個乞丐啊。

亞國人民多未受教育，他們以為不知文字，可以免却一切煩惱，少有交涉，反而安靜。故國內人民，甚至大臣高級官吏，不會看書，連自己名字都寫不來的也很多很多。像這樣子，在我們以為非常不便了，但是他們並不覺得不便。他人有書信來，則請人代讀，本人一聽便知，要寫也請人寫，又無須簽字，只須蓋章就好，所以高官大臣是不需學問文字了。

亞國的兵隊，既非徵兵，又非志願兵，所謂兵隊就是那些受豢養於知事的親兵，於有事時抽調而成。兵隊也沒有組織，無所謂步兵，工兵，砲兵，輜重兵等，他們出戰就叫自己的老婆僕

役，後面跟隨，使作搬運軍需品及炊飯等事。兵隊也沒有制服，都是跣足而行。

亞國沒有可稱為道政之路。首都與大埠間雖有小路可通，但也都是山間溪谷及人們行走自然築成。天晴還可行走，雨則泥濘沒踝了。

最奇異的，要算亞國的裁判制度了。土人一旦有所爭執，若事情不大，則隨便拘捕一個路人，請其裁判，那人被請，不得拒絕，判決下來，兩造都肯服從。倘若不用此法，而訴於裁判所，則由裁判官選擇一適當之人為之仲裁。

有時兩造各不屈服，則各出牛羊若干而賭勝負，結果勝者取其八成，而以二成繳納於裁判所。又裁判中裁判官的膳食，須由兩方負擔。

更有奇妙者，為債權執行之方法，例如有人負債不償，訴於裁判官，於是裁判官把債權人和債務人兩者之手用鐵鎖鎖住，似為不使債務人脫離債權人逃去之意。於是債務人牽同債權人，到其親戚友人，或慈善家處，湊金還款。非至債務清償，二人決不許脫離。若債務人始終無法償還，則債權人可占其勞動。像這樣的辦法，在吾人看來，反覺是債權人吃虧之處，因為債權人不特因此損失時間，反而要被債務者牽住，四處集款，身體都不得自由了。但在沒有時間觀念的土人，這實是確保債權的最安全的方法，所以非常歡迎。

墓沙里尼向莫斯科致敬



俄船在北極救意飛機出險

最後要說的，是亞國的刑罰精神，都是側重於被害者個人之復仇，而無保護公安之旨趣。有一句諺語叫做「眼對眼，齒對齒。」意思即是「殺人者抵，」傷害人之手足，己亦傷其手足。至執行刑罰之人，大都就是被害者自身或其遺族。曾有一次，有人行經大樹之下，適遇樹頂有人失足下墜，竟被壓斃。訴之於官，官斷此雖係過失致死，但殺人罪究屬成立。於是將加害者交與被害者之遺族，命其遺族以同樣方法殺加害者。但是這樣的報復，被害者的遺族，實異常困難；因為要執行這項刑罰，仍須命加害者立於樹下，而己由樹上落下而壓斃之。恐怕加害者不至於死，而執行者倒反先跌死了。結局請求裁判官廢除這項刑罰的執行，而以罰金了事。亞國刑罰的精神，從此可見一斑了。

美國共和黨推舉新總統候選人的情形

健曾

美國總統，四年一任，今年又到選舉之期。國內政黨，均紛紛推選黨中下任正副總統待選人以供全國人民之推選爲正副總統。今共和黨已在大會選出荷佛氏 Herbert Hoover) 爲其黨之本屆總統待選人，大會中之形形色色，如政策之如何議訂，待選人之如何選出，皆極有趣。且細考之，亦足見美國民主政治之如何運用，而是邦之人情風俗亦可窺見一斑，故亟爲國人告焉。

共和黨本年六月，在乾薩士城開下任總統待選人競選大會。美國人士以此爲下任總統所由產生，皆異常注意。開會之期將屆，各省之共和黨代表以及有意被選者皆先後涖至。分頭活動。開會之日，即推舉會場職員，然後檢驗各省代表之證書等等各種手續上之事務既舉，第三日即開政策會議，議定未來政策。政策會議過後，即爲有趣味而熱鬧之候選人推舉大會，茲略政策會議不談。

推選總統待選人會議開會前之半小時，在

波羅報對於非戰公約的諷刺



張伯倫同英國人說：「我友開洛的藥方，對於「埃及炎」是沒有什麼救力的。」

廊上之樂隊，即調弄樂器。大堂中即有人魚貫而進，此時爲荷佛氏出力者，即分派國旗，號筒作聲管等與各代表，以備推薦荷佛氏爲總統待選人時之用。七時已屆，主席摩余氏即登台宣佈開會，以椎擊桌者三次。但當時樂聲正作，主席之叫聲爲樂聲所掩，遂亦不爲人所注意。台下之代表，亦紛紛用其作聲管等試作種種之怪聲，有如兒童之弄玩具者。七時十分許，主席即宣佈會務爲推薦總統待選人，并即按省點名。點及加利福尼亞省時，(荷佛氏之本省)麥納氏即上台致其推薦荷佛氏爲總統待選人之辭。當荷佛氏名字一被提出，會場代表皆起立歡呼，聲震屋瓦，歡呼狂叫者，約有十餘分鐘。即有兩省代表團，執省旗遊行全場。繼之執旗遊行全場者，復有十八餘省之代表團。紐約省之代表團則由米路士財政次長，及羅斯福（前總統羅斯福之長子）領導，兩人均頭帶聲筒，行時左右搖擺，作怪聲。而遊達省之代表團，則抬一高四尺長六尺之大象（象爲共和黨之徽象）遊行。同時掛一荷佛氏之大相片於主席台前。當時歡聲雷動，雖樂隊之樂聲，亦只隱約可聞。主席以椎擊桌者屢，場中秩序，始漸恢復。而麥納氏始得繼續其推薦詞，詞中歷述荷佛氏已往之設施，且謂彼所薦者當爲下任美國之大總統。詞畢，歡呼遊行，復如前狀。而

遊行之代表，復紛擲鮮花於場中。加省代表團，復合唱：

何人，何人，何人，何人，荷佛；

何人，何人，何人，何人，荷佛

唱時和聲四起，十餘分鐘後始息。

至是，主席復繼續其按省點名。某省欲推薦某人爲總統待選人者，點及其省名時，即將其人推薦。計印第安尼亞省推薦上院議員活生(Watson)。乾隡士省推薦上院議員可梯士(Curtis)。亞華甌尼亞省推薦上院議員高福(Goff)。推薦既畢，然後由附議者致辭，辭畢，然後投票。選舉結果，一千零八十四票中，荷佛氏以得八百三十七票獲選，時已夜半，遂宣告散會。翌日，復開副總統待選人推薦會，結果以上院議員可梯士(Curtis)於一千零八十九票中，得一千零五十二票獲選。於是共和黨之正副總統待選人，均已決定，以待本年十一月之選舉。

北方民衆的祕密結合

岑俊

中國北方民衆祕密結合的團體，大略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利用武力的，一種是不利用武力的。利用武力的，例如哥老會裏的青幫，紅幫，紅槍會裏的紅會，黃會，以及大刀會，籃子會等等都是。不利用武力的，例如歸一道，黃吉道，聖賢道，在理教，八卦教，一村香等等都是，此外傳佈在社會上祕密的結合，多不勝數，尤以鄉間最多。種種組織，都有幾個共同之點。

（一）迷信神權　他們第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迷信神權。他們彼此所信的神，雖不必完全一樣，但是對於神的迷信，却是一樣的。他們所信仰的神，多半是社會上一般民衆所最信仰的，例如玄天上帝，觀音菩薩之類，也許有專信仰門神，則不容易知道他們了。

（二）信仰君主政制　他們第二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信仰君主政制。關於這一項，大概又可以分兩種：一種是僅僅希望專制而已，一種却是受了義和團的影響，仍是希望「復明」。信仰復明的，大抵有一部成文的歷史，傳說流佈，不過他們的歷史和我們的歷史不一樣，他們的歷史是糊糊塗塗的一本賬，裏面說明神怎樣治理世間，某一個皇帝是那一位神轉世，他們有的叫這本書爲「天書」，根本就沒有清朝；有的說將來的皇上姓朱（朱元璋的後裔，或朱元璋的轉生；）更有的不說明，只說將來是要出皇上的，而皇上是一位肥頭大耳朵的人物。

（三）組織嚴密　他們第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組織嚴密。他們的組織，是極有系統的，而且極嚴密的，大概也分兩種：一種可以說是家族制，一種可以說是師徒制。家族制最顯明的例，就是青幫，紅幫：他們裏邊，是有「輩」的，按照加入的早晚，以定「輩」分的大小，上下統統按照着家族裏的稱呼，或是「叔叔，」「大爺，」或是「哥哥，」「弟弟；」雖然是父子的關係，但是爲了加入早晚的緣故，顛倒「輩」數，也是有的。家族制的結果，造就成最嚴密，最鞏固的團體，超於其他一切的組織。家族制幷

不很普通，普通的是師徒制。師徒制也是以加入的先後而定師徒的關係，至於本來家族的關係；也有被師徒制破壞的時候。無論是那一種，都是有一個首領，這個首領的號令，可以上下通行，這是對內的關係；對外則無論是誰，對於內裏的種種應保守祕密。

（四）注意宣傳　這是第四個共同的特點，也是推廣團體勢力的惟一方法。也分兩種：一是對內，一是對外。對內是對於已加入的宣傳，大半是定期的，招集到一塊兒，由所謂當老師的，或是其他的領袖負責舉行。對外是對於未加入的宣傳，這種責任，凡是加入的，都負擔一份兒；爲了保守祕密起見，大半宣傳的對象，都是最接近的親戚朋友。他們宣傳的工具除去普通的談話以外，多半是用類似歌謠的韻語，或是類似鼓詞的長文。前者意義簡單，是一般加入者自己歌唱的，後者却大都是長篇的，裏邊包含着一個故事，或是敍述某一個神的歷史，或是敍述某一個時代「神治」的情形；大半是由領袖歌唱的。

（五）擴大勢力　祕密的團體非常的多，就算同一的團體裏也有幾個派別，因此各個團體都非常注意自己勢力的擴大。要想勢力擴大，一方面要自己能堅固地團結，一方面還要對他人迅速地破壞。所以結果，對內要信仰一致，要服從少數的治者，要嚴密地組織，要絕對的守祕密；然而對於其他的團體，就發生了衝突，彼此攻擊起來了！

法國政局之前途



佛郎同樸藤凱賽說：「好朋友，承你把我弄得安定了，現在你快想法去安定你自己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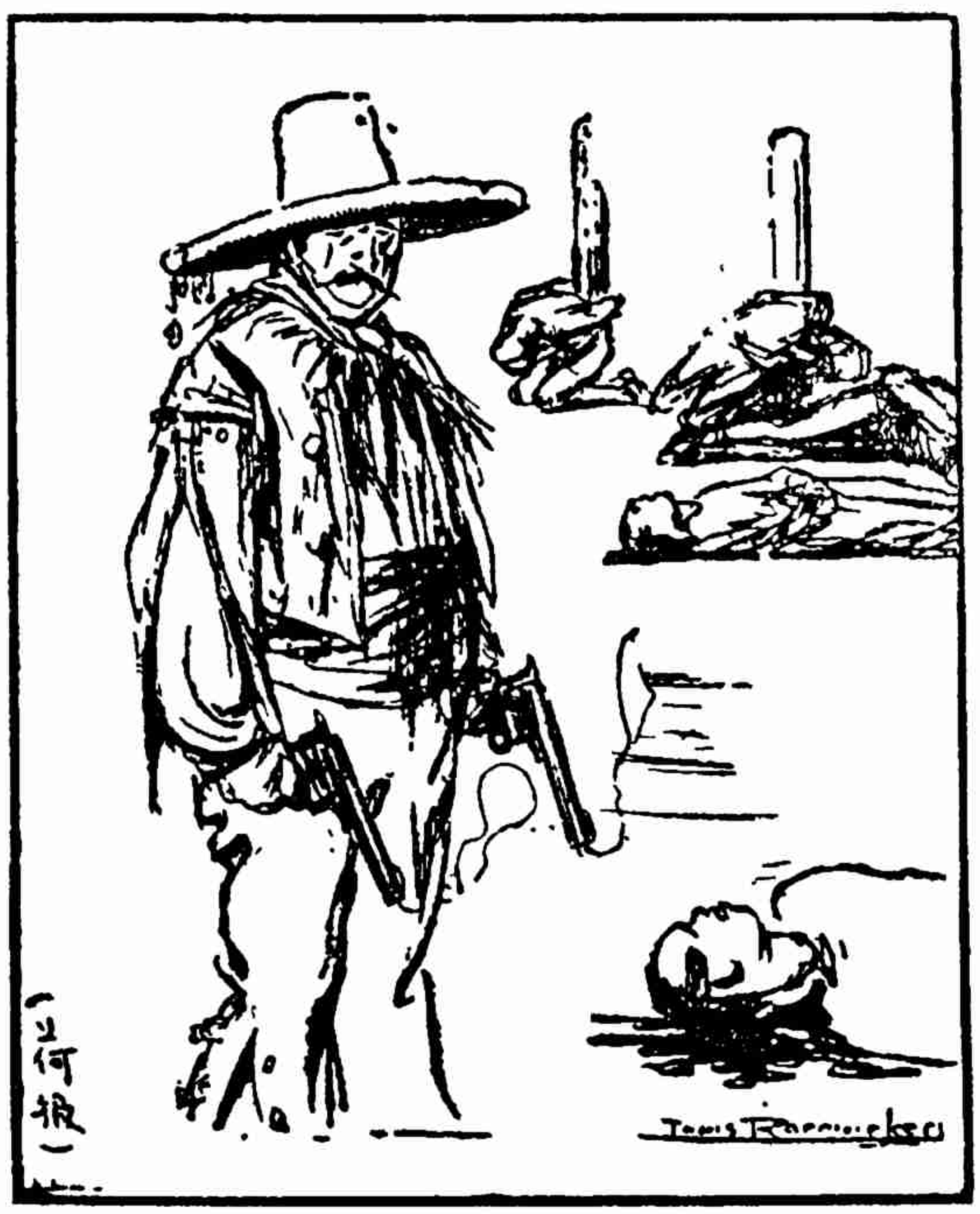
以上五種，都是他們各個祕密團體共同的特點，然而他們彼此也有點不同。例如：青幫，紅幫之類，他們結合的原因是爲了在這生活困難的社會裏，好得到一個保障，彼此互助，不致受欺，加入的都是些職業較不安定的人。紅槍會裏的紅會，黃會（據說還有多種，不詳）以及大刀會，籃子會等等，都是農民所倚賴的，他們的性質是自衛防禦土匪，偶而實在忍不住貪官污吏的強征暴斂，也對政府有所反抗；加入的一般是自已情願的，加入以後，即教以切口，及符咒等，一旦有警，全體必須共同敵抗。其餘的種種，所謂「道」「教」之類，則對於現狀的不滿，只有一味忍受，他們很忠心的希望「修仙」，希望「將來」，希望過了這「末刧年」，希望「轉生到享福的來世」，因此，對於神只有加倍的恭敬，對於領袖只有加倍的服從；這類的加入者大半是貧苦的小產階級，女性與男性之比，大概在七與三之間，擴大的力量，專在「宣傳」。

現在我舉一二個實例說一說，可以使我們

更親切地了解。

這是一個「道，」他所敬的神，可以說是佛道儒三位一體：他們敬觀世音菩薩（佛，）他們也敬玄天上帝（道）他們也敬至聖先師（儒）。他們對於神的安排是這樣的：掌天地萬物的總神，是一位「女」性的，這位女神就是人類共同的母親。他們怎麼可以證明呢？他們說：無論是誰，到了最痛苦的時候，都是激切地叫：「噯喲，我的娘。呵！」這個「娘，」就是那位女神。其次就是張玉皇（道教的天神）再其次是四天，就是南天孤佛（佛教的南海大士，）西天西王母（俗謂王母娘娘，）北天鎮武（就是北極星，）東天吳老（不詳，）至於孔子，光稱神，却沒有「位，」對於這些神是必須敬的，每個人每天至少要磕頭的，所謂磕頭，就是閉目靜坐，（或跪或站或行走，——所以如此隨便乃是爲了不妨礙一般人的作事，自然那些爲了生活而勞碌的人決不願犧牲了工作去闖這些事情。）僅用思想默念而已。在每個「佛堂」裏（集會的地方，）却是必許每月小供兩次（陰曆每月初一和十五，）每節大供一次（在所謂「大佛堂」裏。）他們說：一日入了這個「教」便可以後「九九八十一輩子轉

墨西哥——永不完的悲劇



人，」并且不入地獄；磕頭叫做「用功，」是修「清福，」就是死後依照「功」的多少而定神位的高下；還有一層就是現在多磕一個頭，將來到轉世便可多活一天，把現在的總數用八十一除平均每世的壽命；至於上供，那是修「紅（洪？）福，」就是現在的供，并非神吃，神將留着預備來生爲人的時候加倍奉還的享受。反過來現在的受苦，也是「前世」未修。

他們的信仰是絕對信仰專制。他們一面竭力的宣佈近的將來，要有大災大禍，一面又竭力的讚美遠的將來，又是怎樣的富貴享樂，在這過渡的中間，將要經過天地的改變，日月的毀壞，極大的死亡，以及種種恐怖，而後就「轉代換朝。」他們於是又說要想平安地過去這個時代，惟有信他們的「道，」求神的保佑。

他們的組織：上下服從一人。（據說這人是孔子的轉世，二次渡人，又是來世的皇上。）最高機關，叫做「大佛堂，」是各該地方的中心，普通機關，叫做「小佛堂」（也叫「聚神堂」）這是各個地方的小組織。除去一個領袖外，有十二三個所謂「掌盤」「普渡」等等名稱，都是由神派定的；其餘的一切加入的男女，則行男女平權的考試制。考試的根據，按照「功」的多少

而定，考試的主權在神，考試的階級次第和清朝一樣。這次考試，就是來世考試的標準每人也有稅，普通人一年交錢三百六十文（按一年三百六十天之數）叫做「打戶」，不「打戶」的來世沒有「糧」。至於考試及格的，自舉人秀才以至於「領賢」「落聖」，都要一定的加倍拿錢。所謂「領賢」「落聖」，就是現在孔子二次轉世渡人，仍和從前一樣有聖有賢，也著經（男）著卷（女），這些著經卷的人，却須每人交洋一元。這會事情，就叫做「考場」。

他們的宣傳，一方面藉「菩薩」拉攏信佛的，一方面藉「玉皇」拉攏信道的，還要藉「孔子」拉攏信儒的。對內，每次節日大供，就有所謂「公式」（據說即來世的「聖諭」）或爲韵文，或爲散文，參雜一塊兒，向着聽衆念，內容是天神宣傳本節天上會議的內容，除去恐怖引誘以外，還有對於個人上供的嘉勉幾句；其餘的還有「禮」，就是短篇韵語，叫每人學會，自行歌唱，說是今世念得熟，來世的口才好。對外，因爲有須多相同的「道」「教」，而自身又分「前會」「後會」，所以惟有對於他人攻擊，對於自己誇獎而已。

他們的範圍，據說傳佈在東昌，濟南一帶，甚至於河北都有，這是僅就他們直接管轄的說，至於沒直接關係，僅同一性質的，更不可勝計了。

北極悲劇



俄國熊：「現在你們還能讓我孤立嗎」

至於他們怎樣鼓勵已加入的去勸未加入的呢？也有妙法：他們說，（對男子）你要想來世作縣官，就必須去勸人，你當「引進」，「引進」得人多，坐的縣印多；他們又說，（對女人）你要想「用功」多，就要去勸人，那麽你可以得三「部」大功，一「部」大功就是代替磕一千個頭。既有人加入，則祕密的在一屋裏燒香，下跪，告神宣誓（有『我如傳邪法邪道，情願將我身化爲血膿』等語）完了；這位新進的，稱宣誓的叫做「渡化師」，稱介紹的叫做「引進師」。於是這位「渡化師」就傳授幾句祕語，幷教「用功」的方法，一切手續完全辦畢，隨後只有「用功」「聽講」「拿錢」以及服從一切而已。

如今再略述一個「道」。他們的神，是彌勒，釋迦等，和佛教一樣，但是也有文武周公，以及孔子等。他們有所謂「天書」，敍述「以神治世」的歷史，那上面也不承認清朝，也說將來要換朝——天有三日，地有五方，以及曆法，制度等等，無不大大變換。他們宣傳得津津有味，對於「天書」非常地寶貴，我也曾見到過。

他們說，也有一個祖師（首領）是某神下凡，頭上有痕，（將來做皇上的記號。）肚裏還有一個肉香爐，有人燒香，他就出來，燒香以後，立時吸進去。此外還有一些所謂奇蹟。其餘則大略和上面所述的那一個「道」相同。

歐洲舊有的生物覘象學將復活了

哲生

以動植物生活之循時的變遷，來決定或預料氣候的開始終結或變動，這在歐洲特成了一種非正式的科學名曰生物覘象學(Phenology)。這一種學問，在嚴整的系統的農業氣象學之下，自然不能露牠的頭角，但如能把牠整理一下，使其間因果關係的解釋更爲明確，這樣便於農人的氣象觀察，有一種簡易的學問了。

『燕子來時春滿院，』『一葉墜而驚秋，』『佈穀聲中秧針簇綠，』這乃是我們中國的生物覘象。惜我不是老農老圃，不然我也許可背上一連串動植物生理變遷的迹象，來決定農田耕穫，寒燠雨晴這些規則律令和口訣等等。老農沒有寒暑表，晴雨計，以及其他氣候觀測的儀器，但他們對於氣候預測的權威，得從事實上來使你無可否認。

歐洲舊有的所謂生物覘象學，乃是介在氣象學與生物科學之間的東西。牠所論的是天氣與動植物生活循環節季現象間的關係。如植物的抽榮着花結果凋謝，動物的候鳥徙居昆虫孵化等等。

在一任何的特殊地點，這些動物循時的生理變遷，其發現的時間，年年有所變動，並不十分固定。如有些果子，其成熟的日時，往往今年與去年相差有一個月左右的。這種變動不居的情形，原因全在天氣。植物的生活，幾乎統盤的記載了天氣之積累的影響，因此明示了某一季節的早届或延遲。由此而獲得的對於天氣的知識，其實用的程度也許要比從氣象學儀器上得來的報告爲高。

生物覘象學者，按年記載動植物生活現象循時變遷的時日，經這樣的積年觀察以後，於是可以算出每件事實發現時的平均時日來，然後拿這個平均時日做標準，來比較測定時序的進行。生物覘象學者，既有一篇記錄在他的身邊，他乃可以說今年的楊梅實熟遲了三禮拜了，今年的什麼花提前早開了十天了等等。一種動物或植物的早熟或遲熟，裏邊包含有一個意義，即在同一地點內，天氣和全部生物界生活變遷的提早或延遲的關係。因此這生物覘象學的研研結果，於農田耕作上，大可依爲指針。

歐洲關於農田耕作上氣候的問題，也有些傳統的規則：如說白橡樹的葉有鼠耳這麼大時，穀子可以下種了。像這一類的規則，將來生物覘象的觀察日益積聚，也許可有許多新的規則出來。

德國海賽州的腸市（Darmstadt）有大學教授愛窮伊納 (Prof Egon Ihne) 氏，曾爲海賽州定出許多生物覘象的規則。又數年來，每年發表一本歐洲各地生物現象與氣象關係的記載。

現在歐洲大陸有二千處在進行生物覘象的觀察和記錄。英倫三島，也有三百五十處。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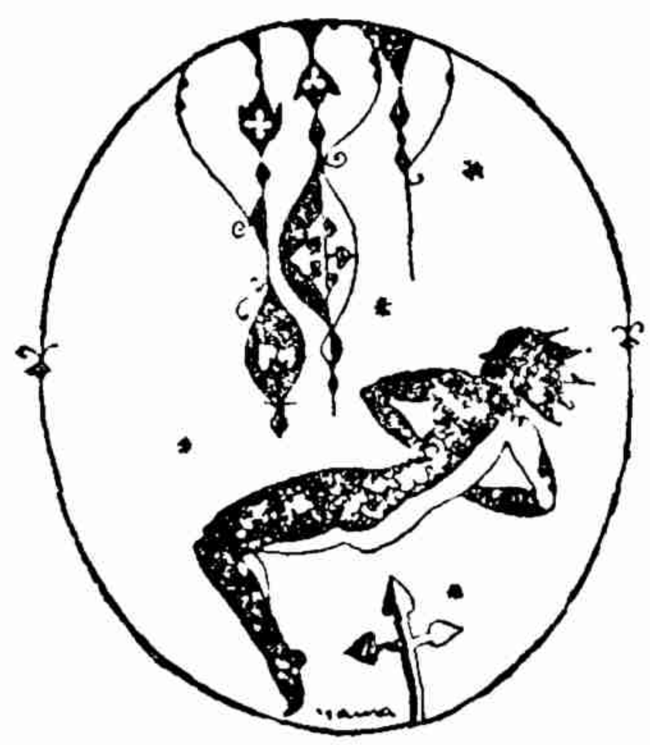
倫久已有許多生物氣象的觀察者，自成一個團體，受皇家氣象學會資助。歐洲有幾處地方的紀錄已有經過不少的歲月的。英倫令活去附近，就有一處，於一七三六年，已開始了這種工作，歷年紀載，雖有缺失，但其中已有一百四十年整年的記載了。

美國國家昆蟲部的霍布金博士，自一八九六年起，作西佛吉尼地方生物氣象的紀錄。他是美國現存最有資格的生物氣象學者，他尤以生物氣候律（Bioclimatic Law）之創製著名。

發怒能增加血液中的糖質

遂初

有人說，發怒會使人體變酸，但據德國哈克勃希醫博士（W. M. Hackebusch）的意思，發怒所能影響及於人體的，不是變酸，乃是變甜。這是一樁公認的事實，人體的血液中含有一種微量的糖質，叫做葡萄糖質的，牠隨着身體其他部份的活動而發生質量上的變化。這種變化雖為量頗微，但醫生們卻往往利用牠來做疾病診斷上的一種臂助。哈克勃希博士深知欲堅定一般人對於他的主張的信仰，非用事實來證明不可，所以他十分努力於實驗的作工。他在試驗時，先設法掀起被試驗者的各種情緒，如憤怒或恐懼的行為等等，然後再從那人身上取出少量的血液來做實驗。實驗的結果，凡在發生恐懼或憤怒心理時或在發生以後的人，其血液中含有的糖質的成分比平時都有顯著的增加。這件事實對於一般人體學研究者所倡持的「鬬爭的食料」的學說亦是一個強有力的證據，他們認定人類的情緒如憤怒或恐懼是自然給人類安排好為準備鬬爭或逃亡的。血液中的糖質是所以供給肌肉一種便利的食料，換句話說，便是所以促進肌肉的功能的。在憤怒時，血液中糖質的激增使可以使肌肉得到充分的食料，可以增加個人鬬爭或逃亡的能力。



九少爺

仲殊

九少爺是本地唯一的九少爺。在本地遠近廣闊數百里以內，只要提起九少爺，就是指這九少爺，再沒有第二個；這雖三尺童子也都知道。因爲那些小孩們的母親，常常利用這九少爺三個字來恐駭他們。『你們再哭，遇着九少爺走在街上，就教你不得了。』這已經成爲流行於本地的小孩催眠歌。其實九少爺爲人，看去原非常和藹，非常親善的。

也有人會這樣想着：『爲什麼叫九少爺呢？』（照洋文讀法，重音是在九字。）據一班傳說，說是老太爺生九少爺的時候，恰好在九十歲；有些人以爲這話，含有褻瀆的意思。大概，和九少爺同輩的一流人物，皆按照流行稱呼，沒有加以深刻考究。其實這個九字，在本地——或者不只本地——是含有珍貴的語氣，九字是數之極。那末，九少爺被老太爺非常驕慣，這却是事實了。

據說，老太爺的祖上，興家立業，幷沒有經過多大困難。本地在一二百年前，本是一片荒涼的海灘，有幾個老死不相往來的幾家人家。老太爺的祖上，說是販布的，到了本地，插草標爲記號，領有田產。在太平盛世，老太爺的前幾代祖宗，掛過萬頃牌的。到老太爺的時候，更成爲一片肥美之田。雖中間也有幾個不肖子孫，不替祖宗爭氣，教基業日隆，但到九少爺帶着一片福運安然出胎時，也可以不用勞心不用勞力的享到六百頃田地的祖上產業。可是在老太爺彌留之時，却含淚對九少爺說着：『你的命不算過好，你要早生幾十年，雖不能像祖上，也可以掛一個千頃牌。我是過去了，你好好的興家立業，耀祖揚宗吧！』據說，老太爺作古之時，幷未瞑目，不知爲着什麼原因？

現在，九少爺已經有了兒子，但還被人稱做九少爺。這是他自己願意的。他以爲一個人千萬不可老，這個老字就是表示同死相近的意思。無論如何他要保存少爺，不願老爺。因此九少爺的兒子，又被家裏上上下下稱爲小少爺，或者是小哥子，——這要有點資格才可叫小哥子。

社會上大部分的勢力全是據說。據說，生小少爺那一天，千巧百巧的

正是九少爺離去祖國留學外洋的十個月零一天。這并不出奇，有時人家看見小少爺的粉白的小圓臉，潸深深的烏眉，尤其是一雙黑白分明的亮晶晶的小眼，的確是像小少爺的娘，一個模樣，沒有一點兒錯過。

到底九少爺是吃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的，開通之極。人家說九少爺壓迫婦女，蔑視女子人格。那眞是寃枉了九少爺了。九少爺不只有三個公館，一個在天津十五號，一個在上海十五號，一個在南京十五號，大概揚州蘇州還有一兩個。那小少爺是住在上海的二少奶奶所生的。九少爺一向抱着寬大爲懷的態度的。像二少奶奶所生的小少爺，其他的少奶奶也生了好多，終是因爲自己的臉皮太嫩一些，或者說是那些小少爺的命運不好，大多送到育嬰堂去生長了。九少爺對於這些，無論聽到沒聽到，皆處之泰然。究竟九少爺是受着新文明的陶化的。

然而不然，九少爺現在又不同從前，大概是厭棄城市生活吧。九少爺在本地本莊上，建起畫棟雕梁的高大洋房，圩外種起高大的柳楊楡樹，一眼望去，有人到過泰山的，說是比曲阜闕里的孔林，還要威武。自然，九少爺把幾位少奶奶遷住到本莊以後，更是大名鼎鼎了。有人說九少爺嫌外面幾處公館開支太大，有人說是來享受山林之樂的，還有些存着小人之心的，說他要防範幾位少奶奶。有人見過少奶奶的，尤其是年紀最輕的四少奶奶，比九少爺更要和藹可親。她只用一條皮鞭去管束她使用的婢女。

九少爺從住到本莊以後，什麼事皆不問。原來在民國時代，九少爺做過兩任議事員，——這是通行任本地的名詞——但從來沒到過京城去上任。我們貴國的議事員老爺們不上任的也有，這總是拿了金錢買個什麼來支持門戶，或者借此作升進之階的，可是九少爺的心理又不同這兩種人。九少爺的議員，只是一時高興，當作無聊消遣的遊戲而已。本地人至今還會說：九少爺當年在上海同洋人一球——大概本地人還不懂一彈子——輸得十九萬五，報紙上特爲登一段，說九少爺如何的慷慨。這那個不曉得？本莊九少爺，一球十九萬。

大概九少爺想起老太爺臨終的話，曉得錢是好的了。九少爺忽然大發慈悲，說本莊的兒童完全失學，要把本莊辦理得像留學在法國時所見的模範村。果然沒有多少天以後，就成立一個「本鄉小學籌備處」，經費是由在本鄉區域以內的田地，每畝收大洋二角五分，即日實行，九少爺自然被推爲籌備處長。匆匆地過去三年，還只一個牌子掛在本莊的圩門外。

九少爺不只是熱心教育，還籌劃本莊左近的治安。因爲要養兵發餉的關係，每畝收大洋三角，於是在本莊有本鄉保衛團，練勇是四十人。團總是本莊管總卜財神擔任的。

保衛團成立好久了。一來本鄉找不出一個空閒大住所，二來住兵總會騷擾，只有本莊可以容納。這又可證明九少爺是寬大爲懷的。本鄉自從成立保衛團以後，時常有點不大安靜。

這是練勇對着團總說的：「大團總，我們的餉，爲什麼就不發？」

『沒良心的東西！種主人的田，替主人看門，保守本莊，就是保守你們自己，還要發餉，太沒良心！』皇天后土，卜管總是忠厚長者。

『不說這是本鄉辦的？有地畝捐的嗎？』

『那，那我再對九少爺說。』

卜管總實在太忠厚。

『九少爺，我們練勇，個個出力保家。』恰巧一天，九少爺閒步到總賬房裏來，因為卜管總也會吸在中國特別流行的那睡在床上吸的烟。

『個個出力？應當的！』

『是的。他們說，想發一點餉呢？』

『呆瓜！自己不會找點食吃一吃？』九少爺的腿，正靠在床欄上，右手在玩弄一根鐵絲端所綰的豆大的黑球。

過了幾天，縣兵到各鄉查防，提到了兩個人贓現獲的像是土匪又像是兵。

『你是那地方人？』縣兵很怒視的問着。

『我們是本莊人。』

『本鄉大得很呢？』

『本莊』說時口氣很高。

『鬧玩笑！朋友！』縣兵說出一聲，快步走了。

縣兵中的一個，覺得很得意的，很僥倖的對着其餘的說着：『你們真是糊裏糊塗！不是我問道清楚，帶到衙門，看我們怎麼得了。好！九少爺本莊的！』

九少爺對於本鄉的功德，這兩樣——學校和保衛團——還不算大。最好是體貼人心，替佃戶儲藏食糧，開一條生計上的康莊大道。

本鄉裏農田上相傳很久的習慣法，到收穫完了，主人和佃戶把收穫的各得其半。在主人講起來，這是主人給佃戶的恩惠，在佃戶講起來，這是佃戶應當的。這還是古法子，到了現在，古不宜於今，主人一方面，現在有了「扣頭子」的實行。就是在主人和佃戶各得其半後，主人還要扣佃戶的頭子。大概，主人要得六成，佃戶只得四成。本鄉是由本縣學得來的，本縣也是有老師的。

九少爺之所以稱為慈愛為懷的，是在他深知道本莊的佃戶多不安分，要把那收穫後的四成，分給佃戶，那佃戶一定會即刻消費了，所以九少爺把佃戶應得的四成，替他們儲藏起來。

佃戶不能不吃。唯一的方法，他們去哀求管總。

寒風無情的打來，身上的單衣夾衣，還可不問；佃戶王三的家裏，已經三天沒見動烟，大人還可忍受，小孩子不曉得自己的命不好，所以地哭個不住。

『你不能去哀求少奶奶？聽說四少奶奶心很軟。』王三再沒有主意了，向小孩的媽媽說着。小孩媽媽并不出聲，因為四少奶奶心雖然軟，那一條皮鞭卻是硬的。

王三想把小孩送在大風雨的水溝裏，又不忍去抱。最後，王三像犯法

似的，走到管總那裏冬夜裏一層單衣，被雨濕透了，冷風把心都吹涼了。千幸萬幸的是管總還在賬房。

『哀求大管總，』這一句話，王三幾乎說不出。

『做什麼？』管總的聲音，的確是忠厚。

『家裏三天沒見燒火，小孩子哭得要死。』

『那一個？』不像管總的聲音

『佃戶王三』管總起下承上的說着。

只這一句，把九少爺氣得睡在床上，煙也吃不下去，隨卽施行九少爺用慣的國罵，『阿六，弔起來，這些東西，非打不安分。』

王三的小孩的媽媽，在家等了一夜，沒見王三回來。她是這樣想着的：『大概主人看這樣惡風惡雨，很可憐我們的吧？』『乖乖！好乖乖！不要哭，爸爸明早就回來了。』小孩哭得太利害，小孩媽媽把舌頭送進小孩嘴裏，給一點吐沫，想騙得小孩不哭。

人家說，這還只是九少爺的消極辦法。

相同的嚴風惡雨的一天，佃戶李四，人同此心的也跑到管總這裏來。

『哀求大管總，千萬向主人求一點吃糧。』李四是跪下來說的。

『那一個？』九少爺并未動氣。

『小的李四。』李四很大胆的，直接同主人談話。

『做什麼？』

『求一點吃糧。』李四磕了一個頭。

『我說：呆瓜！滿地皆是吃糧，自己不去找，天上會弔下來？』這是九少爺寬大為懷的去處，又是替他們謀一條生機的去處。

卜大管總忽然聰明起來：『他們手裏沒有東西，』——大概，就是指鎗吧？這是人家疑惑的話。

『全是呆瓜！沒有保衛團？』九少爺仍是吸他的煙。李四叩頭，謝謝九少爺今天沒拿皮鞭子，笑盈盈的竟自走了。

就是第二天吧？本鄉好幾家，到團總的地方報案。

九少爺對他的佃戶，總算不錯；佃戶們也曉得感恩戴德。佃戶們到本地去買賣，人家對本莊的佃戶，全要客氣一點。至於店鋪對九少爺，那更格外克己，克己到一錢不要，情願送給九少爺，不，不送給九少爺，怕也沒有地方去要賬。九少爺要算是本莊的莊父。從歷史上看起，像耶穌的那般愛，釋迦的那般慈和我們貴國的正宗傳統的孔子的那般仁，雖則是很很好，然而也有人要說閒話。所以本莊雖有莊父的那般仁慈愛，也會有一兩個是不順從莊父的意思的。這却是例外。

本莊的夏二是本莊的佃戶，却與其他佃戶不同。那是九少爺的祖上特別給夏二祖上的恩惠，給一些田地種一種收穫之後，既不扣頭，又不平分，只要一點租錢，有時租錢還不要。這在本地稱為「小份子。」到了夏二這一代，還是做九少爺的小份子。九少爺更特別的對夏二好。九少爺的好，就是在體貼人心。

現在夏二收穫的食糧，全要送到九少爺的堆房裏，替他收藏起來，說

是防備荒年的。但在夏二心裏，却是這樣想着：「防備荒年，多麼好?」怎奈不到荒年，就要餓死吧！」

眞是牆有風，壁有耳，夏二心裏的話，不知怎麼被九少爺知道了。九少爺幷不氣，說要解除誤會才好。

「夏二！主人待你怎麼樣?」九少爺是坐在小廳房裏說的。二少奶奶斜倚在九少爺的身上。

「主人待我好。」夏二沒敢抬頭。不待言，早已跪下來了。

「渾蛋！閒話是那個說的。」

「小的不敢說。」

「在主人面前抽空」九少爺還沒十分氣。「阿六(這當然是小白臉很漂亮的而又得九少爺歡心的聽差。據說，尤其得二少奶奶的歡心。)拿皮鞭子來。」

「打他做什麼?」阿六代夏二求情，又好像承二少奶奶心裏的意思一樣。

「你說怎樣?」

「小哥子——(只有阿六能說小哥子)——天天要騎驢，好不危險，教夏二做驢給小哥子騎一騎不好?」

「小哥昨天夜裏鬧要騎驢，阿六才會想法子呢?」二少奶奶的眼角送出一線電波。阿六幷不敢笑，二少奶奶却笑了一笑。

「跪在這做什麼?還不下去。」阿六的命令。

夏二覺得做驢子倒不在乎，但是，飯還要回家吃。

夏二天天回家是不錯，飯却沒有得吃。

「飯吃不吃倒是小事，田租沒有，看怎麼得了?」這是夏二的女人心裏這樣焦着。焦得連有飯也吃不下去。他那一個十八九歲的閨女，又是這樣想着：「九少爺也太不成話。」

一家三口，正在商議怎樣能得一點飯，怎樣完主人的田租。外面來人說大管總有請。

「這地還種什麼?走是了。」夏二的閨女說着。

「你去要多磕幾個頭求求情。」

銀白的世界，雪花紛飛。夏二把頭縮到他不能再縮的程度，寒風刺骨，雙脚還是天然紅凍地赤着。

「夏二！」九少爺坐在花廳裏，委體不高的四少奶奶，剛好坐在腿上。夏二幷沒有注意到她是裹着貂皮的一口鐘。

「是。」當然又跪下來了。

「你胆也不小，」

「小的胆本不大。」

「王八蛋！你以爲給小少爺騎一騎，你的租錢就不完?」

「我想完。」

「李貴，吊起來。」九少爺還是用平常的法子。

「九喲(這當然是親熱的辭句)。一片白雪，多麼有趣！我想看雪人。」

四少奶奶隨便說了一句。

夏二今天運氣好，沒吃皮鞭子。不過把他放在人井，身上用雪埋起來，做雪人的男用模型。幸而我們中國人，先天的抵抗力來得大，這回夏二并沒凍死。

現在，夏二和從前不同了，因爲自己閨女的關係因爲自己的閨女有了那「一朝選在君王側」的關係。那是九少爺倆面開步間遇着的。

『我想房裏再找一個下女。』（註：「下女」字，是九少爺昔年留學外洋過日本時得來的名詞。）一天，九少爺對四少奶奶說。

『我用不着什麼人，』四少奶奶是生在江南，長在京城，綿柔裏夾有清脆的尖音。

『不。』

『什麼？』

『我倆來的時候，我恐怕你的腰落空。』九少爺笑一笑。

『你這個不長進的東西。』四少奶奶也微微笑一下。

這樣，夏二的閨女，居然人選了。當時人家看起來，又有「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之感。然而，她竟偷偷逃回家。

『閨女，你怎這樣大胆。』閨女的娘，戰慄得不敢出聲的問着。

『這事情我不能做！』

『什麼事？』

『……』閨女要哭。

『我替你去做。』

『不能做。』

『究竟什麼事？』

閨女好不容易，含羞的，輕輕地，臉紅的說出了『墊腰呢。』

僥倖，九少爺并沒追求。九少爺的待人忠厚，於此可見。不但本莊，本鄉，就是下係，也是如此。

不知那裏來一個初出茅廬的，到本縣做縣長。他居然懷疑到九少爺的錢糧不清楚，派兩個委員到本莊來問一問。

『兩位委員有什麼貴幹？』九少爺遇着有人拜訪，皆親身見客。

『好說呢。』兩個委員兩下望一望。

『還是錢糧不清？還是什麼？』九少爺笑着說。

兩個委員，遲疑着半天，回着『不是的』

『是什麼？』

『我們縣長，新到任，不得閒，教我們來請九少爺的安。』

『那倒罷了。』九少爺并不高興。

『還有，我們想九少爺替我們吹噓一下。』

『那很容易。』九少爺毫無吝色。『阿六，把名片拿兩張來。』九少爺之得稱爲慷慨的，就是在這些地方。

『謝謝九少爺。』

『你對縣長說，本莊有土匪，他也不問？』九少爺隨便說的。

九少爺待人接物是這般好。

過了沒有幾天，有人從縣城走過，看見城門外貼着一張告示。大概貼的時候，用漿糊太多，太陽一曬，早飛起來，被人撕去好多。只剩一兩行，認出，寫着是『匪首夏二……供認不諱，……綁赴法場，執行槍決，以昭炯戒，而免效尤。』

這是九少爺對夏二的特別的格外的另眼垂青吧？

有些人說，這回事，并不要經過到縣公署的手續，就在本莊保衛團辦一下，也就行了。

議論是議論，事實還是事實。

這是平常的事。當然夏二的事，人家也不提了。

沒過多少天，有一樁驚天動地的在本地算是空前的大案件發生。一個女人殺死一個男人。這在本地也有過一次，或者兩次吧，記不清是姦婦謀害本夫的，并不希奇。希奇的是這件事的主兒，就是沒有多天前槍斃的匪首夏二的閨女。他用切菜的刀，把本莊九少爺殺死了。兇手即刻被捉到縣公署。

議論更是紛紜。總之，他們以為又可有一個萬人空巷的看花燈的熱鬧。在本縣裏幾個同九少爺有來往相熟的老爺紳士們，聽見九少爺的不得壽終，未免灑了一些傷心之淚。



傳說終久是靠不住。後來經調查所得，九少爺還是安穩住在本莊，不過頸子上有點傷痕。這是千確萬確的。

九少爺對於這事并未動怒，也不一定非辦那兇手不可。各人皆知道的，九少爺是寬大爲懷的。九少爺對於這事，有點不聽不問似的。

可是在縣城裏無論和九少爺相識不相識的，大大小小的老爺紳士以及紳士的走腿們，皆替九少爺打抱不平，皆要替九少爺出氣。馬上即刻的，刻不容緩的，跑到縣公署，要處死那個閨女，以符國法。或者說是保障人權。原來，他們就是保障人權者。奇怪，有一兩個憤憤而去的見了兇手，却又暗暗替兇手講情。說兇手還長得不錯。但大多數的紳士們，——大概就是所謂公正的紳士們吧？——還坐在縣公署，聲言非把兇手即刻處決不可。

縣長又是一個新到任的縣長，看見情形，遇着這樣案件，却在簽押房裏，對着幾位紳士，輕輕的說着：

『沒有這樣簡單的吧？讓我再慢慢地考察一下。』

□四角號碼檢字法附檢字表　函索請附郵票五分□

易

學——檢

▲康熙字典的檢字法——難學難檢

▲筆數檢字法——易學難檢

▲王雲五氏四年以前發明的號碼檢字法——也足 易學難檢

▲王雲五氏最新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易學易檢

商務印書館編印

四角號碼國音學生字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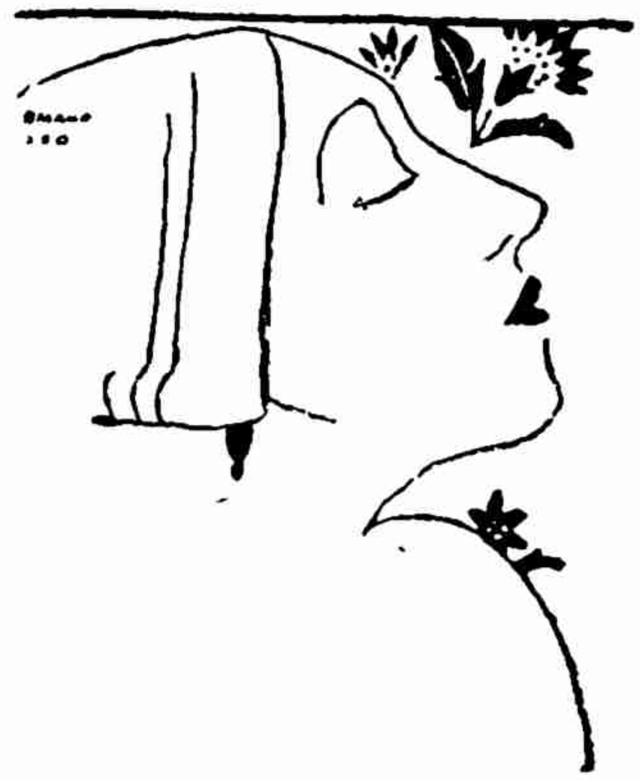
易學 受過一年以上教育的兒童，經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訓練，即能使用自如。

迅速 每檢一字，最遲只需時十秒，較舊法節省二分鐘。

價廉 全書二百餘頁，長五寸半，寬三寸又四分之一。定價三角，特價只售一角五分。

四角號碼學生字典

定價六角　特價三角



蟋蟀（四幕劇）

熊佛西

全劇登場人物：

幽古公主
櫻花小姐
周仁
周義
周禮
周智小姐
丁圖將軍
新聞記者
衛兵甲乙
老僧
小僧
旅館侍者

時代——現在

地點——某繁華都市

第一幕

神州飯店第三樓之五百零七號房間。分內外兩間，裏爲寢室，外爲接待室。陳設完全歐化。躺椅，沙發，寫字台，茶几，屏風，一概俱全。

開幕時丁圖將軍橫臥躺椅上，鼾聲如雷，突來急切的敲門聲將他從夢中驚醒。內室亦有人聲，他驚慌失措的躲於屏風後。此時櫻花小姐——幽古公主的隨員——由內室上。

櫻花　誰？請進來！

侍者入。

侍者　您早，小姐！

櫻花　你有什麼事？

侍者　丁圖將軍昨晚回去了沒？

櫻花　深夜兩點他才走。又有什麼笑話麼？

侍者　他家裏說沒有回去。他的太太昨晚派人在各窰子館裏尋找了一夜，現在又派了衛兵到我們櫃上來大鬧，硬一口咬定丁圖將軍昨晚在公主這裏過夜！

櫻花　什麼話！

侍者　我們櫃上亦說沒有這回事。現在丁太太派了五十個衛兵在我們門口守着。

櫻花　讓他們守着就得了，反正與我們公主不相干！

侍者　不過我們很怕鬧出昨晚同樣的把戲！

櫻花　這沒有什麼可怕。

侍者　這事恐怕與公主的名譽亦不很好？

櫻花　別嚕嗦！快出去！

侍者　還有——還有——

櫻花　還有什麼？快出去！

侍者　還有一個新開界的先生現在要見公主。

櫻花　就說公主今天病了不見客！

侍者　著！（侍者下。片刻記者上。）

記者　對不住，我沒有等通報就進來了。我們新聞記者的時候是很寶貴的，我在樓下足足候了三刻鐘，就算兩毛錢一分鐘，也差不多糟蹋了十塊大洋！

櫻花　這不能怪我，先生！

記者　當然不能怪您，不過請您進去通報一聲：說我有要事非見公主不可！

櫻花　這可辦不到，先生。因爲公主的病昨晚又復發，所以囑咐我今日無論什麼客人，不要引見。其實這亦難怪。自從她的相片和履歷前天在報上登載了，每天來拜會她的客人總在一百以上。你想，先生，像她那樣的身體怎能經得起這樣的勞苦？這幾天來的又多少是些無聊的客人！

記者　請問來的是些什麼人？（拿出筆來預備記。）

櫻花　都是些不常見的怪物：有的是大肚子穿洋服手拿打狗棍的，有的是駝子穿馬掛帶辮子的，有的是身穿緞子馬甲頭戴鑲了寶石的瓜皮帽的，有的穿竹布大褂胸口插着自來水筆的，還有是像先生這樣的——鼻上架着玳瑁眼鏡，背上背着照相機，手裏提着一個小皮包。——他們這些人什麼都不懂，一來了就胡鬧，眞是討厭極了！

記者　他們怎麼鬧法呢，請問？

櫻花　當然是些老把戲！這個要求公主嫁給他，因爲他有錢；那個亦要求公主嫁給他，因爲他有勢；這個向公主要相片，那個向公主討手帕！眞是有時不但使你討厭，簡直使你肉麻！

記者　公主爲什麼不惱？

櫻花　惱？——從來沒有過。因爲她到的地方多，見的廣。有時雖然碰見許多無聊的客人，但她總是恭恭敬敬的接待，從來不顯出半點不願意的樣兒。不過昨晚十點鐘的光景，大夥兒正鬧得起勁的時候，忽然有個什麼丁圖將軍，領着一大隊人馬，將這神州飯店包圍着。……

記者　幹嗎？捉土匪麽？

櫻花　原先我們亦以爲他是來捉土匪的，那知他一走進來就將樓下掌櫃的抓住，問他這里有無一個幽古公主，掌櫃的怕事，所以滿口答應沒有，那知那位殺氣騰騰的丁圖將軍叫他的隨從到櫃上將「旅客留名簿」一一檢查，果然發現公主的名字，於是大發雷霆，非要把掌櫃的即時槍斃不可！當時轟動了全飯店的住客，大家都跪下來替掌櫃的求情，丁圖將軍才說：「倘若你們能將那位幽古公主交出，我

就饒了他這條狗命!』

記者　這豈不將你們嚇壞了嗎?

櫻花　我當時倒有點怕,可是公主不但不怕,且馬上下樓去見了那位兇猛的丁鬮將軍!

記者　見了丁鬮將軍?

櫻花　見了丁鬮將軍!

記者　沒有出什麼案子?

櫻花　沒有,并且救了掌櫃的命。

記者　丁鬮將軍對於公主沒有什麼野蠻的舉動?

櫻花　說也奇怪。當公主下樓的時候,大夥兒沒有不替她擔心的。因為大家都說丁鬮將軍是這城裏第一個歡喜動武的人,殊不知他一見了公主,手槍也丟了,衛隊也撤了,恭而敬之跪下向公主磕了三個響頭,口裏唧唧咕咕說了一大套恭維公主的話:什麼『你是東方第一美人』呵,什麼『嫦娥下凡』呵,什麼『小子丁鬮將軍參見』呵,——這些笑壞人的話;起先站在旁邊為我們公主着急的那些人,到這會兒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就是那位幾乎槍斃了的掌櫃,此時亦不由得不笑了!

記者　這的確是一件奇聞。於我們新聞記者真是絕妙的材料!後來這場案子怎樣結局的?

櫻花　當時已夜深兩點了,公主倦了,於是才命大夥兒散去,但丁鬮將軍仍是不肯走,公主又對他說:『有什麼事,請你明天再來。』所以這場亂子才告一大段落。不過今早彷彿又有人說丁鬮將軍昨晚并沒回去,說是躲在這樓上過了一夜?

記者　不要就躲在你們這房裏罷?

櫻花　絕對不會的,因為我們一上樓就關門睡覺了。晚上亦沒發現什麼意外的事情。再者就是他躲在這兒,亦沒有什麼意思。

記者　在他以為佔了很大的便宜。因為他覺得與公主同一個房間歇了一晚。

櫻花　這簡直是笑話!

記者　可不是嗎?關於公主還有更有趣的新聞麼?

櫻花　這些新聞還不夠有趣麼?

記者　那麼請您費心進去看看公主醒了沒?假如醒了,代我通報一聲,說我有要事要見她。

櫻花　她已有話在先:今日無論何人,概不接見!

記者　我祇向她說一句話!

櫻花　半句亦不成!對不住,先生,我不能奉陪了!

記者　讓我照一張相片就走!

櫻花　照誰的相片?

記者　您的!

櫻花　我的?——絕對不成!我現在討厭人家再照我的相片!

記者　為什麼?

櫻花　我們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一些無聊的新聞記者,總是爭先恐後的來照我們的相片。他們不但將我們的相片送到報章,

雜誌上去賣錢，有時還放在家裏當着奇怪的裝飾品，或者當着茶餘酒後談話的資料，所以我們再也不讓人家照相了！

記者　那麼我只照這一張！已將照相機展開。

櫻花　不成！乘櫻花未防，已將照相攝妥。我從來沒見過你這樣無禮貌的人！

記者　對不住！希望您明天再能報告我許多更有趣味的新聞！謝謝您！再會！

記者下。

櫻花　我算倒霉了！

幽古公主上。

公主　剛才來的是什麼人，櫻花？

櫻花　一個無聊的新聞記者！他一定要見您！我說您病了！

公主　他是姓周麼？

櫻花　我沒問他。

公主　他是一個人來的？還是三個人同來的？

櫻花　今早沒有別人來過，祇有一個討厭的新聞記者！我知道公主昨晚過於勞苦，今天是不願多見客人的，所以我早就囑咐了櫃上。

公主　糟了，櫻花！

櫻花　怎麼，公主？

公主　你誤事了！

櫻花　怎麼我誤事了？您昨晚不是說今天不見客麼？

公主　是的，我昨晚被丁闓將軍纏暈了，所以今天不願多見無聊的客人，不過有三位姓周的我今天非見不可，這是預先約定的，我不能失信。在我們遊歷的五年中，我接到向我求婚的信總在三千以上，然而都是些爛調和廢話，沒有一封信可以適合我的心情。這些求婚者都是異口同聲的說他們如何的有錢，如何的有勢，如何的有學問，如何如何的多情，如何如何的漂亮！我的心情從未有過震盪，讀了這些爛調！惟有看了這三位周先生的來信，我的確受了很大的感動，——所以我今天非見他們不可！

櫻花　那求婚書是三位周先生同寫的麼？

公主　是的！并且他們是同胞弟兄！

櫻花　這倒是件怪事！

公主　這亦正是我今天決意要見他們的原因。恐怕自有人類以來，從來沒有過兄弟三人同寫一封求婚信的奇事。所以我今天什麼人都可以不見，惟有這三位周先生不能不見！

櫻花　那麼我叫聽差來特別囑咐一聲。櫻花按電鈴。

侍者上。

公主　今天無論什麼人來會我，只說我病了不能見客。

侍者　著！不過樓下已經坐着二十多位，都是要見公主的。

公主　說我病了，請他們改日再來。

侍者　著！

櫻花　慢點！也許那三位周先生就在這二十幾位的中間？

公主　是的，最好你私下問問他們中間有沒有周仁周義周禮的三位先生，倘有，就請

他們卽刻上樓來。

侍者　著！

侍者下。

櫻花　公主，您不要進去換衣服麼？

公主　不要，我身上的衣服很可以見客。櫻花，你怎麼又叫我公主？——我早就請你不要這樣稱呼，我實在討厭這種稱呼！因爲我不願做公主，我才決計離棄幽古！

櫻花　已經叫慣了，我實在改不過來！我跟了公主十八年，已經叫您「公主」十八年了！已經成了慣習！

公主　我希望你以後能慢慢的改過來。

櫻花　我自己也是這樣的希望。

敲門聲。

公主　請進來！

周仁周義周禮同上。

周仁　這位就是幽古公主麼？

公主　三位就是前天寫信來的周仁周義周禮先生麼？

周仁　對。我的名字是周仁。握手。他是我的二弟周義。握手。他是我的三弟周禮。握手。我們兄弟三向來是很欽佩公主的和平思想。看了公主近來在各報章發表的求婚意見，更是使我們羨慕公主人格的偉大，所以今天不揣冒昧，特來親聆雅教，瞻仰瞻仰丰采！

公主　不敢當。這位見過麼？這位就是我的患難朋友，從小與我一塊兒長大的，現在又和我週遊世界的櫻花小姐。

櫻花與周等一鞠躬。

櫻花　請坐！

公主　請隨便坐，不必客氣。

周仁　請勿客氣。聽說每天來拜候公主的人非常踴躍？

櫻花下。

公主　我到這兒不過兩星期，每天來看我的人總在兩百以上。不過因爲我的身體不好，不能一一接見，眞是抱歉得很。

周義　請問上這兒來的是些什麼人？

公主　所謂士農工商，無所不有。

周禮　難道還有農夫來麼？

公主　有的，——但比較很少。

周仁　公主有什麼感想，對於這些人？

周義　在這些人中間，有無公主中意的配偶？

公主　沒有——絕對沒有！這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在過去的五年，我遊歷的地方不下五十餘國，在各國所見到的，除了「自私自利」「爭鬬殘殺」以外，我沒有見到一件使我樂意的事物！沿途接見的客人，各種階級都有，上至貴族，下至平民，不下數十萬，除了他們各自懷着鬼胎外，我對於他們沒有別的感想——這使我對於人事及世界更是悲觀，使我的病症一天沈重一天！

周義　是的，我們常常聽說公主欠安，但不知公主究竟害的什麼貴恙？

公主　我的病麼？——我眞是不願告人。現在先生旣是見問，我不妨談談。提及我的病，不能不觸動我的家世！你們知道我的家世麼？

周義　略微知道一點，但，不十分詳細：外面有人說您是印度釋迦牟尼的後裔，您的尊大人是當今幽古國的大皇帝，所以世人都知道您是幽古公主。

公主　對，幽古公主！他們只知道我是幽古公主！殊不知就是因爲這「幽古公主」的台銜害了我，害得我這輩子心身不安！

周義　爲什麼？

公主　我的父親，你們剛才已經說過，是當今幽古國的大皇帝。可是我有一個伯父與叔父，他們亦都有子女，他們與家父雖屬同胞骨肉，但各人懷着各人的鬼胎，日夜總是想謀奪家父的王位，因之兄弟成了仇敵，骨肉成了魚肉！一次我的伯父喝醉了，深夜跑到家父臥室裏行刺，不幸被家父的衛隊殺死了，而我的叔父硬一口咬定家父殺了我的伯父，所以又暗殺了家父！

周禮　噯呀！這眞是一大悲劇！

周仁　這眞是歷代以來的悲劇！

公主　因此，我感覺幽古人過於殘忍，過於非人道，才決計帶了隨從我多年的患難朋友櫻花小姐，逃出了那滿目瘡痍的幽古！當我們離開幽古的那晚，大風大雨，雷電交擊，我們就向天起誓，說：『殘忍的幽古人呵，殘忍的幽古地呵，從此我們要永別了你們！』於是我們先到俄羅斯，然後又到了歐洲各國，懷着滿腔熱血到那裏去尋找光明，殊不知，先生，全歐洲亦不過是塊橫屍遍野的大塋地；萊因河沒有流的水，祇有流的血——腥紅的血，——這叫我們怎能不失望？我們決計再到新大陸去，我們以爲那里是新大陸，當然有新生氣！殊不知那里亦是暮氣壓朝氣，從此我們對於西方各國完全失望了，不得不回轉頭來到印度，經日本到產生孔夫子的中國，那知這裏亦是與別國無異：每日所見所聞，亦祇是些殘暴，忿恨，妒嫉，仇殺，貪婪，欺騙，自私，壓迫，姦淫，擄殺，噯呀！我失望了！我的確失望了！我覺得這部世界史，只是一部血花史！這世界就是一個人肉館子：兄弟喫哥哥，哥哥喫兄弟，張三喫李四，李四喫張三！這部世界史就是這人肉館子裏的流水賬簿！唉！對於這殘暴的世界我失望了！對於這人喫人的人類我灰心了！這也是使我現在的病症，一天沈重了一天的原因。我知道我的病症是沒有救藥了！

周等　噯呀！公主何必這樣沈痛！何必這樣厭世？還是希望您多多珍重！

周禮　照公主的外表看起來，似乎倒不十分軟弱？

公主　我害的完全是精神上的病，我心內的空虛，人們不知道！可憐我日夜思和平，有時夢寐間彷彿和平之神對我說：『姑娘，請勿如此傷感，爲了你，這世界不久將和平！』但是，先生，這僅僅是一種夢幻！況且生命似露珠般的容易消滅，萬一這世界有所謂和平，又不知要經過多少萬的寒暑才能實現？昨天有人向我講了城外和

平山的故事，晚上我就夢見這山上有一塊「和平石」，并且在夢中彷彿有人告訴我說：『誰能得到這塊和平石，誰就可以指示這世界的和平！』

周仁　還有這麼一回事麼？

周義　這倒是件很有趣味的事！

公主　我想這不過是一種夢幻罷了！

周禮　也許這是一種事實。記得從前彷彿有人的確說過：這山上有一塊怪石頭，每當月明星稀之夜，這塊石頭就發出一種電般的奇光，普照四方。但是只是如此傳說，從來沒人見過。據說這塊石頭并不大，只有三尺多長，一尺來寬。也許此石就是公主昨晚夢見的和平之石？

公主　也許就是此石。但這事終近神秘，現在是科學時代，就是此石尋到了，恐怕亦不能指示世界和平？

周禮　但是，公主，人生不過是個大啞謎，這世界亦不過是個偉大的神秘！公主不必如此悲觀，只要您深信此石不可尋到，我想遲早必能尋到；只要您堅信世界可以和平，世界必會和平！況且希望和平，促進和平，并非是公主一人的願望和責任，是我們大家的願望和責任！

周仁　對，是我們大家的願望和責任！

周禮　所以從明天起，我們將開始醫治公主的病症，我們弟兄三將努力去探尋公主夢見的和平之石！

公主　諸位既肯如此熱心去創造和平，實等於救了我的性命；今與諸位相約，不管何人，只要他能將和平石見贈，我願許配終身！

周義　此話果真？

公主　君子一言！

周禮　我說大哥二哥，咱們明天就開始努力罷！

周仁周義　對！開始努力！

公主　但是——諸事務宜當心！

周義　請公主放心。但是我們很想——

公主　很想什麼！是要我幫忙麼？

周義　是的，很想公主能賜給我們一張最近的玉照！這對於我們精神上就是極大的鼓勵！

公主　我的相片麼？

周禮　對！公主的玉照！

公主　不過——不過我自己從來沒有送過相片給人！

周仁　那麼我們為什麼常常在各報章雜誌上看見公主的玉照？

公主　那都不是我自動的送給他們的。今天你們三位既然特別問我要張相片，我亦可以特別奉贈一張。（於書桌內取出相片一張。）

周禮　最好能請公主親筆題幾個字！

公主　題上名字麼？

周禮　公主的名字和我們的名字。

周仁　「仁」是我的名字。

周義　我的名字是「義。」

周禮　您記得我的名字麼？

公主　你的大名是——是「禮」麼？

周禮　對！對！公主的記憶力真好！

公主將相片題好字正擬交給周時，丁圖將軍突由屏風後跳出，從公主手中將相片奪下，衆大異。

公主　將軍無禮！

丁圖　著！無禮！

公主　將軍非君子！

丁圖　著！非君子！公主本來極好看，但是公主的相片比公主更好看呢！吻相片。

周仁　將軍不能如此無禮更不能如此侮辱女性！

丁圖　眞是越看越好看！又吻。

周禮　哥哥咱們打過去罷！

周義　打過去！

周氏弟兄將丁圖將軍死緊緊的圍住，但丁圖幾拳幾脚將周氏弟兄打倒在地。此時櫻花急上。

公主　將軍不能如此野蠻！

丁圖　小子豈敢在您這如花似玉的公主面前野蠻？不過公主待他們太厚，待我丁圖太薄，所以我這丁圖非吃醋不可！倘公主能以平等的待遇待我，我丁圖豈敢當着公主動武？

周義　大哥，咱們再打過去罷！

公主　慢點，讓他說來！這有什麼不平等？

丁圖　你送相片給他們，爲什麼不送給我呢？——這是平等麼？

櫻花　這是公主的自由！

公主　對！這是我的自由！

丁圖　搶人家的相片也是我的自由！

周禮　哥哥咱們再打過去！

公主　慢點！讓我問你：你能否促進世界和平？

丁圖　能！

公主　既能，那麼馬上請你拋去手中的手槍！

丁圖　這可不能！這是促進平和的第一步！

櫻花　那麼你就是假冒爲善！

公主　你別插嘴，櫻花，讓他說完！

丁圖　我是主張以武力和平世界的！這手槍就是引我到和平的工具！倘沒有武備爲後盾，你想這世界和平是萬萬辦不到的！公主既然相信世界和平，與我正是志同道合，那麼爲什麼不嫁我呢？

櫻花　別想吃天鵝肉罷！

公主　少開口，櫻花！

丁圖　你嫁了我，我可以引着我的十萬健兒，先打到日本和俄羅斯，再打到什麼歐羅巴美麗尖，不到兩年我包管世界和平了！公主的病亦就會好了！

周等　哈哈！談何容易！

公主　現在不必多說！等到你和平了世界再來見我！

丁圖　公主現在不願嫁我？——那麼暫時也請送我一張相片？

公主　不成！

丁圖　眞不成？還是假不成？

公主　絕對不成！

丁圖　那麼我要…………

公主　你要怎樣？

丁圖　我要將你打死！

公主　那麼我很感激你！

丁圖　將手鎗對準公主。你究竟給不給？

公主　不給！

丁圖　公主，我實在捨不得打死你，因為你是這樣的美麗！倘是別的娘們，我早就請她一命見閻王了！

公主　這也許正是你們的天才！

衛兵上。

衛兵　請趕快走！太太來……來了！

丁圖　太太來了？上這兒來了？

衛兵　著！

丁圖　太太為什麼上這兒來？

衛兵　回大人的話：因為昨晚大人沒回公館，太太也就在家裏鬧了一通宵，打發小的們遍處尋找，小的們也不知道大人在這兒，剛才太太不知從什麼地方探聽得大人昨晚在這飯店裏過夜，越發生氣了，所以太太已經親自上這兒了，小的特先來報告大人，請大人趕快走罷！

丁圖　你去告訴太太，說我不在這兒！

衛兵　那可不成，大人！太太已經上樓來了！您聽！

此時後台有婦人說：「這是幾號房間？這不是五百零七號嗎？對，他一定在這裏面！」

衛兵　這明明是太太的聲音！

丁圖　把門扣起來！趕快把門扣起來！

衛兵正將門扣起，敲門聲大作。

丁圖　這怎得了！請你們將我躲藏起來吧！又躲入屏風後。

衛兵　這地方不成，太太一進來就會找到！

丁圖　那麼怎辦？那麼怎辦！還是請公主替我想個法子罷！公主！公主！

公主　剛才你不是在這兒動武嗎？現在你為什麼不去打你的太太？

丁圖　這可不成！什麼人都可以打，惟有自己的太太則絕對不能打！敲門聲更急。公主，還是求您給我躲一躲罷！

公主　你剛才不是說你主張武力統一世界嗎？那麼你現在為什麼不用你的十萬健兒去統一你的太太呢？

丁圖　請公主別和我開玩笑罷！請趕快代我想個法兒罷！

公主　把相片交還我！

丁圖　著！丁圖將軍將相片交還公主，公主當時即交給周氏弟兄。

公主　向他們三位陪個不是！

丁圖　這可不成！我丁圖將軍活到這麼大的年紀，向來只有人對我陪不是，我從來沒有向人陪過不是！門聲更急，并聽說：「這不是他的聲音嗎？他一定在裏面，把門砸開！砸開！」

衛兵　大人就請陪個不是罷！門快要砸開了！

丁圖　我丁圖將軍今天看着公主與老婆的面上，向你們三陪個不是！剛才完全是我的錯，請你們三不要見怪！公主，現在件件都依了你，你還不讓我躲一躲麼？

公主　好，櫻花，你帶他經過我的寢室，再穿過王小姐的套房，從後面下樓去！

丁圖　謝了公主！

櫻花引着丁圖將軍及衛兵同下。

周仁　像這樣不講道理的人，世界怎能太平？

公主　這正是我的病症不能好的原因呀！

幕閉時還聽到「再不開門，我們就用斧頭劈進去！」

（未完）

民國十八年

日記日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品名	說明
袖珍日記	甲種上等印書紙印布面每册定價三角 乙種印書紙印假布面每册定價一角二分
袖珍英文日記	上等印書紙印布面金字每册定價四角
自由日記	甲種道林紙印布面金字每册定價八角 乙種新聞紙印每册定價四分
袖珍旅行日記	新聞紙印附交通地圖每册定價一角六分
懷中記事册	道林紙印布面每册定價一角五分
新時代手册	道林紙精印紙面每册定價二角
學校日記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國民日記	上等印書紙印硬紙面大本每册定價六角
新時代日曆	道林紙紅藍二色印每組定價二角五分 新聞紙紅藍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六分
大號日曆	印書紙彩色印每組定價六角
小號日曆	新聞紙紅黑二色印每組定價一角八分
案頭日曆	印書紙紅黑二色印每組五角、木座五角
小曆本	新聞紙精印每册定價一分八厘

兒童生活曆

前期小學用四套　後期小學用二套　每套十二册　定價六角

本書共有六套，供小學六年用，每套按月份分裝十二本，每頁上部為日曆，下部排列常識故事，輔以精美之插圖，深淺次序，悉以兒童學力為準，次頁為日記表格，以便填記。全書用彩墨精印，極其美觀。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七年七月一日

◉外交部電令派往北平之次長唐悅良，就近與使團磋商修約問題，並邀各使南來參與七月二十日之修約會議。

◉財政部召集之全國財政會議在南京舉行開幕典禮。主席宋子文演說統一財政之要素。

◉張學良電致革命軍諸領袖，表示無妨礙統一之意，謂奉軍已從事再行後退，請同時結束軍事；對國事以全國民意爲歸，請以最簡捷方法速開國民會議，解決目前一切重要問題。

◉鮑毓麟旅兵九百名由北平軍事當局派憲兵護送至塘沽回奉。

同　二日

◉楊增新電告中央，新疆省政府已六月二十日成立，新疆督辦軍務善後事宜公署，同日暫改新疆總司令部。

◉何應欽報告，依軍事委員會調查，目前全國兵額共有二百二十萬人以上，每月軍費至少須六千萬元，軍事委員會及總司令部希望只留八十師一百二十萬人，俾軍費減至全國收入之百分之六十。

同　三日

◉蔣介石李宗仁在鄭州晤馮玉祥後，於本日行抵北平，閻錫山迎之於長辛店。

◉廣東省政府正式改組成立，主席李濟琛已北上，由馮祝萬代表致詞。

同　四日

◉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主席商震委員嚴智怡等宣誓就職，韓復榘丁春膏兩委員未到。

◉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一職，張作相被舉而不願就，聯合會改舉之張學良於本日就職。各界仍懸五色旗以慶賀之。

◉國民政府報告中央政治會議，中華民國刑法，因刑事訴訟法尚未公布，七月一日未能施行，請將施行期，再展兩月（九月一日）。

◉四川局勢因劉湘楊森衝突，又入混亂狀態。楊得鄧錫侯之助，迫近重慶。成都劉文輝鄧錫侯兩軍因助劉助楊之暗潮，各爲嚴重戒備。

同　五日

◉馮玉祥扶病由河南抵保定，即赴北平參與祭告總理，並電陳對時局之意見，就統一軍權，裁兵辦法，統一政權財權，外交方針，整理黨務，地方政治設施六端發表其主張。

◉中興煤礦公司允出軍費百萬元及將逆股充公，迄未實行，總司令部令將該礦全部充公。

◉蔣介石因安福系在天津活動，向段祺瑞警告，勸勿爲宵小所誤。

◉交通部長王伯羣通電，定八月十日召集全國交通會議。

同　六日

◉北平香山碧雲寺總理靈前舉行祭告典禮，蔣中正主祭，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襄祭，吳敬恆白崇禧等百餘人與祭，蔣製長篇祭文，述以前之清共及以後實施建國大綱等事項。

◉北平政治分會成立，委員閻錫山白崇禧劉守中馬福祥鹿鍾麟蔣作賓就職，馮玉祥表示不就委員，未到。

◉胡文斗張軫等率程潛舊部萬人由湘避贛後，將滁平迭電贛當局派兵截阻，贛當局因不欲與胡張等以難堪，令暫在贛西南駐屯勵匪，靜待中央解決。

同　七日

◉外交部宣言：國民政府爲適合現代形勢，增進國際友誼及幸福起見，對於一切不平等條約特宣言：（一）已屆滿期者廢除，另訂新約；（二）尚未滿期者以正當手續解除而重訂之；（三）舊約已滿期新約未訂定者另訂臨時辦法處理一切，並即公布臨時辦法七條，大要：對舊約已廢新約未訂各國之駐華外交官領事官予以國際公法賦予之待遇；其人民之身體

財產受中國法律之保護；但應受中國法律支配及中國法院管轄；在國定稅則未實行前，輸出入貨物照現行章程辦理，納稅與華人一律。

◉新疆總司令兼省政府主席楊增新於赴俄文法政學校參與畢業式時爲交涉員兼軍事廳長樊耀南所刺，同往之旅團長二人亦被殺。樊卽佔據省署，自稱總司令及省長。

同　八日

◉外交部令上海辦事處以廢止中丹，中義之友好通商航行條約（六月三十日期滿）之照會送丹義兩國領事館，並提議請派全權代表訂立以平等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爲基礎之新約。

◉張學良輸誠代表邢士廉等抵天津，灤州奉軍亦向山海關撤退，集於北平之革命軍領袖爲軍事之準備，向日使口頭商議，請予以行軍之便利，並聲明尊重日僑生命財產。

◉天津降軍改編竣事，計兵十一萬人，槍八萬枝，閻錫山卽請移交蔣介石統轄。

◉第二集團軍戰後整理，共存兵二十八萬人，分組九個方面軍，軍團長爲孫良誠，孫連仲，韓復榘，宋哲元，岳維峻，石敬亭，劉郁芬，劉鎮華，鹿鍾麟。

同　九日

◉中央常務會議議決第五次全體會議延期至八月一日，原定八月一日召集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延期，待第五次全體會議定期召集；民衆訓練委員會所提之工會組織暫行條例，修正後交國民政府公布。

◉國民政府下令禁止招募新兵，實行缺額不補，明令招募者解散，陽奉陰違者執法以繩。

◉奉軍將領爲支持東北局勢，使東三省省議會組織聯合會，又從事於臨時憲法之討論，醞釀三省獨立。

◉新疆省署爲樊耀南佔據後，民政廳長金樹仁卽率衛隊往攻，將樊及同黨二十一人拘捕，由軍法會議判處死刑；商會等卽推金繼任省政府主席兼總司令。

◉濟南治安維持會改編警察保安隊爲警備隊，以警察總辦宮毅任警備司令，並宣布戒嚴。

同　十日

◉國民政府會議議決任朱光莘爲外交次長，公布裁兵善後委員會條例，豁免民國十六年以前民欠田賦，通緝王揖唐曹銳傷吳光新姚震湯漪章士釗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顧維鈞湯薌銘王印川等十二人。

◉上海日總領事因當地民衆反日團體定有懲罰奸商辦法，向交涉署要求禁止，交涉署復函拒絕。

◉全國財政會議閉幕，該會議決案中最重要者爲三個月內實行裁釐，根據全國經濟會議議案進行裁兵，及統一全國財政諸案。

◉張學良代表邢士廉等四人赴碧雲寺與蔣介石會見，蔣告以東三省須先行易幟實行三民主義。

◉外交部通告葡萄牙公使，中葡條約已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期滿無效，請照臨時辦法處理關係各案。

同　十一日

◉國民政府電令在美之前外交部長伍朝樞正式向美政府要求派全權代表改訂新約。

◉中央政治會議議決省政府委員與特別市市長不得由一人兼任，並決定以何民魂專任江蘇省政府委員，以劉紀文爲南京特別市市長。又通過暫行特種刑事誣告治罪法，違警罰法，土地徵收法，並修正懲治土豪劣紳條例。

◉內政部長薛篤弼請將熱河綏遠察哈爾改省，並以舊直隸口北道十縣併入察哈爾改稱集寧省案由中央政治會議交北平政治分會審議。

◉蒙藏委員會成立，中央黨部代表丁超五致詞，謂須打破王公制度，喚醒民衆注意蒙藏。國民政府代表李烈鈞謂本黨以主義感化并領導蒙藏。

◉外交部上海辦事處以照會送法總領事署，聲明中法陸路通商條約及續加諸約均於本月七日期滿作廢，請派全權代表，另締新約；新約未訂前另訂臨時辦法，以維持中法陸路商務關係。

◉上海日本代理總領事清水氏向交涉署要求解散反日暴行委員會。

同　十二日

◉東三省特務委員會由北平通電，反對以政治手腕解決東三省。

◉法官懲戒委員會議決：上海臨時法院院長盧興原應受免職處分。

◉第四軍長繆培南電軍事委員會，謂該軍北伐以來死傷二萬人，思及時退休，全軍將校於灰日決議請裁撤全軍，不留一軍一卒一礮一槍，以輕黨國負擔。

同　十三日

◉蔣介石在北平向新聞記者宣布：（一）對奉只問其是否服從三民主義，無提條件餘地；（二）裁兵經四集團軍總司令及海軍首領議定具體方案，準備提出於中央五次全會，內容

大要：甲、組編遣委員會處理一切，該委員會成立，所有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各集團軍司令一律取銷；乙、將來軍隊以師為單位，留國防軍五十或六十師；丙、編憲兵二十萬人直隸中央，水上警察及海軍，亦應改為憲兵；丁、兵工計畫先從導淮做起。

⊙國民政府會議議決公布中華民國權度標準，修正處理逆產條例，全國禁煙會議組織條例。

同　十四日

⊙李濟琛抵北平，即赴碧雲寺致祭，對四總司令裁兵方案表示贊同。

⊙馮玉祥離北平，表示對東三省問題由蔣介石與張學良代表接洽，本人不再過問。

⊙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制定臨時保安公約十四條，取得東北各省區最高立法權，並組織臨時保安會，選張學良等十七人為保安會會員，執行東北各省區之最高行政權。

同　十五日

⊙裁釐委員會在財政部開成立大會，主席張壽鏞謂財政部決心裁釐，惟裁釐後如無良好辦法，則商人將益痛苦，本會議應詳定去惡與良之方法。

⊙四集團軍商組聯合軍肅清關內，決以白崇禧指揮灤榆方面，方振武指揮熱河方面軍事。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

⊙中東鐵路方面發表中東路代表，與南滿鐵路公司協議滿歐直通連絡，該協定案，不日簽字。

⊙美政府發表非戰公約修正草案後，駐在各國之美使館送達各該國外部一函，聲明：(一)尊重國家自衞權，(二)與國際聯盟公約不相矛盾，(三)二重保障羅加拿條約，(四)保障中立國，(五)對付違反條約國等項。

⊙墨西哥舉行大總統選舉，鄂白萊頁將軍有當選希望。

⊙德探險家費爾撤納博士，游歷西藏兩年，於本日返柏林，所獲頗多。

同　二日

⊙日本文部省之思想善導新設施案，預算經費為二百四十五萬，先於京都大學授師教史及東洋美術史。

⊙英帝國全國勞工大會，在下院開會，麥唐納主席。

同　三日

⊙印度孟買州發生不納稅運動，為英國治印歷史中前所未有者。

⊙希臘威內瑞祿已受命組織新內閣，國會行將解散。

⊙德總理穆勒宣布外交政策，謂一遵和平諒解與廢止報復觀念之原則。

⊙國際聯盟公斷委員會，通過國際爭端和平解決之模範條約。

同　四日

⊙英帝國勞工大會中，印度代表團因不滿於英工黨對印度憲法委員會之態度，退出大會。

⊙南斯拉夫國會因有混合組閣議，致現內閣辭職。

⊙波蘭內閣總理皮爾蘇斯基將軍辭職，由前副總理巴特爾博士組織新閣。

同　五日

⊙日本在加拿大新設公使館，以柯太華總領事為臨時代理公使。

⊙日本與葉多維亞訂通商條約。

⊙比國著名財政家洛文司坦，於飛行中墜海身死，各國證券市場大受影響。

同　六日

⊙國際天文大會，在荷蘭立德撒爾開會。

⊙俄國唐納資礦區反革命案，判死者十一人，監禁者三十四人。

⊙英帝國無線電與海電之交通大會閉幕。

同　七日

⊙法總理樸蔭凱賚在漢台斯舉行福煦上將銅像啓幕禮。

⊙法參議院通過住屋案，以八千八百萬鎊建屋二十六萬所。

同　八日

⊙馬其頓革命委員會領袖卜羅吐谷羅夫將軍被暗殺。

同　九日

⊙日本政府本於國際鴉片會議之決議，決將關東州之鴉片業作為專賣制度。

⊙世界新聞發表日華實業協會調查日本在中國之投資總額，約共二十五萬萬日元。

同　十日

⊙土耳其政府，決採用拉丁字以代阿剌伯字。

⊙倫敦太晤士報傳蘭開夏棉業界，積極謀與日人競爭中國市場。廠家，商家，染色家，銀行家，有大組合。

⊙希臘內閣總理威內瑞祿，主張於參衆兩院選舉中，以多數獲選及有限選區為制度，希總統已署此議。

同　十一日

◎日本航空輸送公司發起人，決定從明年四月起，有二十九架飛行機，開始東京大連大阪上海間之航路。

◎西班牙黨人又有謀推翻帝制運動，其計劃欲乘新山洞開放禮時，暗殺國王。

同　十二日

◎日本專賣局決廢止國內鹽田。

◎紐約博物院、卜區教授，於一九二四年組織探險隊來中國，由蒙古入西藏，被阻於廓丹拉薩兩處，備受艱困，始於今年六月上旬達印度邊境之大吉嶺，再由大吉嶺轉加見各答，路氏此行所得成績頗為不少云。

◎德國聲明準備加入開洛非戰公約。

同　十三日

◎日本為防止赤化計，施行特別高等警察制度。

◎智利與祕魯兩國二十年前因台克那門立加邊界爭執，斷絕邦交，今始恢復外交關係。

◎國際聯盟所發起在日內瓦開會之廢止進出口限止之國際會議，議決：「凡經該會議通過之協定，倘有十八國於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號之前批准，即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一號起實行。」

同　十五日

◎日本特殊銀行土曜午休，已得政府認准。

◎意法兩國正式覆美，接受非戰公約之提議。又傳非戰公約將在巴黎簽字。

◎英國共產黨秘書宣稱：英國共產黨將以獨立之政黨，參與下屆選舉。

◎德國勞合公司，擬由德國直達日本於空中輸送貨物。

更正

本誌第二十五卷十五號一一頁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篇起首所引孫中山先生民族主義演講『民族主義是……』句中，『民族』兩字係誤植，校時未及改正，承上海特別市黨部宣傳部及吳襄先生先後來函指明，特此更正。

原文献残缺